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7n1310

拈八方珠玉集

宋祖慶重編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_1310-A 拈八方珠玉集序](#)
 - [No. _1310-B 閱鍾阜二禪師拈古集](#)
 - [No. _1310-C](#)
 - [拈八方珠玉集](#)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 Q1」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10-A 拈八方珠玉集序

驗宗眼正邪。破知見窠窟。離得失。截路布。於古今公案。俾出沒卷舒。盤折玲瓏。得大機。發大用。而無纖毫知解。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地。洞明本分大鉗鎚啟迪作家真爐鞴。善搏搦貫穿千變萬化作略者。無出乎拈古。為參玄徑。正要關也。古來大宗師。靡不尚之。苟理地未明。情有向背。墮在解脫毒海。見處管帶偏枯。則莫能提掇。縱或提掇。必隨語生解。罔辨端倪爾。如趙州勘婆。玄沙未徹。少室得皮得髓。刻舟之流。乃確然定淺深。法眼拈德山小參。趨塊之人。謂灼然成兩橛。略舉此數節。透與未透。曉然明矣。

佛鑑大禪師予畏友也。居大相國寺智海院日。以書到夾山。敘及拈古。獨稱雪竇為冠絕。常師法之。因思禪門八方珠玉集。叢林雖盛傳。皆作者公案。而未有拈提者。發意遇小參陞座結緣。拈之成一段勝事。既而果踐其言。逮至被旨徙蔣山。凡數年。歸寂。予適繼其高躅。纔抵鍾阜。即索於其徒閱之。止拈及半。惜乎不滿其志願。乃為終。拈掇亦數載。克就大槩。唯直截指道妙。抑揚縱奪。隱顯殺活。皆混合前所論旨趣也。期具宗正眼。絕知解者。賞之。宣和七年。住東京天寧萬壽禪寺。佛果老僧克勤題。

佛鑑 勳禪師 佛果圓悟勤禪師正覺方菴顯禪師 佛海
石溪月禪師

No. 1310-B 閱鍾阜二禪師拈古集

二師宗門棣萼。行道有年矣。諸方譽望。傑出叢林。而前此未聞。同風之語。如岩頭雪峯。大隋投子。千里響應之句。為所恨也。予每獨歌笑吟詠。舞蹈自樂於林泉。一日訪平等居士。太原公。几案間。得二師拈提。八方珠玉集。閱之數則。乃見作家宗匠。抑揚卷舒。盡於斯矣。既為異時龜鑑。不可無作。因寓意於逐則之下。二師語句之末。互為酬唱。此道於絕聖棄智之微云。紹興丙辰方菴正覺老僧（宗顯）題。

No. 1310-C

心覺顯禪師得度於紹覺白。白嗣黃檗勝。勝嗣黃龍南。正覺於黃龍。為四世矣。南游歷淮浙。參演祖于海會。祖深器之。以佛果佛鑑。為師友。暨還成都。應長松之命。唱紹覺之道。大行於蜀。

拈提八方珠玉。後數十年。佛海石溪老人。挾之而南。尋住金陵天寧。亦隨後著語。(祖慶)侍佛海於太白冷泉。聽其所說。出處甚詳。今併四大老拈提。鋟梓以壽其傳。為世大光明幢耳。寶祐五年解制日。吳江聖壽住山 (祖慶) 謹題。

No. 1310

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上

住聖壽沙門祖慶重編

舉瀉山坐次。見仰山從方丈前過。瀉云。若是百丈先師。子須喫痛棒始得。仰云。今日事作麼生。瀉云。合取兩片皮。仰云。此恩難報。瀉云。非子不才。瀉山年邁。仰云。今日親見百丈師翁。瀉云。子向什麼句中。見先師。仰云。不道見。祇是無別。瀉云。始終作家。

佛鑑拈云。瀉山搖頭。仰山擺尾。雖然頭尾相應。師資道合。未免養子之緣。若欲發明大寂門風。直須耳聾三日。隨後一喝。正覺云。仰山於大寂棒下。玉轉珠回。直得風行草偃。且道他於什麼句中。見百丈無別。只因孝順用力少。

佛海云。箕裘之業。克紹者。須是賢子孫。瀉山略露些子。仰山直下披襟。而不覺阿轆轤地。使瀉山機用。同時阿轆轤地底。又向甚處著。拈主丈云。古人且置。今日作麼生。靠主丈云。放過也好。

舉瀉山喫茶次。仰山侍立。乃問。和尚百年後。人問先師法道。如何傳嗣。瀉山云。一粥一飯。仰山云。前人不肯又作麼生。瀉云。作家師僧。仰禮拜。瀉云。向後錯舉即不可。

佛鑑拈云。瀉山嚴而不威。仰山恭而無禮。遂豎起拄杖云。瀉山當時。若知有者个家風。兒孫亦未見斷絕。

正覺云。作麼是恭而無禮。不然父有爭子。

佛海云。瀉山喫一盞茶。也被仰山撼動一上。猶幸老而不耄。壯力尚存。不行棒喝。而有過於德山臨濟之用。若撿點得出。作家師僧。

舉瀉山問仰山。即今事且致。自古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瀉云。猶是只今事。自古事作麼生。仰叉手退後。瀉云。汝屈我。我屈汝。

佛鑑拈云。仰山雖善進前退後。發明古今。其柰瀉山向餠餅裏呷汁。壓沙覓油。雖然如是。且道仰山叉手。意作麼生。若也知得。行脚事辨。其或未然。老僧不曾辜負諸人。自是諸人辜負老僧。

正覺云。仰山進前退後。洞古明今。為山因甚道。彼此相屈。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佛海云。近前退後。叉手當胸。通古貫今。當機覲面。美則美矣。須知有不落古今事。若道得。彼此不虛屈。不然切忌驢前馬後。

舉為山坐次。仰山與香巖侍立。為云。如今總與麼者少。不與麼者多。香巖從東過西立。仰山從西過東立。為云。這個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云。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香巖云。即今亦不少。為云。合取狗口。

佛鑑拈云。為山幸自海晏河清。剛地無風起浪。雖然一波纔動萬波隨。擲地金聲如瓦礫。仰山香巖若能慎護。纔見為山恁麼道。便珍重下去。假饒為山咳唾風生。也須無出氣處。

正覺云。這三个老漢。一時把不定。何故。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佛海云。為山絲線在手。纔一抽牽。合棚俱動。一人移身不移步。一人移步不移身。不因徹底老婆。爭見當機不讓。畢竟明什麼邊事。合取狗口。

舉為山見仰山從外入。為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仰便作女人拜。為云。如是如是。

佛鑑拈云。須知道。解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為山纔向針鋒上。把定乾坤。仰山便向藕絲裏。開張世界。且因甚如此。不見道。功多業就。水到渠成。

正覺云。客到主興。象席打令。招搖其頭。與拂拽請佛海云。有是父必有是子。有是子必有是父。父纔拄定。豈知身在毛群。子亦變通。不覺隨墮羽族。羽族則雞頭鳳尾。毛群則馬頰驢腮。因甚如此。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舉為山坐次。仰山侍立。為云。寂子近日。宗門中令嗣作麼生。仰云。大有人疑著此事。為云。寂子又作麼生。仰云。某甲只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為云。到者田地也難得。仰云。據某見處。者此一句語亦不得。為云。為一人也不得。仰云。自古聖人。盡皆如是。為云。大有人笑汝與麼祇對。仰云。解笑某甲。是某同參。為云。出頭作麼生。仰遶禪床一匝。為云。裂破古今。

佛鑑拈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自古自今。築著磕著。鳥道玄路。許他父子親遊。若是荊棘林中。猶欠悟在。以何為驗。只如仰山遶禪床一匝。為山云。裂破古今。若是明眼衲僧。瞞他一點不得。

正覺云。為山放縱自由。仰山收拾太緊。總似與麼話會。宗門令嗣。豈到如今。須知他家有雙放雙收底手段始得。還有與仰山同

參底麼。裂破古今。

佛海云。宗門中令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眼覷。

兩挑挑得上。三築築不住。築得住。依前輓向毬門去。

舉為山在方丈內。臥見仰山人來。為乃轉面向裏臥。仰云。某甲是和尚弟子。不用形迹。為作起勢。仰便出去。為召云。寂子。仰乃回來。為云。聽老僧說个夢。仰低頭作聽勢。為云。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一條手巾來。為洗面了。纔坐。香巖入來。為云。我適來與寂子作一上神通。不同小小。巖云。某甲在下面。了了得知。為云。子試道看。巖乃點一碗茶來。為歎云。二子神通。過於鶩子。

佛鑑拈云。夢中說夢。深許為山。妙用神通。須還二子。傳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怜兒惜子。向衲僧門下。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裏。更有一人。徧界不曾藏。佛眼覷不見。

正覺云。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時現通。顯異惑眾佛海云。擎茶過水。承顏接詞。智識不下仙陀。神通有過鶩子。撿點將來。總是開眼做夢。

舉為山一日見野火。乃問道吾。遠見火麼。吾云。見。為云從何處起。吾云。除去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為便休去。

佛鑑拈云。炎炎野火。人人皆見。獨有道吾。見得迥別。臭煙蓬煇。四面俱起。經行坐臥。了無交涉。汝等諸人。四威儀中。各宜照顧。莫教燒却眉毛。

正覺云。為山將謂。道吾是箇人。所以重問輕對。當時若問他經行坐臥底。作麼生看。道吾却如何祇對。

佛海云。野火炎炎。何處起。紫煙紅焰便燒人。須知坐臥經行裏。見得無如用得親。

舉為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為云。汝只得其事。仰云。和尚適來問什麼。為云。妙淨明心。仰云。喚作事得麼。為云。如是如是。

佛鑑拈云。為山如將大妳嚇小兒。仰山似小兒見大妳。雖然師資互用。理事交馳。其柰機智偏枯。語言滲漏。明眼漢。點撿得出。方知道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正覺云。為山問處。如敲冰覓火。仰山答處。似火裏生蓮。若約平實商量。二俱有過。試撿點看。只如佛鑑道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如何免得偏枯滲漏。

佛海云。仰山以機奪機。為山將錯就錯。當時若不放過。便問汝適來對什麼。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也只向道。喚作理得麼。自然機智周旋。首尾俱正。

舉為山因與僧語話次。僧云。大好雨。為云。什麼處是好處。僧無語。為却云。大好雨。僧云。什麼處是好處。為乃指雨示之。僧又無語。為云。何得大智而默。

佛鑑拈云。為山尋常。眼放電光。到這裏。却著賊也不知。山僧不是抑強扶弱。黨理不黨親。且道那裏是著賊處。若於此點檢得出。便能騎賊馬追賊。奪賊鏘殺賊。若點檢不出。凡有言說。皆是與賊過梯。智海今日路見不平。與你諸人。并賊捉獲。遂擲下拂子云。諸人各自認取賊物。

正覺云。這僧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个佛海云。佛鑑道。為山尋常。眼放電光。到者裏。著賊也不知。山僧一往觀之。者僧也解挨肩躡足。未能運步騰身。帶累為山失錢遭罪。當時見他道什麼處是好處。便與本分草料。使其別有生涯。免得諸方檢責。

舉為山與陸侍御。同入僧堂。御乃問。如許多師僧。為復是喫粥飯僧。為復是參禪僧。為云。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御云。在此作什麼。為云。侍御自問他看。

佛鑑拈云。為山元來小膽。被這俗官一問。直得手忙脚亂。閉戶關門。若是老僧。即不然。大開門戶。放伊入來。此是參禪僧。喫粥飯僧。向伊道。是喫粥飯了參禪僧。待伊眼睛定動。便與木榧子換却。教伊做个惺惺歷歷底侍御。若處廟堂之高。即致君為堯舜之君。或在江湖之上。則致民為堯舜之民。豈不快哉。乃呈起數珠云。諸人還見這個麼。良久云。此是老僧。來京師。換得底。諸人各自歸堂。摸索看正覺云。侍御當時。來訪作家。為山不欲強知他事公案未得勦絕。待伊問在此作什麼。便可向道。侍御還憶得靈山付囑底事麼。他若擬議。却請歸方丈獻湯。

佛海云。為山尋常。東行西行。左敲右擊。今日侍御面前。因甚擊手擊脚。侍御現宰官身。激揚斯道。為山豈可負其來機。若向他擊手擊脚處。搆得去。不妨峭巍巍孤迥迥地。咄。是何言歟。

舉為山上堂。僧問。從上諸聖。直至如今。和尚意旨如何。為云。你目前。是什麼物。僧云。只這個。便是麼。為云。阿那個。僧云。適來指底。為云。你疑那個去。莫生事。

佛鑑拈云。問頭太險。答處太奢。二俱不了。

正覺云。這僧問。諸聖直至如今。為山示伊。目前是什麼物。其僧若從這裏悟去。定知彩裏有膠。說什麼這個那個。為山道。你疑那個去。莫生事。不妨被這僧疑著。

佛海云。從上諸聖。泊被騰蛇纏倒。

舉僧問為山。如何是道。為云。無心是道。僧云。某甲不會。為云。會取不會底好。僧云。如何是不會底。為云。只是你。不是別人。

佛鑑拈云。乍看似死水裏浸却。子細檢點將來。水裏有鹽。喫著方知滋味。

正覺云。泥柔拄杖深。

佛海云。這僧雖無孔竅。却有正因。大凡是非有無。會與不會。你與別人。總不出兩頭語。所以令者僧。卒討頭鼻不著。報恩不然。如何是不會底。只向道。放下著。纔擬議。拂子驀口打。舉為山云。今時人。但直下會取不會底。正是你佛。正是你心。若向外求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污你心田。所以不是道。

佛鑑拈云。為山猶如駕前等子。與牧童相撲。齊起齊倒。兩無輸贏。旁觀者。咬斷牙關。爭交底。元來兒戲。如今莫有對手底麼。乃豎拳起云。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良久云。老僧今日。平地喫交。

正覺云。為山老人。直如大象渡河。步步徹底。然雖如是。引得盲龜浮木。泥牛入水。只如佛鑑。向平地喫交。是誰之過。

佛海云。曾為浪子偏憐客。

舉僧問為山。如何是百丈真。為下禪床叉手。又問。如何是和尚真。為上禪床坐。

佛鑑拈云。古人起模畫樣。可謂頭正尾正。爭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智海即不然。如何是百丈真。隨緣赴感靡不周。如何是和尚真。而常處此菩提座。

正覺云。山僧即不然。如何是百丈真。瀉崑泉一派。如何是和尚真。帶雨竹千竿。且道畢竟如何。切忌尋聲逐響。山僧恁麼。也是對影成三人。

佛海云。大小大為山。被者僧一問。不覺跳下禪床。末後收來。也是如蟲禦木。

舉為山與仰山。摘茶次。為云。終日與子說話。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乃撼茶樹一下。為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為良久。仰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為云。放你三十棒。

佛鑑拈云。張翁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到被李公罰一盃。好手手中無好手。

正覺云。故知為山全體。仰山全用。只如佛鑑與麼為復扶體。為復扶用。若人辨得。方見全才。

佛海云。聲前呼索。句下稱提。是為山養子之緣。得路便行。當機不讓。是仰山事父之禮。一人良久得其體。一人撼樹得其用。更有一人。終日摘茶。終日良久。喚作體耶用耶。若道得。與你三十棒。

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云。我與你。說个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其有六窻。中安一个獼猴。外有人喚云。猩猩。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乃禮拜謝。後却云。適來蒙和尚指示。某甲有个疑處。邑云。汝有什麼疑處。仰云。祇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邑乃下禪床。把住云。狺狺。我與你相見。

佛鑑拈云。仰山放憨。中邑賣峭。峭措賣來憨癡。憨癡放來峭措。雖然獼猴睡著。其奈肚裏惺惺。直饒杜絕六窻。猩猩何處不見。諸人要見二老又訛麼。各各面皮厚三寸。

正覺云。我也與你說个譬喻。中邑大似个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欲成交。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暗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

佛海云。仰山賊打不防家。中邑見賊方見賊。若使獼猴真瞌睡。猩猩贏得最惺惺。子細思之。是什麼心行。

舉三平參石鞏。鞏見便作彎弓勢云。看箭。三平撥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三平便禮拜。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个人。便拗折弓箭。

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為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

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知音無一个。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垛。

佛鑑拈云。大小三平。元來只是个死漢。若非死漢。又覓什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得來。大顛作死馬醫。醫之不差。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麼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細雨洒花千點淚。淡煙籠竹一堆愁。

正覺云。只如大顛道。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既是舉話何難。且三平當時問伊。索活人箭。石鞏彈弦三下。平禮拜。是會不會。及乎大顛問他。他便無語。法燈喚他作射垛。佛鑑便要掘地深埋。筭來當時。祇是伊不合承當半个而出。便被大顛併合。然雖如此。這三个老漢。總墮在陷虎之機。

佛海云。三平於石鞏言下。已承當半个聖人。大顛徵之。乃默然而對。雖然為一人。亦未可在。

舉三平問侍者。你姓什麼。者云。與和尚同姓。平云。我姓什麼。者云。問頭何在。平云。幾時曾問你。者云。姓者是誰。平云。念汝初機。放你三十棒。

佛鑑拈云。耐耐侍者。無端茶胡他三平。是即與和尚同姓。家醜豈可外揚。雖然三平老漢。不得無過。風來樹動。水來河漲。上

梁不正。下柱參差。而今是非得失。一時畫斷。且道三平。畢竟姓什麼。良久云。世間若有崑崙眼。休向荆山問卞和。

正覺云。三平無端發問。被這僧形迹一上。直得不可柰何。子細看來。元真箇與侍者同姓。只是他不肯序昭穆在。佛鑑道。世間若有崑崙眼。休向荆山問卞和。也是言中有響。

佛海云。機眼明。機輪活。機關峻。機路通。兩轉葛藤。較些子。子細論量。侍者不獨與三平一人同姓。何故。姓者是誰。舉本空上堂云。只這施為動轉。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成茶話去。空云。你識得口也未。僧云。如何是口。空云。兩片皮也不識。又問。如何是本來祖翁。空云。大眾前不要牽爺侍娘。僧云。大眾忻然去也。空云。你試點大眾性看。僧禮拜。空云。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空云。辜負平生行脚眼。便下座。

佛鑑拈云。本空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釣得一箇。將謂錦鱗紅尾。元是沂浪黃能。明月當空。滿船失望。而今不免。再拋香餌。重擲絲輪。乃豎起拂子云。還有上鈎底也無。諸人二六時中。如何得與祖翁相合去。回頭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正覺云。本空道。這僧未識口在。及乎問著。却云。兩片皮也不識。且道。兩片皮與口。是同是別。及乎這僧問本來祖翁。却教伊點檢大眾性看。本空與麼舉揚。衲僧手段。在什麼處。這僧故是辜負平生行脚眼。當時若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却作麼生支吾。佛鑑道。回頭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也是時情偏向富門多。

佛海云。施為動轉。本空論實不論虛。說話喫茶。者僧隨上復隨下。辜負平生行脚眼。看來過在本空。你諸人十二時中。作麼生免得。莫謂無心方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舉僧問本空。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空云。你迷源來。得多少時。僧云。即今蒙和尚指示。空云。若指示你。我即迷源。僧云。如何即是。空乃有頌。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只這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佛鑑拈云。問不徒然。答無虛設。纔隨語轉。覲面千山。後偈中雖有收有放。其柰錯下名言。山僧重為別過。乃有頌。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少誰剩。老倒本空。著艾求病。妄外迷源。辜負凡聖。

正覺云。本空可謂。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佛鑑傍觀不肯。要與伊奪角衝關。末後只得停局。

佛海云。面半露而似掩。門一閉而還開。佛鑑云。纔隨語轉。對面千山。誠哉。要見本空為人麼。良久云。富貴不從勤苦得。男兒何必五車書。

舉本仁上堂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便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對你話。為你說。若人定當得。許你有个人路。

佛鑑拈云。拂迹成痕。欲隱彌露。既道。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泊乎問著。却云。喚作聲得麼。喚作色得麼。本仁和尚。鼓弄人家男女。亦不少矣。而今欲得親切麼。乃擊禪床云。還聞聲麼。豎起拂子云。還見色麼。於此透過見聞。許你有个出路。

正覺云。萬福本仁老。大好不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若是方庵老漢。又且不然。良久云。色不是色。見者是什麼。聲不是聲。聞者是什麼。直得聲色純真。知見旋復。要且未夢見本仁在。

佛海云。克由耐。偏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當初賴遇是者僧。忽撞著个騎聲盖色底出來。又如何折合。

舉僧問本仁云。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即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仁云。却問取文殊與普賢。佛鑑著語云。如蟲禦木。僧云。如何是文殊與普賢。仁云。一釣便上。佛鑑著語云。偶爾成文。

復拈云。大凡批判古今。褒貶邪正。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何故。龍蛇易辨。衲子難瞞。且道。適來句中。那个句中是褒。那个句中是貶。諸人各自歸堂。向脚根下檢點看。

正覺云。且道二尊宿與麼。還愜得這僧意也無。若愜得去。可謂錦上鋪花。若不愜去。佛法利濟。在什麼處。

佛海云。者般答話。往往只作答話會。不作答話會。作麼生會。如何是同源底法。文殊騎獅。普賢騎象。如何是文殊普賢。眾眼難瞞。

舉本仁上堂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仁云。應真無比。僧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仁云。白淨無垢。

佛鑑拈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

正覺云。藥曾經効始傳人。

佛海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舉浮石云。山僧開个卜鋪子。能斷人貧富生死。僧便問。離却貧富生死。不落五爻。請師直指。石云。金木水火土。

佛鑑拈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動靜興亡。本乎心。若以衲僧無文印子。一印印定。毫髮無差。浮石雖然解卜。不會斷卦。若是智海即不然。離却貧富生死。不落五爻。請師直指。向伊道。今日闍梨有災。待伊。

眼睛定動之間。吉凶自兆。

正覺云。既問不落五爻。因甚浮石。却對伊。金木水火土。不見道。有利無利。不離行市。佛鑑道。伊不解斷卦。末後到他。却云。吉凶自兆。山僧若是這僧。總向伊道。吉凶全在我。翻覆謾勞君。

佛海云。好个卜鋪。却被人以手一撥。若不是浮石作家。未免卦盤掀翻。卦子零亂。點檢得出。方知禍不單行。

舉天仙有僧到。纔禮拜。仙云。這野狐兒。見个什麼。便禮拜。僧云。這老和尚。見个什麼。便恁麼道。仙云。苦哉苦哉。天仙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仙云。爭不如此。僧云。誰甘。仙大笑云。遠之遠矣。僧以目四顧便出。

佛鑑拈云。互換之機。主賓共用。當機之句。啐啄尤難。天仙雖能看風使帆。這僧亦解隨波逐浪。若是停橈息棹。捨筏焚舟。皆欠悟在。何也。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

正覺云。天仙來言不豐。必招儉報。這僧小兒得寵。便放無端。何故如此。也是兩兩。慣得其便。

佛海云。一往一來。也好頭對。天仙驀頭贈一築。者僧就手還一拳。天仙却步翻父。者僧當面按住。天仙口欵伏弱。弱中有強。者僧氣勢放強。強中有弱。阿呵呵。日暮捲旗收陣脚。相喚相呼歸去來。

舉天仙有僧到。方展坐具。仙云。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僧云。某甲有口啞却即閑苦死。覓个臘月扇子作麼。仙拈棒。作打勢。僧把住云。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仙云。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僧云。隨與不隨。即且致。請師指出東西南北。仙便打。

佛鑑拈云。明鏡當臺。物來斯照。洪鍾在架。隨扣發聲。天仙解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這僧能向毒蛇頭上揩痒。驪龍頷下抉珠。雖然如是。我觀多少弄潮人。畢竟須歸潮中死。

正覺云。天仙為人。可謂從微至著。這僧雖然喫棒。不妨有始有終。何故。他未開坐具已前。早要與麼流布。

佛海云。得牛還馬。見兔放鷹。總是平常之用。且文彩未彰時。與未拈棒之前道理。者僧呼為臘月扇子。左拈右搖。未曾離手。若無末後一機。未免俱跳不出。

舉天仙有僧到。纔展坐具。仙云。這裏會得。早是辜負平生也。僧云。不向這裏會。又作麼生。仙云。不向這裏會。更向何處會。便打。

佛鑑拈云。倚勢凌人。未為好手。

正覺云。將為天仙到那裏。元來却只在這裏佛海云。天仙縱奪可觀。泊合坐在者裏。

舉有新羅僧來參天仙。方近前。把住云。未離本國。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仙云。問他一句。便道兩句。

佛鑑拈云。只見錐頭利。不見利頭錐。

正覺云。山僧即不然。這僧貪觀白浪。天仙失却手橈。

佛海云。若不是者新羅衲子。往往奔馳他國。

舉披雲去看天仙。纔入方丈。仙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云。只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天仙云。只與麼也難得。雲云。莫是未見時麼。仙便喝。雲展兩手。仙云。錯恠人者。有什麼限。雲掩耳便出。仙云。死却者漢平生也。

佛鑑拈云。喻似敵手下碁。雖則著著。不落別處。其柰須有輸贏。既有輸贏。便成勝負。要得兩無傷損麼。待天仙道。死却者漢平生也。披雲便好向道。元來是錯恠人。天仙却好。展兩手。便得。始終一貫。頭尾雙全。雖然如是。你諸人。各各摸索腰下斧柄看正覺云。天仙披雲。賓主互換。出入分明。及乎天仙一喝。披雲展手。承當什麼處是錯恠處。末後掩耳而出。便道伊死却平生。雖然褒貶分明。爭柰他家。不受第二杓水。

佛海云。主賓相見。語無不契。機無不投。如霜鍾在簾。明鏡當臺。一點瞞他不得。為什麼道。死却者漢平生也。還當得未見東越老人時事麼。錯恠人者多。

舉洛餅到天仙。仙問甚處來。餅云。南溪來。仙云。還將得南溪消息來麼。餅云。消即消已。息則未息。仙云。最苦是未息。餅云。且道未息箇什麼。仙云。一回見面。千載忘名。餅拂袖便出。仙云。弄死虵手有甚限。

佛鑑拈云。可惜許。老僧當時。若做洛餅。便放出一條活虵。直饒天仙神通。過於大日乾連。到者裏也須瓦解冰消。且道落在甚麼處。來年今日向你道正覺云。天仙忍俊不禁。翻成多事。佛鑑救得死蛇再活。終不解咬人。何故。截鶴續鳧。轉增酸苦。然雖如是。山僧因事長智。

佛海云。隨婁橄處。天仙也是好心。倒靠將來。洛餅似非好報。然雖如是。寬量大肚還他。千載忘名。折脚短頭。只是弄死虵手。三十年後。莫道解註得好。

舉石樓有僧。禮拜起問。未識本來性。請師方便指。樓云。石樓無耳朵。僧云。某甲自知非。樓云。老僧還有過。僧云。和尚過在什麼處。樓云。過在你非處。僧禮拜。樓便打。

佛鑑拈云。宗師眼目。耀古騰今。祖令當行。棒有褒貶。這僧既禮拜。因甚打他。為復是褒他是。貶他非。只如問未識本來性。請師方便指。樓云。石樓無耳朵。此語為是指他性。答他話。試檢點看。要識石樓與這僧麼。一人爛泥有刺。一人綿絮裏針。只恐踏不著。踏著方知有淺深。

正覺云。這僧依稀似曲。出自偶然。石樓慣舞太常便與接拍。下梢要正律呂。元來辜負石樓耳朵。佛鑑道。末後棒。是褒是貶。說什麼褒貶。打到如今也休未得。何故。知非元自不知非。

佛海云。石樓無耳朵。始終聽覽分明。者僧自知非。因甚喫棒。試斷看。

舉石樓有僧。入方丈。以目顧視樓而立。樓展師手。僧便出去。樓召云。子為復會了出去。未會出去。僧却回展兩手。樓云。不得道。佛法中無人。只是少。僧云。莫是佛法麼。樓云。是則少矣。非則多矣。僧云。是何言說。樓以目視之。僧禮拜。樓云。識取目好。

佛鑑拈云。諸人者。這僧將一條無絲之線。穿石樓無鼻之針。石樓以無鼻之針。度這僧無絲之線。二人一往一來。甚有針線工夫。其柰醜拙已露。且道那个是露醜拙處。具眼者。試驗看。

正覺云。石樓如膠。這僧似漆。佛鑑去裏面照影。自露醜拙也不知。

佛海云。無孔笛。氈拍板。互換拈弄。節奏自然。且道。是何曲調。髣髴天仙子。依稀菩薩蠻。

舉石樓問僧。發足何處。僧云。漢國。樓云。天子還重佛法麼。僧云。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樓云。作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樓云。闍梨受戒來多少時。僧云。三十夏。樓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佛鑑拈云。此有兩處爻訛。待伊問受戒來多少時。也是賊過後張弓。不然拂袖便行。不見道。罵人不得罵著。趕人不得趕上。

正覺云。車不橫推。理不曲斷。且道石樓行棒。合公道。不合公道。

佛海云。者僧若能一向把定。石樓也須倒退三千。

舉元康去看石樓。樓纔見。收足坐。康云。得恁麼威儀周足。樓云。汝適來見个什麼。康云。無端被人領過。樓云。是與麼。始為真見。康云。苦哉。賺却幾人來。樓便起身。康云。見即見已。動

即不動。樓云。盡力道。不出定也。康撫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天下人。斷這兩個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佛鑑拈云。諸人者。南泉石樓元康如鼎三足。闕一不可。一人會得如來禪。一人會得祖師禪。一人百無所解。百無所解者。堪與祖佛為師。會得如來禪者。可與人天為師。會得祖師禪者。自救不了。若於此。緇素分明。亦許伊同參。

正覺云。石樓臨機應變。元康奪陣衝關。分明一是一非。南泉坐觀成敗。且道他是非。落在阿誰分上。若人會得。山僧亦許伊同參。

佛海云。得恁威儀周足。不妨領過主人。適來見个什麼。却被主人領過。力盡計窮。總道不出。只如王老師與麼道。還扶持得起也無。

舉大陽。有太原尹禪客來。陽云。近日有一般禪師。向目前指云。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般為人。還會得文彩未生時事也無。尹云。擬向者裏致一問。問和尚。未知可否。陽云。答汝已了。莫道可否。尹云。還識得目前也未。陽云。是目前作麼生識。尹云。要且遭人點檢。陽云。誰。尹云。某甲。陽便喝。尹退步出去。陽云。祇解瞻前。不能顧後。尹云。雪上更加霜。陽云。彼此沒便宜。

佛鑑拈云。兩個漢。盡日相挨相拶。相錐相筍。元來只覓便宜。若恁麼。還有文彩未生時道理麼。目前事。向甚處去也。檢點來。有六十棒。二十棒分付大陽。二十棒分付尹禪客。二十棒智海自喫。且道智海過在什麼處。明眼者。試點檢看。

正覺云。這兩個話會。如蚕作繭。不知絲屬別人。說什麼文彩未生。目前事。一時蹉過。子細點檢將來。元是伊未識蚕在。

佛海云。能瞻前。亦能顧後。互相描畫。手眼俱親。不無二老漢。要明文彩未生時。和了目前。都蹉過。過在什麼處。喝。

舉棗樹有僧到來。樹云。未到這裏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僧叉手近前。樹亦向前。相並而立。僧云。和尚未見某甲時。與誰相並。樹指背後云。莫是伊麼。僧無語。

樹云。不獨自謾。兼謾老僧。僧禮拜。樹云。正是自謾。

佛鑑拈云。賓家龍頭蛇尾。主家著賊不知。欲得賓主無過。各下一轉語。

正覺云。師子捉獸。須盡其力。棗樹許多工夫。捉得兔个子。

佛海云。舉步相隨較易。臨機警轉較難。不獨自謾。非自謾。正是自謾。方自謾。會相謾者。試辨看。

舉棗樹問僧。發足何處。僧云。閩中。樹云。俊哉。僧云。謝師指示。樹云。屈哉。僧禮拜。樹云。我與麼道。落在什麼處。僧無語。樹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佛鑑拈云。凡為宗師。言不虛發。這僧既自閩中來。有何俊哉。謝師指示。有何屈哉。還見得又訛麼。若見得。方信道。棗樹在智海拂子上。無風起浪。好肉剗瘡。如或未然。老僧罪過彌天。正覺云。彼自無瘡。俊哉屈哉。自携瓶去。却著衫來。然雖如是。不因楊得意。

佛海云。俊哉復屈哉。腦後見重腮。於茲知落處。平地浪花開。山僧好肉剗瘡了也。還夢見棗樹麼。

舉僧辭棗樹。樹云。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作麼生祇對。僧云。待他問即道。樹云。何處有無口佛。僧云。只這也還難。樹豎起拂子云。還見麼。僧云。何處有無眼佛。樹云。只這也還難。僧遶禪床一匝出去。樹云。善能祇對。僧便喝。樹云。老僧不識子。僧云。要識作麼。樹敲禪床三下。

佛鑑拈云。棗樹有口如啞。這僧有眼如盲。遶禪床一匝。敗軍之將。敲禪床三下。弓折箭盡。

正覺云。棗樹借這僧鼻孔出氣。這僧依樣畫得个猫兒。酌然只這也還難。驀地相逢不相識。雖然相逢不相識。此間法道已流通。何故。缸高水高。

佛海云。此間法道如何。聞名不如見面。及乎節節勘證。見面不如聞名。者僧當頭蹉過。棗樹換手勾牽。只知冷氣虐心。不覺神疲力乏。山僧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豎起拂子云。長劒倚天宜照顧。莫將法道謾流傳。

舉貞溪有僧到來。溪豎起拂子云。貞溪老漢。還具眼麼。僧云。某甲不敢見人過。溪云。老僧死在闍梨手裏。僧以手指胷。便出去。溪云。闍梨參見先師來。

至晚溪請喫茶了。僧拈起盞子云。這個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生是。未出世邊事。溪以手撥却盞子云。到闍梨死在老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溪云。無故惑亂師僧。僧便起謝茶。溪云。特謝闍梨相訪。

佛鑑拈云。這兩個漢。一人如函。一人如盖。雖然函盖相應。總未有事在。何謂如此。楚鷄不是丹山鳳。正覺云。大凡勘辨。瞬息千差。這兩個相逢。直下要入文釘鉸。若不是同參先師。爭解明出世未出世邊事。禪家流。到與麼處。須是眼眼相照。辨使分明。切忌雷同。向精魂上。一例轉回。要會貞溪驗得這僧。同參底道理麼。官有明條。遂舉拂子下座。

佛海云。貞溪倒用雲長刺良頭之刀。爭柰者僧刃下。有隱身之術。有出身之路。自然當處和平。且道什麼處。辨得他見先師來。

舉大川有僧到來。川云。幾時發足江陵府。僧提起坐具。川云。特謝遠來。下去。僧遶禪床一匝。便出。川云。若不恁麼。焉知眼目端的。僧撫掌一下云。苦殺人。泊合錯判諸方尊宿。川云。甚得禪宗道理。

有僧舉似丹霞。霞云。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即不然。僧云。和尚此間作麼生。霞云。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云。錯判諸方者多。

佛鑑拈云。大川與這僧。一覺脛雖短。短中有長。一鶴脛雖長。長中有短。分明說破。可見這爻訛。

正覺云。大川與這僧相見。一賓一主。酬酢分明。什麼處是錯判諸方處。丹霞與麼。什麼處是較大川三步處。這僧既禮拜。為什麼也道。伊錯判諸方。若辨得。許具不錯判諸方底眼。苟若不會。切忌隨邪打摸楞。

佛海云。者僧如水上葫蘆子。被大川一捺。直得東沉西湧。引得丹霞。自熱亂一上。若善參詳。許你得禪宗道理。

舉平田來看茂源。源方起身。田近前把住云。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田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田云。若非是師。不免諸方檢點。

佛鑑拈云。諸人。者二老宿。恁麼道。還免得人檢點也無。平田臂長衫袖短。茂源脚瘦草鞋寬。智海恁麼說話。還免得人檢點麼。具眼底。一恁檢點取。

正覺云。會點檢這話麼。放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佛海云。恁麼來相訪。可謂不會做客。勞煩主人。末後道。若不是師。不免諸方點檢。也是大斧斫了手摩挲。

舉性空有僧來參。空云。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僧云。某甲結舌有分。空云。老僧又作麼生。僧云。素非好手。空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空却撫掌三下。僧拂袖便出。空云。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忙然走。只有闍梨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佛鑑拈云。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僧撫掌笑呵呵。此土西天未曾有。

正覺云。性空向這僧頂門上著灸。這僧向性空命門裏著艾。兩家病痛一般。其奈膏之上膏之下。總未有干涉。

佛海云。結舌有分。是說道理。仰身合掌。非用機關。後偈掘地深埋。未免重為別過。晝復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兔走。於此忙然與悄然。總是蝦跳不出臼。

舉丁行者來參性空。空打一棒云。瞎却汝本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空云。誰向汝道古今。丁便拂袖出。空云。青

天白日。有迷路人。丁云。莫要指示麼。空便打。丁云。莫瞎却人眼好。空云。瞎却俗人眼有甚過。

佛鑑拈云。性空雖行瞎棒。棒棒打著。丁行者雖明古今。皮下無血。

正覺云。既是瞎棒。為甚却打著。(治)。既明古今。為甚却道皮下無血。(瞎)。佛鑑黨事不黨理。山僧黨理不黨事。然雖如此。也是一面山一面水。

佛海云。性空雖是瞎棒。正令已行。丁行者雖是俗人。全身擔荷。當初於誰向汝道古今處。奪却棒。倒行此令時如何。賊過後張弓。

舉有僧來參性空。空展兩手。僧近前三步。却退後。空云。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空云。少時與闍梨舉哀。僧打筋斗出去。空云。蒼天蒼天。

佛鑑拈云。展開兩手。只見錐頭利。進前退後。不見利頭錐。呵呵大笑。笑裏有刀。連哭蒼天。弓折箭盡。且道畢竟如何。良久云。若不共同橋上過。空信橋流水不流。

正覺云。這僧喜極成悲。性空西家助哀。佛鑑雖然慶吊分明。爭奈禮煩則亂。只如道橋流水不流。利害節角。在什麼處。會麼。打與九分。

佛海云。展手之機。魚行水濁。進退之節。鳥飛毛落。父母俱喪。當頭責問。大笑呵呵。對面供答。少時舉哀。據款結錄。打筋斗出。見機而作。蒼天蒼天。將錯就錯。也好與一坑埋却。舉僧問性空。千里外來。尋師時如何。空云。闍梨不涉途。僧云。不涉途且致。如何是師。空良久。僧云。此猶是途。空便打。僧云。屈在於初。空云。你失在於後。僧便喝出去。空云。惺後方知不與麼。

佛鑑拈云。一人驢腮馬背。一人象鼻豬頭。忽然鬧市裏相逢。遞相歎訝。向水盆裏。照面各自懺懺分散。諸人要息疑麼。但向水盆裏照看。是甚面目。

正覺云。這僧云。屈在於初。什麼處是屈處。性空云。失在於後。什麼處是失處。佛鑑道。伊驢腮馬背。象鼻豬頭。莫描畫伊太過麼。更要向水盆裏照看。直饒照得分明。未免疑在。要辨他又訛麼。性空停囚長智。這僧養病喪軀。欲得公道兩平。許你死中得活。

佛海云。性空法海。游泳者多。知淺深者少。這僧雖能窮其淺深。而不能卷其波瀾。何故。惺後方知。

舉本生拈拄杖。示眾云。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處。作主宰。且道山僧為人。在甚處。僧出

云。不敢強生節目。生云。也知闍梨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佛鑑拈云。這僧好一條銀纏搥鏘。不解使得。却被本生一葱擔打倒。當時若見他道。節目上更生節目。只向道。莫是分外麼。著此一轉語。可謂光前絕後。耀古騰今。不然則纔見拈起拄杖。便與掀倒禪床。拗折拄杖。那見有許多葛藤。乃豎起拄杖云。如今却在老僧手裏。拈起放下不由別人。還有為本生作主底麼。良久云。馬無千里謾追風。

正覺云。大小本生。賊過後張弓。賴值這僧無語。待他道節目上。更生節目。只好吐舌。似伊。他不免道。掩鼻偷香。空招罪犯。正好向伊道。我也識得你。

佛海云。未拈起時。作道理。強生節目。拈起處。作主宰。正是分外。此僧無語。觀之不足。掩鼻偷香。平之有餘。古人且止。乃拈拄杖云。我若拈起。你如何近傍。我不拈起。你又如何摸索。且道為人在什麼處。

舉本生有僧。從太原來。生云。近離那邊。風景如何。僧云。與此間不別。生云。且道。此間風景如何。僧云。和尚與某甲不同。生云。踏破施主草鞋。當為何事。僧無語。生云。即古即今。出個問處且難。乃至老僧。亦出不得。

佛鑑拈云。本生這邊那邊。依稀栢樹子。這僧非別非同。髣髴須彌山。泊乎北斗裏藏身。便見吸盡西江水。本生既出不得。你諸人。如何出得。良久云。唱歌須是帝鄉人。

正覺云。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

佛海云。一步兩步較易。草鞋踏破較難。草鞋踏破猶為易。出他問處最為難。最為難。那邊風景者邊看。擬著銀山照膽寒。

舉大茅上堂云。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底性。但向萬物遷改處會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茅云。不露鋒。僧云。為甚麼不露鋒。茅云。無當者。僧無語。茅云。見不盡。語不曉。解不盡。答不通。良久云。是見解麼。若道得一句。老僧即甘。若道不得。有通方句在。僧擬進語。茅打一棒。便歸方丈。

佛鑑拈云。大茅分明撒下明珠。這僧却向水池內。拾瓦礫。為甚如此。乃豎起拂子。只為不識這個。若這裏識得。瓦礫便是明珠。若也不識。明珠及成瓦礫。且道。老僧恁麼道。是明珠是瓦礫。試揀別看。

正覺云。真金百鍊。轉見精明。這僧要死灰裏試驗。還會他通方底句麼。棒頭有眼明如日。

佛海云。茅香皂角般般有。只麼將來亞與人。

舉巖上座參德山。山纔見。便抽坐具。巖云。這個且致。忽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共他說個什麼。即得不被諸方檢責。山云。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個主人公來。巖便喝。山不語。巖云。塞却這老漢咽喉也。僧後舉似滄山。山云。巖公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佛鑑拈云。巖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言。語徧天下。滄山老子雪上加霜。子細點檢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下座。正覺云。德山塞却咽喉。竹密不妨流水過。滄山云。巖公掩耳偷鈴。山高不礙白雲飛。佛鑑總不放過。爭奈鷄子過新羅。山僧與麼批判。也是界破青山色。

佛海云。巖公能據虎頭。亦能收虎尾。却不能照顧陷虎之機。當時見他德山無語。只向道。猶較昔日三步。管取塞斷滄山咽喉。舉巖上座參百丈。喫茶了。丈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巖云。幸自非言。何須筍筍。丈云。與麼則許借問去也。巖云。更請一甌茶。丈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巖撥開霄云。與麼與麼。丈云。要且難搆。要且難搆。巖云。知即得知即得。有僧舉似仰山。山云。若人識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佛鑑拈云。百丈獨坐大雄峯頂。咳唾風生。四方禪者。望岬而退。因什麼巖上座到來。直得弓折箭盡正覺云。有事。相借問。幸自非言。更請一甌茶。安南塞北。與麼與麼。難搆。話端落處分明。日中可辨。佛鑑向甚處。見百丈。弓折箭盡。事忙不及草書。

佛海云。百丈下堂句。如當軒猛虎。目視眈眈。直是不容近傍。今日却向草窠裏。退己讓人。若也知他落著。孟嘗門下足高賓。若也不知。仰山道底。

舉巖上座參容山。山纔見。撫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人敢敵。巖云。俊鷄冲天。誰人捉得。山云。彼此難當。彼此難當。巖云。且放過。未要斷這公案。山將拄杖作舞。歸方丈。巖無語。山云。死却這漢也。

有僧舉似雲山。山云。巖公何不別前語。

佛果拈云。力敵勢均。不妨好頭對。眼親手辨。彼此沒便宜。下梢可惜放過。待他將拄杖作舞。歸方丈。便好與撫掌三下。拂袖便行。不唯頭尾完全。亦免遭人指注。雖然只如巖公無語。還可轉側也無。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正覺云。雲山道。巖公何不別前語。佛果云。還可轉側也無。據此二尊宿。總要扶這話在。爭奈他未要斷這公案何。子細點檢將來。雖然容山作舞。歸方丈。又道死却這漢。也是強辭奪正理。若要公道商量。會得佛果夜行人。却較些子。

佛海云。放則雙放。彼此無傷。收則雙收。首尾俱正。明明道。且放過。未要斷者公案。容山雲山何得掩耳偷鈴。舉雲山問僧。甚處來。僧云。西京來。山云。還將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僧云。不敢妄通消息。山云。作家師僧。天然猶在。僧云。殘羹餽飯。誰人喫之。山云。獨有闍梨不喫。僧便作吐勢。山云。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佛果拈云。一往觀來。二俱作家。節節勘證。二俱落草。當時若有个解截斷葛藤。不妨光前絕後。還委悉麼。多虛不如少實。正覺云。西京主人公消息。且拈向一邊。只如這僧。不喫它殘羹餽飯。吐个甚麼。雲山道。扶出這病僧。不妨諦當。且不欲盡令而行。若要酬酢分明。涅槃堂裏。也無著這僧處。只如佛果道。多虛不如少實。在什麼處著眼。

佛海云。或道。多虛不如少實。既不喫。吐个什麼。或道。隄防太過。反成落草。山僧不然。殘羹餽飯。喫者甚多。獨有者僧。不惟不喫。聞亦惡心。何故。為他親從西京來。

舉雲山見僧到來。纔起身。僧便出去。山云。得與麼靈利。僧便喝云。作這個眼目。法嗣臨濟。也大屈哉。山云。且望闍梨善傳。僧回首。山喝云。作這個眼目。錯判諸方名言。便打。

佛果拈云。甄頭來。瓦子報。也似不耐事。要且一拳還一拳。一踢還一踢。却是个林濟下宗風。至於末後。截斷天下人舌頭。不妨峭措。會麼。杖頭築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

正覺云。這僧急行。終無好步。雲山一程分作兩程。當時這僧。若不回頭。誰解鉤深蹟隱。佛果道。甄來瓦報。拳踢相當。杖頭築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不妨諦當。不妨諦當。然雖如此。也是狴狴草鞋佛海云。好个焦尾大蟲。風塵草動。劈頭便咬。雲山一手縱一手擒。放出南山白額。還他一口。又與伊折合性命。(噫)臨濟門風。掃土而盡。

舉僧問祿青。不落道吾機。請師道。青云。庭前紅菟樹。生葉不生花。僧無語。青云會麼。僧云不會。青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青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又無語。

佛果拈云。來源既正。只貴轉身。這僧眼既搭癡。祿青遂因風放火。當時若是个漢。待他道庭前紅菟樹。生葉不生花。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道吾親來。也須與佗平展。還委悉麼。碁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

正覺云。這僧雖然不會。喫棒不甘。何故。不見道。不落道吾機。

佛海云。者僧問處。不妨使人疑著。撞到紅菟庭前。却便轉身無路。祿青空費許多氣力。

舉祿青有僧來參。青以目視之。僧云。是个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青彈指三下。僧遶禪床一匝。依位而立。青云。莫妨參堂去。僧始出。青便喝。僧却以目視之。青云。酌然用不著。僧禮拜而退。

佛鑑拈云。祿青眼裏有筋。這僧皮下無血。彈指三下。醉後添盃。遶禪床一匝。如蟲禦木。佛法門中。無可不可。衲僧分上。天地懸殊。要辨端倪麼。一等是將錯就錯。

正覺云。祿青與這僧相見。會醫還少病。佛鑑道。一等是將錯就錯。知分不多愁。山僧恁麼。也是艾上筍針。

佛海云。一个機關。兩人共用。左旋右轉。橫推豎推。不妨活潑潑地。因甚道。用不著。

舉凌行婆。問浮杯。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杯云。浮杯無剩語。婆云。未到浮杯。不妨疑著。杯云。更有長處。不妨拈出。婆云。蒼天中。更添怨苦。杯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則禍生。

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杯。被這老婆。折挫一上。婆聞得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澄一禪客。見婆問云。南泉因什麼。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一罔措。婆云。會麼。一合掌而立。婆云。跣死禪和。如麻似粟。

一後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云。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伊。州便打。一云。為什麼。却打某甲。州云。似這般跣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婆聞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得哭云。可悲可痛。婆聞得歎云。趙州眼光。礮破四天下。州聞得。令人問。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僧回舉似趙州。州乃有頌。與婆云。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有頌。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佛鑑拈云。浮杯南泉趙州。三人老將。一人埋兵掉鬪。一人坐籌帷幄。一人陷虎之機。埋兵掉鬪。堪作踏白先鋒。坐籌帷幄。堪作中軍招討。陷虎之機。堪作殿後將軍。澄一禪客。只解傳言送語。這邊那邊。漏泄兵機。教這三个老漢。布長蛇陣。圍却凌行婆。爭柰婆子。有出身一路。走到無生國裏。諸人即今。要見婆子也無。若見得。不搽紅粉也風流。其或未然。諸人明日。各添一歲。

正覺云。老婆向丘墓裏。拾得个七首。到處慣得其便。被趙州順風識破。直得瓦解冰消。

佛海云。可悲可痛。古今盡道。凌行婆具丈夫氣宇有衲子機關。折剉浮杯。笑王老師。要打趙州。臨機應變。玉轉珠回。著著有

出身之路。澄一禪客。到伊面前。只得以手加額。若與麼見解。蒼天中更加怨苦。殊不知。浮杯無剩語。頭正尾正。又得南泉趙州。孫吳暗合左語。引掉做个倒城計子。者老婆渾不識瞥。只管踏步向前。被趙州中路奪伊慣用底匕首。便乃望風豎降。重重納款。諸人還曾點檢麼。豎起拳頭摩竭令。幾乎喪却目前機。

舉歸宗有座主來參。值宗鋤草次。忽見一條蛇。宗以鋤便攫。主云。久響歸宗。到來只見个羸行沙門。宗云。你羸我羸。主云。如何是羸。宗豎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宗作斬蛇勢。主云。恁麼則依而行之。宗云。依而行之且致。你甚處。見我斬蛇。主無語。佛鑑拈云。歸宗雖羸。羸中有細。座主雖細。細中有羸。要得羸細兩忘。須會斬蛇意始得。若會得。一任依而行之。若未會。各各照顧脚下。擲下拄杖下座正覺云。歸宗元來把不定。被座主調戲一上。賴值末後。座主休去。當時若被他奪却鋤頭。擬做什麼合煞。

佛海云。一鉏鑿斷。草偃風行。分細分羸。入泥入水。弄得活處。不妨依而行之。窮詰將來。大似識法者懼。

舉夾山上堂云。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云。是。其僧便掀倒禪床。山休去。

山至明日。普請掘一地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山云。老僧二十年來。只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此坑中。便請便請。上座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歸堂。裝衣潛去。

佛鑑拈云。夾山濁時頭尾俱濁。這僧清時始終皆清。後人不會。皆云這僧怕被打殺。潛然而去。殊不知。綿裏有針。這僧好則好。只是當時。少一轉語。待夾山云。闍梨若不打殺老僧。闍梨自著打殺。埋向坑裏。只近前。兩手擘開眼云。猫。

正覺云。這僧當時。掀却禪床。便歸堂裝衣而去。爭得夾山。案款周旋。

佛海云。夾山大似貧兒思舊債。還當得宗門中事麼。不得者僧扶持。爭見功高汗馬。只如昨日夾山休去。者僧今日潛去。又作麼生。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岩前。

舉黃山來參夾山。山問甚處人。黃云。閩中人。夾云。還識老僧麼。黃云。和尚還識學人麼。夾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汝江陵米價。黃云。江陵米作麼價。夾山云。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佛鑑拈云。且道。二老漢還有相識處也無。若也相識。何須更問。若不相識。因甚却問鞋錢米價交加。黃山云。江陵米作麼

價。夾山便贊云。真師子兒。善能哮吼。意旨如何。於此見得。債無陳得便新。其或未然。江陵米價逐時增。草鞋錢盡教誰出。正覺云。夾山得个驢兒便喜懼。

佛海云。躡蹤追賊。就手分贓。黃山較些子。却被夾山一坐。直至而今起不得。

舉夾山問僧。甚處來。僧云。湖南來。夾山云。曾到石霜麼。僧云。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山云。承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僧云。和尚也須急著眼。山云。如何是毬子。僧云。跳不出。山云。如何是毬杖。僧云。勿手足。山云。老僧未曾與闍梨相識。且下去。

佛鑑拈云。夾山雖與這僧。眼辨手親。未免小兒伎倆。且如何得出小兒伎倆。各自打辨精神。子細究取。

正覺云。雖未相識。也好頭對。只是少个孟八。

佛海云。大眾急著眼看。好个石霜毬子。動著轆轤地。更攔截不住。夾山却道。未曾與闍梨相識。是肯伊不肯伊。

舉瑞岩問夾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云。老僧謾闍梨去也。岩喝云。這老和尚。如今是什麼時節。便出去。

有僧舉似岩頭。岩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也。

佛鑑拈云。瑞岩恁麼問。風不鳴條。夾山恁麼答。雨不破塊。岩頭恁麼說話。嘉禾合穗。野老謳歌。雖然如此。總欠悟在。何故。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

正覺云。岩頭與麼道。意在什麼處。且道。當時瑞岩受他謾。不受他謾。若會去。可謂唱名金殿曉。若也不會。衣錦夜行多。

佛海云。瑞岩入門呈欵。也要勘驗主人。若非夾山老眼精明。未免墮他綫續。岩頭大師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也。也是怜兒不覺醜。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相似句。山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僧云。不會。山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佛鑑拈云。忽有人。問老僧相似句。但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僧云。不會。師云。春去花猶在。人來鳥不驚。且道是同是別。

正覺云。山僧若在。向伊道。不許懷脇佛海云。如蟲禦木。偶爾成文。切忌作相似語會。山僧土上加泥去也。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

舉古靈問僧。甚處來。僧云。城中來。靈云。還知所生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麼。僧云。某甲特來看。靈云。你作麼生看。僧云。蒼天蒼天。靈喝云。這裏什麼所在。要哭便哭。僧云。爭奈父母。在地

獄中受苦。靈云。你作麼生。免得此難。僧云。三十年後。有明眼人。鑒此話在。

佛鑑拈云。雖然事無固必。要且五味俱全。古靈只知踏步向前。不覺草鞋跟斷。這僧移身退後。兩翼風生。雖然進退不同。盡在金峯窠裏。且道如何。既要得出。應須得入。既然得入。須知有出。畢竟如何。巢知風穴知雨。

正覺云。古靈幸自鐵石心腸。吊喪問死。這僧雖然寢苦露地。哀而不傷。要鑒此話麼。君子有終身之憂。

佛海云。古靈引者僧入得地獄。出不得地獄。者僧入得地獄。亦自出得地獄。具眼者辨。

舉丹霞去訪龐居士。士見師來。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士提起槌子。霞云。只恁麼。別更有在。士云。此回見子。不似於前。霞云。不妨減人聲價。士云。比來折挫一上。霞云。恁麼則啞却天然口也。士云。你口啞却則本分。猶累我口啞却。霞擲下拂子便出。士召云。然闍梨。霞回首。士云。不唯患啞。兼乃患聾。

佛鑑拈云。丹霞拂子。龐公槌子。雖然閑家閑具。要且少伊不得。龐公患啞。丹霞患聾。雖然僧俗有殊。爭奈病痛一般。何故如此。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正覺云。這一轉公案。尋常只作解會。便涉膚淺商量。槌拂上。玉石不分。聾啞處。是非鋒起。所以佛鑑道。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真个到與麼田地始得。到後如何。掛角羚羊亡氣息。倚天長劔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影。無限魚龍謾吐吞。

佛海云。不語不起。威儀具足。豎拂拈槌。禮數周旋。別有別無。相酬相酢。甚處是患聾啞處。會麼。竹影掃堦塵不動。月華穿水浪無痕。

舉丹霞去看居士。門前見居士女子靈照。去洗菜。霞云。居士在否。女放下菜籃。斂手而立。霞又問。居士在否。女提籃便行。霞便回。居士從外歸。女子舉似居士。士云。丹霞在麼。女子云。去也。士云。赤土塗牛嬾。

佛鑑拈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籃子。當處發生。提籃便行。隨處滅盡。居士赤土塗牛嬾。堂屋裏販揚州。且道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

正覺云。丹霞覲在不疑。靈照前恭後踞。士云。赤土塗牛嬾。八兩恰半斤。

佛海云。把住放行只這是。回頭說與阿爺知。□因覲面放行句。又見橫身把住時。

舉丹霞問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云。如法舉昨日事來。與你著箇宗眼。霞云。只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云。我在你眼

裏。霞云。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無語。士云。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也。

佛鑑拈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瞞。

正覺云。暮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局罷不知何處去。空山惆悵爛柯人。

佛海云。昨日與今日。同中却不同。寧龍攪滄海。俊鶻摩青空。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處。遍界覓無蹤。

舉龐居士。一日向丹霞前。立少時。便出。霞不管。士却入來。與霞相對坐。霞却向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云。你入我出。未有事在。霞云。老老大大。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云。略無些慈悲。霞云。引得箇老翁。到這田地。士云。喚什麼作引。霞乃把住。拈却幞頭云。一似个師僧。士却將幞頭。搭向霞頭上云。一似个俗人。霞應喏喏。士云。猶有昔日氣息在。霞拋下幞頭云。恰似个烏紗巾。士應喏喏。霞云。昔日氣息爭得忘。士彈指云。動天動地。

佛鑑拈云。丹霞與龐老。鬧市裏相逢。千峯頂上握手。千峯頂上相逢。却向鬧市裏握手。如鍾在架。隨扣發音。大擊大鳴。小擊小響。聲非內出。亦非外來。只如未扣已前。聲在何處。各自歸堂究取。

正覺云。一出一入。徐行欵步。庠序威儀。風流耍措。互換誰分僧俗。禮義生於富足。

佛海云。一出一入。少坐少立。互換呈機。何得何失。也是他家平常。法喜禪悅之樂。雖言俗氣未忘。其奈驚天動地。畢竟明什麼邊事。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怜松竹引清風。

舉丹霞見居士來。作走勢。士云。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嘖呻勢。霞便坐。士向前。以拄杖劃个七字。於下劃个一字云。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士云。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云。向這裏。著語得麼。士哭三聲。出去。

佛鑑拈云。時人盡道。居士丹霞知音相見。水乳相投。還端的也無。智海敢道。拋身走勢。踞地嘖呻。放過即不可。因七見一。見一忘七。只見錐頭利。不見利頭錐。龐老哭三聲。弓折箭盡。畢竟如何。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正覺云。因七見一。尋蹤訪迹。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中。因凶得吉。掛劔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可失。哀哀哀。

佛海云。拋身走勢。客到主興。踞坐嘖呻。聲和響順。因七見一。人貧智短。見一忘七。馬瘦毛長。起身而去。乘機識變。更

坐少時。未容放過。向這裏著語得麼。獅子翻身。士哭三聲。弓折箭盡。恁麼著語。看山僧眉毛在麼。

舉丹霞一日。手提念珠。居士近前奪却云。二彼空手即休。霞云。妬忌老翁。不識好惡。士云。捉師公案未著。後回終不恁麼。霞云。咩咩。士云。吾師得人怕。霞云。猶少棒在。士云。年老喫棒不得。霞云。不識痛痒漢。打得也無益。士云。也無接引機關在。霞拋下念珠而去。士云。賊人物。終不敢收拾。霞回首呵呵大笑。士云。這賊敗也。霞近前把住云。更諱不得。士與一掌。

佛果拈云。絲來線去。半合半開。大似排陣相攻。打个交袞。未分勝負。再入鎗旗。幾乎披靡。復無輸贏。賞伊作者。善知通變。山僧今日。手無念珠。亦不行棒。亦無人奪。亦無人掌。且道還有接引機關也無。遂豎起拳云。擬議不來。莫言不道。

正覺云。丹霞龐翁二老。將放縱卷舒。開合自在。佛果云。作者善知通變。誠哉是言。然末後折節慕風。不知望履幕下。何故如此。既道。手無念珠。亦不行棒。亦無人掌。豈非畏慎之詞。若論接引機關。拳頭上。何曾道著。若是山僧即不然。直須向丹霞呵呵大笑處明取。且道。明个什麼。這一隊老漢。是賊識賊。

佛海云。求爭討炒。好个妬忌底老翁。軟語放頑。是不識痛痒底漢。若非老眼精明。泊合落人陷穽。只如丹霞棒。龐公掌。還有親疎也無。知痛痒者。試斷看。

舉丹霞一日。與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云。得恁麼。也還辨不出。霞云。酌然。是辨不出。士辱水。潑霞三下。霞云。莫恁麼。莫恁麼。士云。須恁麼。須恁麼。霞辱水。潑士三下。士云。正當恁麼時。堪作什麼。霞云。無外物。士云。得便宜者少。霞無語。士云。誰是落便宜者。

佛鑑拈云。丹霞雖然無語。不得作無語會。不得作默然會。亦不得作良久會。何故如此。丹霞龐公尋常平交相見。瓦礫生光。泊乎把定封疆。真金失色。還會麼。畢竟水朝滄海去。到頭雲白覓山歸。

正覺云。只這一泓水。也還辨不出。及乎辨得出。元來無外物。因甚麼居士却云。得便宜者少。平地喫交。

佛海云。相辱相潑。總非外物。既辨得出。因什麼。却向露柱裏藏身。

舉丹霞去看馬祖。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霞問。公住何處。老人云。上是天下是地。霞云。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云。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霞云。非父不生其子。老人與童子。便入山去。

佛鑑拈云。大小丹霞鼻孔。却被牧牛童子。穿却也正覺云。上天下地。不妨聰明。蒼天蒼天。隨語生解。是父是子。褒貶分明。噓。却較些子。

佛海云。老人與童子。可謂作業相似。來生我家。丹霞以惡水潑之。便乃三十六路。

舉龐居士一日訪則川。川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麼。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慢。士云。阿師老耄不及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云。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只是欠你一枚幞頭。士乃去却幞頭云。却與阿師相似。川乃呵呵大笑。

佛鑑拈云。龐公去却幞頭。恰似阿師相似。且道他。那裏是相似處。若也見得。未見石頭時事。只在于今。其或未然。僧中有俗。俗中有僧。

正覺云。初見石頭。久參事慢。阿師老耄。龐公鮮健。一頂幞頭。機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

佛海云。龐公被人道久參事慢。便放廝賴一上。也是俗氣不除。及至拈下幞頭。却又二三成六。且道還當得初見石頭底道理麼。驢年。

舉則川摘茶次。居士乃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僧。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恠。容易借問。川亦不管。士喝云。這無禮儀漢。待我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提籃便歸。

佛鑑拈云。兩回不管。提籃便歸。且道。旨歸何處。還會麼。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正覺云。龐公不奈缸何。直待打破辱斗。

佛海云。一人固守。一人力攻。固守則海闊山遙。力攻則天回地轉。點檢將來。喚作不答話得麼。

舉則川在方丈內坐次。居士入來。云。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來參。時川垂下一足。士出三步。却入。川却收足。士云。得恁麼自由自在。川云。爭奈我是主人何。士云。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川云。侍者點茶與龐公。士作舞而出。

佛鑑拈云。龐公半出半入。賓中有主。則川伸脚縮脚。主中有賓。兩箇如解舞之人。急拍急舞。緩拍緩舞。雖然急緩有殊。須知其中格調。且如何是其中格調。各自定當看。

正覺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趣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却回去。則川老人可謂慣會作客方憐客。禮度周旋且喫茶。

佛海云。有是主。必有是客。有是客。必須是主。有主無客。主禮徒施。有客無主。客情難遣。則川垂足收足。可謂主禮勤勤。

居士出而復回。不妨客情戀戀。細觀作舞出門去。義重清茶果醉人。

舉崧山命居士喫茶。士纔接茶。提起托子云。人人有分。因甚麼道不得。山云。只因人人有分。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師因甚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去也。士云。酌然酌然。山便喫茶。士云。阿師喫茶。何不揖客。山云。誰。士云。龐公。山云。若是龐公。何須更揖。

丹霞後聞云。若不是崧山。洎被龐公作亂一上。居士聞得。令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未提起托子已前事。

佛鑑拈云。譬如琴瑟箏篴。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崧山解吹無孔笛。龐老解弄勿絃琴。丹霞雖隨聲應拍。須知拍拍是令。眾中若有會底。出來露个消息。也表眾中有人。若無。各自歸堂。

正覺云。七盞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醒醒相逢不用輕相揖。須要當頭道姓名。若不如是。爭得丹霞相共證據。只如龐公道。未提托子已前事。畢竟作麼生商量。試斷看。

佛海云。隨其流。揚其波。到岸轉灣。一篙柱定。崧山老人不勞餘力。居士傳語丹霞。愈見自納敗闕。那裏是敗闕處。

舉崧山與居士。見眾僧擇菜次。山云。黃葉即去。青葉即留。士云。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山云。道取好。士云。互為賓主也大難。山云。却來此間。強作主宰。士云。誰不與麼。山云。是是。士云。不落青黃。就中難道。山笑云。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眾。山云。大眾放你落機處。

佛鑑拈云。龐公當時。若下得一轉語。方得話圓。且道下得箇什麼語。當時但道。某甲亦放長老蹉過處。且道甚處是他蹉過處。諸人還點檢得出麼。若點檢不出。山僧更為你注破。蹉過處甚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陽斜照數峯青。正覺云。且什麼處。是居士落機處。要知麼。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佛海云。二老親見馬師。只得其機。不得其用。若得其用。不落青黃。有甚難道。

舉崧山一日與居士坐次。山拈起尺子云。居士還見麼。士云。見。山云。見个什麼。士云。崧山崧山。山云。不得道著。士云。爭得不道。山拋下尺子。士云。有頭無尾得人憎。山云。不是。這老子。今日還道不及。士云。不及什麼處。山云。有頭無尾處。士云。強中得弱即得。弱中得強即無。山把住云。這老漢。就中無話處。

佛果拈云。明鏡當軒。舉無遺照。若不是龐老。洎遭惑亂。雖然如是。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只如他道。強中覓弱即得。弱中覓強即無。還有商量處也無。山僧不惜眉毛。商量去也。作麼生是弱中覓強。努力今生須了却。作麼生是強中覓弱。得饒人處且饒人。

正覺云。崧山一个尺子。引得許多譎訛。當時龐公爭得不道。崧山拋下尺子。士云。有頭無尾。正好行令。因甚麼崧山放過。致得多口老翁。分強分弱。所以佛果云。得饒人處且饒人。看這兩個老宗師。異代同風。饒个俗士。建立宗乘。手段在什麼處。若要盡令而行。終未到得宗風掃地。

佛海云。崧山拈起時。如毒蛇橫道。若非居士當面禁住。往往遭傷一人強中得弱。一人弱中得強。有頭無尾處。切忌錯商量。

舉崧山一日。携拄杖行次。居士見乃問。手中是什麼。山云。年老闕伊。一步不得。士云。雖然年邁。壯力猶存。

山打一棒。士云。放却手中杖子。別有个問訊來。山乃拋下拄杖。士云。這老漢。前言不副後語。山便喝。士云。蒼天中更添怨苦。

佛鑑拈云。點鐵成金易。點金成鐵難。崧山一條拄杖。尋常拈起。則劃斷三乘。放下則平欺佛祖。洎乎牙人撞見販子。彼此只可自知。那堪遭衲僧點檢。好一對無孔鐵鎚。

正覺云。崧山拄杖子。正要扶危。及乎被龐公問著。直得把捉不住。當時待伊道。放下拄杖。別作个問訊。便好痛與一頓。看他如何祇對。雖然如是。劔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佛海云。拋却木上座。揮起金剛王。龐公機關如神。不免稱叫冤苦。

舉本谿一日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谿云。老老大大。見人長短。士云。為我與師同參。所以借問。溪云。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云。老老大大。不可共你說人是非。溪云。念公年老。士云。罪過罪過。

佛鑑拈云。一對鐵鎚如綿團。一雙烏鴉如白鶴。忽然狹路相逢。不免將錯就錯。

正覺云。龐公水裏有鹽。本溪因邪打正。若論丹霞意旨。十萬八千。

佛海云。居士與麼。本溪不與麼。本溪與麼。居士却不與麼。家常茶飯。且致一邊。畢竟丹霞打侍者。意作麼生。

舉本溪問居士。達磨西來。第一句作麼生道。士云。誰記得。溪云。可謂無記性。士云。舊日事。不可東道西說。溪云。如今事。作麼生。士云。一詞不措。溪云。智人前說添他多少光彩。士云。阿師眼能大。谿云。是與麼。始得為絕朕之說。士云。眼裏著一物

不得。溪云。日正盛。難為舉目。士云。穿過觸體去在。溪彈指云。誰辨得伊。士云。這老漢。有甚奇特處。溪便歸方丈。

佛鑑拈云。門已閉。一挨便開。缸欲傾。一篙便轉。可謂得逸群之用。子細點檢來。二老漢。爭鋒尖巧。攙鼓奪旗。則不無。爭奈未曾動著達磨西來第一句在。且達磨西來第一句。作麼生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正覺云。竿上人不驚。竿下人失聲。

佛海云。誰記得。一詞不措。穿過觸體。與夫便歸方丈。綿綿無滲漏。密密不通風。總是第二句。要會西來第一句麼。合取狗口。

舉本溪見居士來。便以目視之。士以拄杖。劃一圓相。

溪向前踏却。士云。恁麼不恁麼。佛鑑著語云。是是。溪却劃一圓相。士亦向前踏却。溪云。與麼不與麼。佛鑑著語云。不是不是。士拋下拄杖而立。佛鑑著語云。雪上更加霜。溪云。來時有杖。去時無杖。佛鑑著語云。強生節目。士云。幸自圓成。徒勞側目。溪撫掌云。奇哉奇哉。佛鑑著語云。眾眼難瞞。士拈杖便行。溪云。看路。佛鑑著語云。頭正尾正。

佛鑑復拈云。古人恁麼相見。只為有眼底人。不為無眼底人。老僧今日。只為無眼底人。不為有眼底人。惺惺漢。一任穿却老僧鼻孔。

正覺云。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蹤。佛海云。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拋下拄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豈匆匆。者裏著得雙眼。許你親見龐公。

舉龐居士一日見大同普濟。提起筇籬。喚云。大同師大同師。濟不顧。士云。石頭一宗。到師瓦解冰消。濟云。若不得龐公舉酌然如此。士拋下筇籬云。寧教不直一文錢。濟云。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退。濟乃提起筇籬云。龐公龐公。士云。你愛我筇籬。我愛你木杓。濟作舞而退。士撫掌笑云。歸去來歸去來。

佛鑑拈云。龐公拋下筇籬。作舞而退。普濟亦拋下筇籬。作舞而退。二老雖作用無別。其奈道理不同。龐公採其華。普濟摘其實。龐公造其門。普濟入其室。其或於此見得。非但已事分明。亦乃參學事畢。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

正覺云。龐公筇籬不可欠。普濟木杓不可無。若論石頭一宗。千家萬戶。且道畢竟如何。大笑呵呵歸去來。家家門外長安路。

佛海云。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錘。直得左轉右仄。前依後隨。筇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貓兒。定把黃金鑄子期。

舉米胡一日領眾看普濟。濟纔見。便拽轉禪床。向壁而坐。胡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濟云。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却令侍者去請。胡纔上來。却拽轉禪床便坐。濟遶禪床一匝。便歸方丈。胡却拽倒禪床。領眾而去。

佛鑑云。和顏接客。麤食亦飽。慍色迎賓。珍味常飢。普濟不會迎賓。倍費鹽醋。米胡不會作客。勞煩主人。智海門下。亦無珍饈異饌。即是家常茶飯。彼此互為賓主。一任煩惱讚歎。

正覺云。二老宿相見。若論賓主酬酢。無黨無偏。若論佛法未

在。

佛海云。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二老與麼相見。

和氣笑容。二俱可掬。若也點檢得出。佛法中有少分相應。舉僧問普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庭前一叢竹。經霜不自寒。僧云。畢竟如何。濟云。只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云。燕從秋後去。鴈向孟冬來。僧云。請師直指。濟云。葉經霜後落。花逐雪中開。

佛鑑拈云。或有人問智海。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云。綠葉擎雲細。心空節浪高。畢竟如何。但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如何是佛法大意。云庭前一叢花。千枝及萬枝。請師直指。云春風一陣來。滿地紅英落。大眾作麼生會。且各自歸堂去。

正覺云。若問山僧。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春水滿四澤。畢竟如何。夏雲多奇峯。如何是佛法大意。秋月揚明輝。請師直指。冬嶺秀孤松。會麼。騎驢跨衛驅長耳。

佛海拈云。古人與麼答。山僧與麼舉。與麼會者。一任穿却。舉僧問普濟。此个法門。如何繼紹。濟云。冬寒夏熱。人自委知。僧云。恁麼則蒙師分付去也。濟云。頑嚚少智。勛贖多癡。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濟云。汝還識十二時麼。僧云。如何是十二時。濟云。子丑寅卯。僧禮拜。濟乃有頌。十二時中那是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佛鑑拈云。這僧能趨能撮。普濟能殺能活。子細點檢來。也是徐六擔板。只見一邊。復和頌云。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分說。東村王老暗嗟吁。達磨西來有妙訣。

正覺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佛海云。普濟前頭與奪設施。一一可觀。後頭偈中。大似年老心孤。未能勦絕。山僧無條攀例去。也識得子丑寅卯句。應須紹取此門風。如王仗劍當堂坐。魔佛俱時一掃空。

舉普濟一日去訪居士。士云。憶得在母胎中時。有則語。今日舉似阿師。不得作道理主持。濟云。猶是隔生也。士云。向道不得作道理主持。濟云。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云。如師見解。可謂驚

人。濟云。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云。不但隔一生兩生。濟云。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彈指三下。

佛鑑拈云。龐公普濟。只在蝦蟇窟裏。作活計。且如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豈不是母胎中事。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還是母胎中事也無。忽然驢頭生角也不定。

正覺云。兩個作者。傾盖相投。交肩而往。若論在母胎時語。何曾道著。普濟却怕箇什麼。居士便道伊見解驚人。道理在什麼處。會麼。隔生未了驚人句。分付叢林粥飯僧。

佛海云。見得分明。說得分明。母胎中語。對面隔生。見亦不到。說亦不到。母胎中語。十日並照。二大老。與麼往來。還免得道理主持麼。等閑傾盡此時心。相識猶如不相識。

舉居士一日來訪普濟。濟纔見。便掩却門云。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云。獨坐獨語。過在阿誰。濟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云。是師多知。是我多知。濟云。多知且致。

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云。只此一問。氣急殺人。濟無語。士云。弄巧成拙。

佛鑑拈云。普濟閉門避客。不知相見愈親。龐公掩耳偷鈴。不知欲隱彌露。子細檢點將來。總好與三十棒。須是當人。自點檢始得。若點檢得出。三十棒亦不為多。若點檢不出。三十棒是你喫。

正覺云。作者相逢。家常茶飯。得恁麼精熟。然則開閉卷舒。不妨自在。也須解喫水防噎始得。

佛海云。此門纔閉。一挨復開。開閉卷舒。分明在我。弄巧成拙。落在阿誰分上。

舉大同一日問居士。是个言語。今古少人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士云。喏。同再舉前語。士云。什麼處去來。同云。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出去。同云。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佛果拈云。聰聞風叫。明察秋毫。拶脚處不容聲。馳突處不留迹。跳則跳得出。爭奈猶在架子下。當時若向上道。不消一个合取口。

正覺云。慣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異今古。風物逐時新。

佛海云。大同布置。自謂古今無人出得。居士雖在其中。却不被他籠罩。把得定作得主。不隨語轉底。試著眼看。

舉百靈見居士云。昔日在石頭時。得力底句。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什麼人來。士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嘆之不及。士云。阿師得力底句。有誰知。靈戴笠子便行。士云。善為道路。

佛鑑拈云。諸禪德。古人相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龐公好語。舉似人不著。翻成死語。百靈向鬼窟裏。賣瘦一期。也被賣得過。雖然如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正覺云。若是得力句。龐公一言已出。百靈駟馬難追。

佛海云。一人如布袋裏錐子。一人如布袋裏老鴉。雖然。金陵紙貴。一狀領過。

舉百靈一日問居士。得不得。俱未免。且道。未免个什麼。士以目視之。靈云。奇特莫過於此。士云。阿師錯許人。靈云。誰不與麼。士珍重便出。

佛鑑拈云。此个公案。今古少人拈掇。智海今日。不惜眉毛。為你諸人。批判此二老子。還會麼。細雨洒花千點淚。淡煙籠竹一堆愁。

正覺云。免與未免。有个商量。瞬息千差。居士奇特在什麼處。且如佛鑑道。細雨洒花千點淚。淡煙籠竹一堆愁。是褒是貶。

佛海云。等閑拋一釣。金鱗躍浪來。當初百靈道。未免个什麼。士珍重便出。多少奇特。庶免以惡水相潑。何故。个中無肯路。穿鑿不相關。

舉居士一日問百靈。是个眼目。還免得人口麼。靈云。作麼生免。士云。情知免不得。靈云。棒不打無事人。士便轉身云。打打。靈始拈棒。士把住云。與我免看。靈無語。

佛鑑拈云。這二老。恰似下碁相似。不如傍觀者。諸人只知百靈無語。殊不知。龐公失却一隻眼。還知麼。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正覺云。只如百靈拈棒。居士把住云。與我免看。百靈因什麼不對。掛向千年葛藤上。萬年千載與人看。

佛海云。若非百靈。眼目爭免得居士口。

舉百靈一日在方丈內。居士入來。靈便把住云。今人道古人道。作麼生道。士與一掌。靈云。不得道著。士云。道必有過。靈云。還我一掌來。士便近前云。你試下手看。靈珍重便出去。

佛鑑拈云。二老漢。雖然名傳今古。點檢得來。總好喫智海手裏痛棒。何也。一人有頭無尾。一人有尾無頭。當時龐公近前云。你試下手看。時師乃展一足云。百靈若會這一著。決定頭正尾正。

正覺云。居士作用此機。百靈好不耐債。兩兩貪程太速。不知失却話頭。話頭道什麼。

佛海云。居士一掌。直得古今道底。瓦解冰消。百靈一掌。可謂快便難逢。因甚珍重出去。具參學眼者辨取。

舉藥山問居士云。三乘中。還著得這個事麼。士云。只管日求升合延時。不知還著得麼。山云。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云。拈一放一。未是好手。山云。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山云。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云。好个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山不語。

佛鑑拈云。時人只知龐老藥山河裏行舡。岸上走馬。殊不知。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雖然如是。瞌睡醒始得。

正覺云。藥山垂手傷慈。居士藏身弄影。只為交深言遠。始終拈放自由。子細點檢將來。藥山不合放過。放過什麼。多口老翁。慣得其便。

佛海云。居士日求升合。藥山住持事繁。大似錦包特石。綿裹利刀。好手手中。要誇好手。不知一乘問宗。和箇事失却。

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上

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中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塵。山云。看箭。佛鑑著語云。錯。僧便作倒勢。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佛鑑著語云。錯。僧拂袖便出。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佛鑑著語云。錯錯。

佛鑑復拈云。老僧下者四錯。有縱有奪。有褒有貶。諸人還點檢得出麼。若也緇素分明。許你將錯就錯。

正覺云。會麼。箭既離弦。無反回勢。

佛海云。藥山一箭。中者必死。奈者弄泥團漢何。

舉藥山問僧。甚處來。僧云。江西來。山以拄杖。敲禪床三下。僧云。某甲粗知去處。山拋下拄杖。僧無語。山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

佛鑑拈云。這僧也眼目定動。待他擊禪床三下。便好點頭三下。待他擲下拄杖。便好與拗作兩截。拂袖出去。直饒藥山更有機關。教他也無展用處。

師遂拈拄杖。橫案云。當時既已蹉過。只今還有咬豬狗底。出來露个消息。時維那出眾。作女人拜。師云。笑殺大眾。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正覺云。虛舟飄瓦。觸物無心。藥山三敲。撞破漆桶佛海云。藥山向拄杖頭。生風起草。要辨者僧。者僧知來處。又知去處。因甚却不肯承當。還可轉仄也無。一州一縣。鹽貴米賤。

舉芙蓉一日行食與居士。士始接。蓉縮手云。生心受施。淨名早呵。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蓉云。豈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蓉乃下食。士云。不消一句。

佛鑑拈云。杓柄在手。與奪自由。龐公筯夾不上便使匙挑。大似奪飢不奪飽。然雖恁麼。解將冷口喫人熱物底。也難得。

正覺云。先機一露。得在知音。句後求人。難逢作者。等閑合轍。平地青霄。直饒善現淨名。斫額相望不及。何也。夜來蒼葛林中過。饒得清香滿袖歸。

佛海云。將與而復奪。芙蓉有此一機。將失而復得。老龐不消一句。雖則匙筯籠橫。且圖得盃飯喫。

舉居士問芙蓉。馬祖的實為人處。還分付與師麼。蓉云。某甲尚不見他。爭知他的實處。士云。似師見解。也無討處。蓉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云。一向言說。師猶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口不得。蓉云。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

佛鑑拈云。芙蓉何不但道。分付與我。待問如何是真實處。便好與一掌。待他眼睛定動。更與一掌。何故。且要打斷許多葛藤。

正覺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既是馬祖。的實為人處。因甚芙蓉不肯承當。當時若便承當。看他居士向什麼處言說。然雖如此。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佛海云。兩打庭前擣帛石。一點人作不得。却以葛藤纏之。便見前言不副後語。

舉居士一日來看石林。林豎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汝試道一句來。士奪却拂子。豎起拳頭。林云。正是丹霞機。士云。汝與我道不落看。林云。丹霞患啞。龐公患聾。士云。恰是。

佛鑑拈云。他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搖頭。此亦擺尾。頭尾相應。難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一向撥波求水。

正覺云。龐翁尋常。撩天撥地。及乎被石林問丹霞機。只解舉个拳頭折當。石林道伊害聾。他道恰是。且道是个什麼。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佛海云。放則雙放。巨浪湧千尋。收則雙收。波澄不離水。且道是落丹霞機。不落丹霞機。

舉石林問居士。有个事。相借問。居士不得惜言句。士云。便請舉來。林云。元來惜言句。士云。這個問訊。不覺落他便宜。林掩耳而去。士云。作家作家。

佛鑑拈云。龐公雖然賊過後張弓。也被他使著。石林雖得便宜。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

正覺云。佛鑑道。龐公賊過後張弓。殊不知。軟根鑽硬石。又道。石林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也只是下本相筭人。

佛海云。居士落便宜處討便宜。石林得便宜處失便宜。

舉石林一日下茶與居士。士纔接。林縮手云。何似生。士云。有口道不得。林云。須是恁麼始得。士拂袖出去云。也大無端。林云。識得龐公了也。士却回首。林云。也大無端。士無語。林云。你也解無語去。

佛鑑拈云。龐公尋常。辯瀉懸河。因什麼到這裏無語。時人只見錐頭利。幾人能見利頭錐。

正覺云。且道佛鑑意作麼生。要見利頭錐麼。不見道。有口道不得。

佛海云。居士。人呼為多口老翁。今日被人道你也解無語去。不妨減人聲價。當時石林道。識得龐公了也。只向道。何似生。管取喫茶。

舉長髭問僧。發足何處。僧云。九華控石庵。髭云。此庵主是誰。僧云。馬祖下尊宿。髭云。名什麼。僧云。不委他法號。髭云。他不委你。你不委他。僧云。尊宿眼在什麼處。髭云。若是庵主親

來。也須喫痛棒始得。僧云。賴遇和尚放某甲過。髭云。百年後。討者僧也難得。

佛鑑拈云。好一頭錦鱗。紅尾泝浪。龍門遮攔不住。却向長髭龕瓮裏浸却。直至如今。出身無路。

正覺云。若據這僧。說甚百年後難得。更五百年也無討處。佛鑑道。這僧向長髭龕瓮裏浸却。問伊道。長髭瓮裏。是充鼻龕。是淡菜龕。

佛海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不無長髭。不觸風化。不墜家聲。却還庵主。百年後討者僧也難得。莫是口甜心苦麼。

舉僧到長髭。遶禪床一匝。卓然而立。髭云。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行一匝。髭云。却是恁麼時。不易道得箇來處。僧便出去。髭乃喚。僧不管。髭云。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云。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髭云。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髭遶禪床一匝。僧云。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髭打三下。

佛鑑拈云。又不打一棒。又不打五棒。因什麼只打三棒。眾中商量。或云是賞。或云是罰。賞則賞機鋒截便。祇對有敘。罰則罰。他不識觸淨。到來印可宗師。如斯理論。深屈古人。老僧不惜眉毛。為你一時注脚。卓拄杖三下。

正覺云。長髭遶禪床一匝。這僧便道伊。師承有據。當時長髭若便打三下。却看他作麼生進語。雖然如此。也是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佛海云。者僧許多勞攘。總是模子裏脫來底。當初放去便休。不合喚回。使他作亂一上。猶幸長髭。老而不耄。

舉僧參長髭。髭問。汝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髭云。好个師僧。問著便亂統。僧云。道和尚不是作家得麼。髭云。何曾是新羅人。僧云。某甲祇對。未成道理在。髭云。這新羅子。猶亂走。

佛鑑拈云。且道這僧是。新羅人。不是。若道是。長髭因何道亂統。若道不是。這僧豈不知鄉曲。到這裏。也須緇素分明始得。

正覺云。這僧亂走。可怜客路風波。長髭作家。也似坐不安席。

佛海云。者新羅子。久經大海。慣見波濤。也解順風揚帆。也解逆流倒柁。且長髭是肯伊不肯伊。

舉僧侍立長髭次。髭豎起拳云。老僧只是這個。更說什麼碗鳴聲。僧云。只與麼。有甚當處。髭云。汝有懸河之辯。僧云。辯亦不要。髭云。太無厭生。僧云。祇為難遇和尚。髭云。難遇底事。又作麼生。僧却豎起拳頭。髭云。好承當取。勿得造次。僧禮拜而退。

佛鑑拈云。此事如人射地。無有不中之理。只如箭未離弦時。還有中不中也無。諸人要會麼。豎起拳頭云。智海這個也無。更說什麼碗鳴聲。還有人承當得麼。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正覺云。若是碗鳴聲。則出類拔萃。遂舉拳云。若知有這個。此土西天。還肯承當麼。打與九分。

佛海云。長髭與這僧。有啐啄同時之眼。有啐啄同時之機。有啐啄同時之用。總未免碗鳴聲。

舉有僧。為長髭點茶。三巡後。僧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髭云。有口不能言。僧云。為什麼有口不能言。髭乃有頌云。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云。是第一句。第二句。僧云。不一不二。髭云。見利忘錐。猶自多在。僧禮拜。髭拈起盞子云。直是不負從上諸聖。僧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髭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髭翹起一足云。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僧云。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髭云。偶爾之間。又逢猛虎。

僧便作虎聲。髭以拄杖。作亞鎗勢。僧却把住云。大地不容針。何處得這個來。髭云。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僧云。著箭虎。不可當。髭與一掌。推出方丈。

佛鑑拈云。古人道。相知不在千盃酒。一盞清茶也醉人。此語不虛。你看長髭三巡之後。茶灰抹土。入羣兒隊中。和泥入水。如金剛與耐重相撲。一起一。

倒。雖然如是。你諸人。向什麼處。見長髭。乃豎起拳。作相撲勢云。看。

正覺云。一句兩句。葛藤路布。維摩文殊。緘口無處。暗箭藏鋒。射中猛虎。一掌相酬。繪事後素。

佛海云。第一句。言不及。見利忘錐。何得何失。拈起放下。翹足而立。文殊維摩。鎗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出。縱是舜若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舉僧到長髭。髭把住云。師子兒野犴屬。僧以手作撥眉開勢。髭云。雖然如是。猶欠哮吼在。僧却擒住。髭云。偏愛用此機。髭與一掌。僧放下手。拍三下。髭云。若見同風僧。汝還甘與麼否。僧云。想料不由別人。髭却以手作撥開眉勢。僧云。猶欠哮吼在。髭云。想料不由別人。

佛鑑拈云。說法有得。是野干鳴。說法無得。是師子吼。且道長髭。與這僧說話。是落有。是落無。還有人辨得麼。直饒辨得出。未免總是野狐精。

正覺云。這兩個。大似吟風詠月。對屬輕清。只是中間一處落韻。

佛海云。踞地哮吼。跳擲翻身。點檢將來。總是野干屬。
舉凌行婆來參長髭。髭云。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云。非師不委。
髭云。多虛少實在。婆云。有甚諱處。髭云。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
婆云。某甲終不見尊宿過。髭云。老僧過在甚處。婆云。和尚無過。
婆豈有過耶。髭云。無過底人作麼生。婆豎起拳云。與麼總成顛倒。
髭云。實無諱處。

佛鑑拈云。長髭口甜。婆子心切。口甜則言中有響。心切則句裏藏鋒。
直饒心口相應。未免傍觀者哂正覺云。長髭解接無根樹。婆子能挑水底燈。
燈爛樹生真可笑。住聲千古播乾坤。諱得麼。佛海云。長髭有掣電之機。
行婆有懸河之辯。一挨一拶。一踢一拳。雖則二俱作家。爭奈絳州時事。
一時賺了。舉長髭廊下。見僧問訊。髭云。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
僧云。某甲不知。髭云。汝若知。我堪作什麼。僧禮拜。髭云。我不堪。
汝却好。

佛鑑拈云。輸機者勝。欺敵者亡。長髭和尚。命似懸絲。正覺云。
長髭向燈影裏行。這僧却步步著實。末後只得懣懣。佛海云。
明頭去暗頭來。長髭老人。幾乎著賊。舉漸源在道吾處。為侍者。
一日過茶與吾。吾喫茶。提起盞子云。是邪是正。源叉手近前。以目視之。
吾云。邪即總邪。正即總正。源云。某甲不與麼。吾云。汝作麼生。
源便奪却盞子。提起云。是邪是正。吾云。不謬為吾侍者。源便禮拜。

佛鑑拈云。雖則師資道合。邪正區分。其奈蹉過未提起盞子時事。
何也。只為養子之緣。是致老婆心切。正覺云。若論一期相見。總不較多。
若欲邪正區分。更須別道一轉。

佛海云。道吾愛子之故。不覺掘地深埋。當初他奪却盞子云。是邪是正。
便與和聲打。舉漸源有僧到來。源在紙帳內坐。僧撥開帳云。不審。
源以目視之。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源云。七佛已前事。為什麼不會。
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佛鑑拈云。蚌[虫*鬲]相持。具落漁人之手。正覺云。山僧即不然。
不似乞諸其鄰。佛海云。只知箭不虛發。不知惡水澆人。舉寶蓋來訪漸源。
源捲却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乃下却簾子。却歸客位。源令侍者傳語云。
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遂擒住侍者。與一掌。者云。未得打某甲。
有堂頭和尚在。蓋云。為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源。源云。
猶隔津在。

佛鑑拈云。二老漢。一舒一卷。賓主歷然。隔津通津。彼此相照。侍者親蒙賜掌。恩大難酬。寶盖到處垂慈。費盡腕頭氣力。正覺云。簾外不知簾內事。說什麼隔津。

佛海云。捲簾而坐。對面隔津。下簾而回。隔津對面。若使侍者惺惺。二人性命。總在其手。

舉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各去住庵。於路分袂處。南泉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這個礙。道不得。也被者个礙。歸宗拽拄杖。打南泉一下云。也只是這個。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魯祖云。只此一句。大播天下。歸宗云。還有不播者麼。祖云。有。宗云。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掌勢。

佛鑑拈云。難兄難弟。一二三四。同母而生。个个相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莫言尋塞不得。一句播天播地。

正覺云。礙與不礙。龍吟霧起。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千里萬里。俊哉。

佛海云。南泉嶽峙雲橫。歸宗天開地闢。魯祖見義勇為。杉山坐觀成敗。據者四个漢。更侍馬師三十年。各去住庵。亦未可在。舉石梯。一日。侍者托鉢上堂。梯召云。侍者。者應喏。梯云。甚處去。者云。上堂齋去。梯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云。除此外。別道个什麼。梯云。只問汝本分事。者云。若問本分事。實是上堂齋去。梯云。不謬為吾侍者。

佛果拈云。我心匪石不可轉。我心匪席不可捲。綿綿不漏一絲毫。佛法世法同个眼。此猶是養子之緣。若使盡令而行。待他道。若問本分事。某甲實上堂齋去。擗脊便打。何故。臥龍須奮迅。丹鳳亦翱翔。正覺云。驀喚回頭。汗流浹背。雷聲甚大。雨點全無。非獨勞而無功。又是與蛇畫足。

佛海云。這條路。脚下踏得穩實。自然一切人。搖撼不動。喚作本分事。錯。

舉石梯一日侍者請師入浴。梯云。既不洗塵。亦不洗垢。浴作什麼。者云。請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後來。梯乃笑。

佛鑑拈云。石梯年老。侍者年少。雖然老少不同。其奈頭腦相似。

正覺云。呵呵。語是心苗。鶴膝蜂腰。

佛海云。要識透網金鱗。只者是。

舉石梯一日侍者問。生滅純真時如何。梯豎起拂子。者云。此猶是生滅在。梯云。汝太唐突人。者云。承和尚慈悲之故。梯云。我不慈悲。又作麼生。者乃奪拂子豎起。梯云。小慈妨大慈。

佛鑑拈云。生滅純真。拈頭作尾。純真生滅。拈尾作頭。雖然頭尾相應。畢竟難存終始。且道石梯豎起拂子。與侍者豎起拂子。

是同是別。良久豎起拂子云。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

正覺云。一種是弄精魂。這兩個較些子。

佛海云。將謂是慈悲那。低聲低聲。未必善因。不招惡果。

舉欽山有僧來參。山翹起一足云。這一足特為闍梨。僧亦翹一足。山云。不是欽山也大難。僧遶禪床一匝。便出。山云。不道無人知此事。只是少有與麼。僧云。可謂好心不得好報。山低聲召云。闍梨闍梨。僧云。欽山名遠。欽山名遠。山云。矮子看戲。隨人上下。

佛鑑拈云。欽山翹足。輟已惠人。這僧見機。恭而無禮。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正覺云。欽山此機。知之者少。這僧雖則隨人上下。其奈然諾分明。

佛海云。佛鑑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只知特為闍梨。又被闍梨特為。一酬一唱。載賡載歌。是則禮上往來。非則矮子看戲。

舉德山侍者。來參欽山。纔禮拜。山把住云。還甘欽山恁麼也無。者云。某甲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山放却云。一任你祇對者撥開筈云。且聽某甲通氣一上。山云。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也用不著。者云。久委欽山不通人情。山云。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

佛鑑拈云。德山醋醞。曾喫知酸。恩大難酬。以德報德。只如這僧。恁麼祇對。畢竟如何。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正覺云。侍者車不橫推。欽山理不曲斷。莫道王法無私。不是海行條貫。

佛海云。欽山喫德山痛棒。恩怨不分。今日侍者到來。如何祇麼放過。山僧忍俊不禁。為他索取一頓。拈起拄杖。又靠云。休休。未有涅槃堂在。

舉欽山入浴。見僧踏水車。上來問訊。山云。幸自轆轤地。何須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山云。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山以手作撥開眉勢。僧云。和尚又如何得與麼。山云。我與麼。你便不與麼。僧無語。山云。索戰不勝。一場氣悶。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山云。我為你擔取一半。

佛鑑拈云。是則轆轤地轉。其奈車下無水。何以得知。你看欽山。盡日澡浴。渾身徹乾。

正覺云。說甚麼擔取一半。這僧獨獲全籌。何故。不見道。幸自轆轤地。

佛海云。這僧與麼也轉轆轤地。不與麼也轉轆轤地。纔到與麼不與麼處。却似截水停輪。且過在什麼處。

舉欽山一日在殿上看花次。有環上座來問訊。山拈起花云。是世界非世界。並從此去。環云。只此手中底。從何處去。欽山與一擲云。手中底是什麼。環云。因和尚致得某甲喫擲。山云。若恁麼。欽山還你一擲。山便近前。環云。欽山也無端。山云。世間還有過我者也無。環云有。山云。誰。環拈起袈裟角云。空劫已前。誰人辨得。山近前云。除却環公。未有人敢與麼。便以衣袖遮面而出。到前廓云。空招此患。環云。苦苦。山云。如今不苦。更待何時。良久云。汝且道。苦在什麼處。環無語。山云。雷聲甚大。兩點全無。

佛鑑拈云。可惜放過這老漢。當初待伊將面近前。便與毒擲兩掌。忽然知得來處。決定須知手中底去處。乃豎拂子云。還知得來處了也無。良久云。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張弓射尉遲。正覺云。是世界非世界。環公驀地上鉤來。與一擲還一擲。無端招得重重苦。苦在什麼處。啞子喫瓜佛海云。拈一放一。欽山慣用此機。見三下三。環公的是好手。如个長蛇陣。首尾中間。被環公打得透了。無端轉腦回頭。不覺弓折箭盡。

舉欽山與巖頭雪峯。過江西行脚。到一店上喫茶。欽山云。不會轉身吐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與麼。我今日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山云。兩個老漢。話頭也不識。頭云。什麼處去也。山云。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云。看看。山云。巖公且致。存公作麼生。峯畫一圓相。山云。不得不問。頭笑云。太遠生。欽山云。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佛鑑拈云。欽山雖解轉身通氣。亦未得茶喫分。何也。話在。正覺云。欽山平地干戈。二老將行伍錯亂。末後收旗斂鼓。且得勝負一般。然雖如此。任使將軍全得勝。歸時還少去時人。佛海云。不會轉身吐氣。不得茶喫則固是。會轉得身吐得氣。因什麼。亦不得茶喫。公案見在。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佛鑑云險)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山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致。試與欽山發箭看。(佛鑑云險)良無語。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安云。良公雖解放箭。要且不中的。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去。(佛鑑云險)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舉似欽山。山云。良公早解恁麼道。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也不是好心。亦須自看始得。

佛鑑復拈云。若識得三險道理。便能一鏃破三關。還有麼。有則出來。為你發箭。良久云。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鵰人。

正覺云。良公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欽山向射堞背後藏身。同安雖不是好心。善解日機銖兩。佛鑑連下三險。不甘箭過新羅。若要確實商量。須向一鏃未舉已前明取。明後如何。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歸。

佛海云。良公龍頭蛇尾。祇因副箭不來。欽山活剝生吞。蓋為關中有主。且道。關中主。是什麼人。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舉欽山一日。見僧來。豎起手云。開即成掌。五指參差。

復握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你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豎起

拳。欽山云。你只是个無開合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山

云。我若接人。共你相似。僧云。特來參和尚。也須吐露个消息。

山云。汝若特來。我須吐露。

僧云。便請。欽山便打。其僧無語。山云。守株待兔。枉用心神。

佛鑑拈云。掌亦是手。握亦是手。商量个什麼。乃舉一足云。只如展亦是脚。収亦是脚。疾走亦是脚。緩行亦是脚。無高無下。不許商量。且道。與欽山。是同是別。良久云。他日莫道欽山智海。手脚為人好。

正覺云。欽山老人垂慈落草。太煞老婆。與个襁褓小兒作戲。當時待他舉起拳。但道哆哆和和。它若悟去。免得枉用工夫。

佛海云。垂竿拋釣。意在鯤鯨。負命上鈎。得个跛鱉。是英俊底。別作商量。乃舉手云。展開也。山河大地。握定也。水泄不通。且道。開底是。握底是。若道開也是手。握也是手。我也知。你死水裏作活計。

舉投子。太原孚上座來參。投子云。久響孚上座。莫便是麼。孚作掌勢。投子云。老僧招得。孚便出去。投子云。且聽諸方斷看。孚却回。投子便打。

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莫是投子招得麼。

佛鑑拈云。投子老兒。威風凜凜。虎視眈眈。坐斷一方。四海望崖而退。無何。落在孚上座陷穽中。出不得。如何出得這老漢。試下一轉語。

正覺云。孚上座和身送出。投子棒也不得全機。若聽諸方斷看。恰是。投子招得。玄沙與麼道。也是曲肘不向外。

佛海云。將謂是浴下鼠子。由來是草裏大虫。投子若無生擒活捉底爪牙。也大難當。祇玄沙大師。也是扶強不扶弱。

舉巨榮禪客參投子。子云。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耳目。汝為什麼。來見山僧。僧云。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人得與麼勿碑記。僧遶禪床一匝。便出。子云。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

佛鑑拈云。將錯就錯。且道賓家將錯就錯。主家將錯就錯。識休咎漢。向這裏。緇素分明。一任橫行天下。點檢諸方。

正覺云。山僧若是這僧。便好向道。猶哩。

佛海云。別機宜識休咎。兵刃交接。弃之而回。不知進退存亡。往往觸體遍野。

舉僧到投子。方問訊。子把住云。還知性命。在老僧手裏麼。僧云。氣急殺人。子放却云。通汝氣。放汝命。僧云。草草悞及於人。子云。行脚人到東西。多是不稱主人意。僧云。就中和尚無慈悲。子云。低聲低聲。僧云。亦諱不得。子云。客作漢。

佛鑑拈云。投子半斤。這僧八兩。定盤星上爭些子。雖然如是。得便宜是落便宜。

正覺云。投子老人氣宇雄雄。這僧一向。抱頭撮脚。若論展事投機。慈悲何在。雖然如此。世事若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

佛海云。如穿楊箭。百發百中。一發不中。百發皆廢。者僧向低聲低聲處。下得一喝。管取明窻下安排。

舉趙州來參投子。至相城縣見子。州云。莫是投子庵主麼。子云。茶鹽錢。布施我。州先去庵內。投子後携油瓶歸。州云。久響投子。到來只見个賣油翁。子云。你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子提起油瓶云。油油。

佛鑑拈云。趙州探竿在手。投子影草隨身。鬧市相逢。彼此平出。雖然如是。且道庵中相見事如何。良久云。雲月宛然同。溪山還有異。

正覺云。傾盖相逢。明月清風。何故。莫恠道。相識滿天下。

佛海云。趙州只管理會。抱猛虎乳邊子。扶蒼龍頷下珠。不管投子命若懸絲。

舉僧問投子。春雨霖霖。百草為什麼不抽芽。子云。芭蕉只麼長。佛鑑著語。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子云。去年端午。今年亦然。僧云。畢竟如何。子云。故非同別。誰說前後。佛鑑著語云。兩段不同。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子云。仲春漸暄。僧云。如何是第一月。子云。孟春猶寒。

佛鑑復拈云。只如投子。如此答他。是答他理。對他事。為復理事無礙。雪上加霜由自可。泥中洗土更愁人。

正覺云。也曾年少也風流。喜對兒孫誇白頭。自笑自歌還自樂。休將眉鎖為人愁。

佛海云。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同稚子歌。

舉湖州道場。僧問如何是教意。場云。闍梨日日看。僧云。如何披究。場云。朗月鋪霄漢。山河勢自分。佛鑑著語云。信受奉行。僧問如何是聞性不隨緣。場云。汝試聽看。僧禮拜。場云。聾人也唱

胡家曲。好惡高低自不聞。僧云。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場云。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佛鑑著語云。月明不為夜行人。僧問虛空闊多少。場云。太多知生。僧云。未審其中事若何。場云。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佛鑑著語云。和盲忞訴瞎。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場云。明鏡當臺鸞鳳舞。不知身影本來雙。佛鑑著語云。賊身已露。

佛鑑復拈云。賓家能切琢。主家能琢磨。能知賓與主。見鴨便見鵝。

正覺云。道場四轉語。不可雷同。直如四印。一印如印印泥。紋彩成現。一印如印印水。隨有隨無。一印如印印空。不露蹤跡。一印如金箱玉寶。非大王命。誰敢正眼觀著。有人於此擇得。可謂玉石分。其或不然。玉石俱焚。

佛海云。凡有問答。無非草窠裏。作活計。唯有道場。較些子。何故。能引人入草。又能引人出草。且此四轉語。那个是入草句。那个是出草句。若也辨得。朗月鋪霄漢。山河勢自分。若也不會。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

舉僧問靈雲。君王出陣時如何。雲云。郭璞葬熊耳。僧云。如何是郭璞葬熊耳。雲云。坐見白衣天。僧云。當今何在。雲云。莫觸龍顏。

佛鑑拈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靈雲見桃花便悟。名不虛傳。如何辨的。不見他道。郭璞葬熊耳。

正覺云。君王既出陣。誰敢觸龍顏。郭璞葬熊耳。坐見白衣天。已是觸了也。

佛海云。這僧有拔山之力。有盖世之氣。而無天命竟。為靈雲所擒。

舉僧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雲云。露柱懷胎。僧云。分後如何。雲云。如片雲點太清。僧云。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僧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僧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云。猶是真常流注。僧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云。如鏡常明。僧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雲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雲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佛果拈云。透到不疑處。用到無事處。一主一賓。一挨一拶。若非透徹淵源。爭能入理深談。到恁麼田地看。今時只覓个如鏡常明底。尚不可得。何況打破鏡來。還委悉麼。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正覺云。雲從龍。風從虎。以類相求。這僧問處。盡始盡終。靈雲中間。似斷復續。及乎末後。打破鏡來相見。正如師子返擲。

所以佛果云。透到不疑處。良有旨哉。何故如此。修心已到無心地。猶帶桃花兩臉紅。

佛海云。混沌未判之前。既分之後。如是絲來線去。可謂入理深談。中間兩處默然。却又如何理論。直饒打破鏡來。也不為你說破。

舉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又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鑿得个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佛果拈云。二老向泥水窟裏。披沙揀金。驀然突出个如意寶。雖然只鑿得个不恁麼。未鑿得个恁麼。

若鑿得个恁麼。直饒千聖萬聖。(萬聖千聖)出頭來。也須齊立下風。且如何是鑿个恁麼。手提殺佛金剛劍。誰問文殊與普賢。

正覺云。不與麼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瞞。如如理事誰相悉。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佛海云。鏡清理上橫身。曹山事上出手。荊山美璞。得切磋琢磨之功。有連城不換之貴。且清虛之理。還有恁麼不恁麼也無。不見道。官不容針。

舉僧問曹山。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山云。包含萬有者是。僧云。為什麼。不宿死屍。山云。絕氣息者不著。僧云。既是包含萬有。為什麼。絕氣息者不著。山云。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僧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山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山云。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佛果拈云。達觀之士。大用現前。辯似懸河。心如明鏡。纖毫悉照。至鑿無遺。至於正去偏來。一切善能回互。雖則入理深談。宛有衲僧巴鼻。只如今時參問兄弟。若窮到絕氣息處。已是難得。尚有萬有非其功在。直饒得到萬有非其功處。尚有包含萬有在。縱更得到包含萬有處。爭奈龍王按劍何。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龍王按劍。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正覺云。包含萬有。不宿死屍。功用既絕。氣息俱非。日冷月熱。斯言可移。龍王按劍。妙翅失威。何也。一家不知一家事。

佛海云。無滲漏。絕功勳。回互正偏。一切自在。圓悟云。今時參問兄弟。若窮到絕氣息處。已是難得。尚有萬有非其功在。直饒得到萬有非其功處。尚有包含萬有在。縱更得到包含萬有處。爭奈龍王按劍何。

報恩即不然。若善參問。便有絕氣息底道理。到絕氣息處。便有包含萬有底道理。若到包含萬有處。便有萬有非其功底道理。喝。假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林。

舉僧問曹山。國內按劍者誰。山云。曹山。僧云。擬殺何人。山云。不但一切總殺。僧云。忽遇所生父母。又作麼生。山云。揀個什麼。僧云。爭奈自己何。山云。誰奈我何。僧云。為什麼不自殺。山云。直是無下手處。

佛果拈云。究本末。識機宜。別錙銖。善回互。則不無曹山。要且不免入泥入水。當時待伊道。何不自殺。好與本分草料。更說什麼無下手處。遂拈拄杖云。焯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

正覺云。按劍者誰。一身非兩役。無下手處。直道不容私。若論偏正倒邪。能事畢矣。更要始終全節。猶欠一機。具眼者。試點檢看。

佛海云。曹山按劍而不用。蓋其門風。宛轉回互。善終善始。只好向伊問。擬殺何人處。便與一刀兩段。免教人道。入泥入水。猶欠一機。

舉僧問曹山。四山相逼時如何。山云。曹山在裏許。僧云。未審還求出也無。山云。在裏許。即求出。

佛果拈云。一等放行。不妨有漚和垂手方便。爭奈尚欠把定工夫在。若是蔣山。或有人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只對道。包含萬有。待他道。未審還求出也無。對云。正眼頂門開。

正覺云。曹山門風。出入互換。不妨奇特。子細點檢將來。莫道前言不副後語。

佛海云。圓悟云。一等是放行。不妨有漚和垂手方便。爭奈欠把定工夫。有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只對道。包含萬有。未審還求出也無。正眼頂門開。曹山放行。圓悟把定。天寧也入一分。四山相逼時如何。五鳳樓前。還求出也無。須彌頂上。

舉僧問曹山。幻本何真。山云。幻本元真。僧云。當幻何顯。山云。當幻即顯。僧云。恁麼則同於幻化去也。山云。了幻化。不可得。

佛果拈云。半寸快刃。是處割截。一點明燈。應時破暗。曹山解向窠窟裏。打破窠窟。遂見著著有出身之機。正當恁麼時。如何履踐。到得清虛安穩地。用時全不費工夫。

正覺云。這僧問來。孝順用力少。曹山答去。棒打石人頭。

佛海云。等是騎賊馬奪賊鎗。曹山甚奇特。不費腕頭些子力。二邊門戶向中開。

舉僧問曹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云。曹山肚不大。

佛果拈云。虛空裏架漏。不妨却有包含。若是蔣山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對云。清涼寶山萬菩薩。

正覺云。這二老宿。與麼對話。可謂同途不同轍。若人問山僧。如何是無相道場。但對云。黑漆桶裏貯墨汁。半夜歸來染皂帛。山僧與他。同轍不同途。利害在什麼處。試點檢看。

佛海云。塑也塑不成。畫也畫不就。當機不薦。對面千山。咄。不得鑽龜打瓦。

舉谷山問秀溪。聲色純真時如何。溪云。椀鳴作麼。谷山從東過西立。溪云。若不恁麼。則禍生。谷却從西過東立。溪下禪床行三五步。谷把住云。聲色純真。又作麼生。溪與一掌。谷云。百年後。要個人下茶也無。溪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大笑。

佛鑑舉了。呵呵大笑云。也大好笑。有甚好笑處。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正覺云。且問詩道什麼。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佛海云。二老聲色裏相見。聲色外威儀。在衲僧無星秤子上。一个半斤。一个八兩。若不信。遂橫按拄杖云。看看。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舉逍遙一日上堂。鹿西侍立。乃云。念念攀緣。心心永寂。遙云。昨日亦有人。恁麼道。西云。道什麼。遙云不知。西云。請和尚道。遙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遙云。大眾且看。直是頂門上具眼。也鑿他不破。

佛鑑拈云。老僧雖頂門上無眼。也驗得你骨出。何也。古墓毒蛇頭帶角。南山猛虎尾[髟/查]鬚。

正覺云。念念攀緣。心心永寂。逍遙布个窠段。未上棚來。却被鹿西攙了。賴值好个出場。直得兩彩一賽。大家熱樂。然雖如此。个中不具頂門眼。爭鑿心心向上機。

佛海云。頂門具眼。鑿鹿西甚易。鑿逍遙却難。何故。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舉福州報慈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臥龍。慈云。在彼多少時。僧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為什麼在彼許多時。僧云。師子窟中無異獸。慈云。汝試作師子吼看。僧云。某甲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慈云。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佛鑑拈云。報慈打草。只要驚蛇。誰知青叢之下。有踞地金毛。雖然箭在弦上不發。事豈徒然。明眼禪人。也好看取。

正覺云。似則也似。是則不是。據令而行。賓主俱無存泊處。何故。話墮也。

佛海云。臥龍奮迅。獅子嘖呻。別是風規。不傷物義。而今有一人半人。與麼去。棒折也不放。

舉僧問翠巖。爐上香煙郁郁。庭前花木芬芬。去此二途。如何是翠巖境。巖云。喬松直透雲中翠。當檻凌霄夾竹寒。僧云。如何是境

中人。巖云。只見白雲來遶坐。不知世上幾千年。僧云。翠巖人境。蒙師指。學人禮拜謝師恩。巖云。你得個什麼。

佛鑑拈云。這僧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翠巖解使不由家富貴。風流何在著衣多。

正覺云。這僧將輕煩重。翠巖降尊就卑。這僧禮拜謝恩。兒恭心很。更問伊。得個什麼。大似與賊過梯。賴值放過。

佛海云。這僧盤桓墻宇。極目庭除。翠巖剖破藩籬。騰身霄漢。你得個什麼。好向道。只見白雲來遶座。不知世上幾千年。

舉僧問翠巖。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巖云不點。僧云。為什麼不點。巖云。恐汝落凡聖。僧云。乞師至理。巖云。侍者點茶來。

佛鑑拈云。翠巖慈悲心大。為人膽小。智海不是膽大。且要古人話行。向你諸人頂上一點。且看如何。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凡者自凡。聖者自聖。莫認精魂。便當性命。三十年後。悟也不定。卓拄杖下座。

正覺云。還識翠巖丹麼。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佛海云。還丹至理。翠巖一時用了也。為什麼。勞而無功。

舉京兆華嚴。僧問。既是長老。為什麼却後生。(佛鑑着語云。錯佛海着語云。是)巖云。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階下老朝臣。(錯是)僧問。

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巖云。貪遊六宅戲。不覺國內傾。(錯。是)僧云。正登九五時如何。巖云。珠簾齊捲上。四相集朝儀。(錯。是)僧云。登九五後如何。巖云。金箱排玉印。御輩四方歸(錯。是)。

佛鑑復拈云。此五个錯字。有褒有貶。有親有疎。若人於緇素分明。不唯親見古人。亦乃具衲僧眼目正覺云。不見道。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只是莫觸諱。

佛海復云。佛鑑著五个錯云。有褒有貶。有親有疎。山僧著五个是。與古人同途不同轍。同轍不同途。若於此緇素分明。古之今之性命。在你諸人手裏。

舉鹽官問座主。蘊何經論。主云。講華嚴經。官云。經中有幾種法界。主云。略說有四種。廣說則重重無盡。官豎起拂子云。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中収。主無語。官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窟裏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

佛鑑云。鹽官以強凌弱。則且致。如何道得一轉語。免他道鬼窟裏活計去。良久云。劔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正覺云。好個無盡法界。被鹽官撮顛拗却。然雖如此。自家飛絮猶無定。剛把長條繫別人。

佛海云。假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今日不入思惟。代座主拔本去。乃舉拂子云。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中収。白云。放下

著。

舉大珠問座主。蘊何經論。主云。講金剛經。珠云。金剛經是誰說。主云佛說。珠云。若言如來有所說。則為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語。

佛鑑拈云。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座主當時若道得這兩句語。大珠須倒退七步。

正覺云。山僧若在。只向伊道。也許和尚讀得熟。

佛海云。若不是這座主。泊費分疎。

舉大珠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三昧經。珠拈起拄杖云。這個是三昧。不是三昧。主無語。珠云。老僧事繁。不打能得你。

佛鑑代僧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正覺云。山僧若是座主。向道。和尚自領這一問。

佛海云。大珠不是事繁。不能打得這僧。是這僧喫棒未得在。

舉子胡問劉鐵磨。久響劉鐵磨。莫便是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子胡便打。

佛鑑拈云。子胡棒頭有眼。只為權柄在手。劉鐵磨皮下有血。饒他竿木隨身。雖然柔弱勝剛強。要且話在。

正覺云。左轉右轉。動是若因。和尚莫顛倒。身端影直。

佛海云。不重子胡放。祇重子胡収。

舉僧問子胡。如何是子胡境。胡云。你眼裏著得沙麼。僧云。大小子胡。境也不識。胡云。老僧不諱此事。僧便出去。胡云。今日好个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僧云。賴遇某甲是僧。胡云。禍不單行。

佛鑑拈云。衲僧家。尋常眼裏著得須彌山。泊到子胡境內。沙也容不得。良久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正覺云。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

佛海云。可惜放過。當初他道。賴遇某甲是僧。不消个作麼生。若跳得出。却許伊是。半个瞎漢。

舉九峯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峯云。深夜眾星皆拱北。庭前花發滿階紅。如何領會。峯云。出去。

佛鑑拈云。大似按牛頭喫草。

正覺云。九峯老人與麼答這僧。不遷義。在什麼處。會麼。中箭還似射人時。

佛海云。者僧知九峯言下放行。又知九峯聲前把定。因甚却領會不得。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舉僧問九峯。如何是不壞身。峯云正是。僧云。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峯云。適來曲多少。

佛鑑拈云。若教頻下淚。東海也須乾。

正覺云。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捩得鼻頭辛。
佛海云。看他九峯。一似與兩歲兒子。唯諾相似。爭奈拍拍是令。

舉僧問九峯。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峯云。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麼。僧云。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峯云。演若迷頭心自狂。僧云。還有不狂者無。峯云。有。僧云。如何是不狂者。峯云。突曉途中眼不開。

佛鑑拈云。九峯大施門開。來者不拒。雖然如是。寒者求衣則與扇。飢者求食則與鹽。或有人問智海[妳-女+口]。乃喝云。齷漢。

正覺云。寒谷生洪律。潛施拯濟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
佛海云。巨嶽何曾乏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參尋喜有得力句。突曉途中眼不開。且居門外。

舉僧問九峯。如何是道。峯云。見通車馬。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峯便打。僧禮拜。峯便喝。

佛果拈云。這僧半明半暗。九峯全放全收。雖則垂手為人。不廢銀山鐵壁。諸人還會麼。電光石火存機變。堪笑人來捋虎鬚。

正覺云。只在半途。

佛海云。石火裏開張。電光中收卷。見成賣買。價數廝當。且道是什麼。行貨馬道人墨。

舉僧問九峯。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峯云。乾坤在裏許。僧云。乾坤眼何在。峯云。正是乾坤眼。僧云。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峯云。若不恁麼。髑髏前見鬼無數。

佛果拈云。須知恁麼中。有不恁麼。其奈用時却恁麼。不恁麼中有恁麼。其奈用時却不恁麼。方始得離見絕情。超宗越格。若也善能參詳。許你頓出窠窟。

正覺云。一拳打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佛海云。九峯故是把得定。搖撼不動。却被个擔板師僧。攢得上樹。只得一句供通。若善參詳。始知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一絲毫。

舉僧問九峯。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峯指香臺云。面前是什麼。僧云。請師子細。峯云。不妨遭人點檢。

佛果拈云。細如米末。冷如冰雪。若非二俱作家。未免傷鋒犯手。雖然如是。蔣山則不然。忽有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對云。拈起大地山河。透出十方三際。

正覺云。若人問山僧。眼不到色塵時如何。但道猛虎終不食伏肉。

佛海云。若不具金剛眼。泊被面前香臺子刺破。
舉僧問九峯。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峯云。汝無大人力。僧云。如何是大人力。峯云。對境心不動。僧云。適來為什麼道。汝無大人力。峯云。在舍只言為客易。臨筌方覺取魚難。

佛鑑拈云。紅粉易粧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正覺云。鸚鵡叫煎茶。與茶元不識。

佛海云。幾度被人曾脫漏。從今不敢聽虐聲。

舉僧問九峯。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否。峯云是。僧云。如何是真。峯云。不雜食。僧云。如何是妄。峯云。起倒攀緣。僧云。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峯云。不敬功德天。誰怕黑暗女。

佛果拈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豈不見道。真不立妄本空。還知九峯為人處麼。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掃。

正覺云。是真是妄。披金擇沙。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佛海云。這僧沙裏揀金。九峯泥裏洗水。泥裏洗水。泥水區分。沙裏揀金。金沙不混。金沙不混。求出頭處何太迂回。泥水區分。示出身機。不妨切當。雖然九峯門下即可。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有說真說妄底來。咩咩。

舉僧問九峯。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峯云。與心合道。僧云。畢竟如何。峯云。土上覓泥由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

佛果拈云。九峯一等是慈悲。直得赤心片片。爭奈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若是蔣山即不然。十二時中。如何合道。與心合道。畢竟如何。切忌捏目生花。

正覺云。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觜對觜。

佛海云。與心合道。土上加泥。此外別求。離波求水。這僧向什麼處去也。

舉僧問九峯。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峯云。更問阿誰。僧云。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峯云。須彌頂上戴須彌。

佛果拈云。畫也畫不成。捏也捏不就。且道是個什麼。須彌頂上戴須彌。

正覺云。二老漢。將謂到那裏佛海云。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舉僧問九峯。如何是不遷義。峯云。東生明月。西落金烏。僧云。非師不委。峯云。理當即行。僧禮拜。峯便打。僧云。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峯云。來處不明。須行嚴令。

佛果拈云。大眾還委悉麼。碁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

正覺云。若是山僧。即不然。一白遮百醜。

佛海云。兩個馱子相逢著。世上由來無直人。
舉僧問九峯。九峯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峯豎起拂子。僧云。大眾側聆。願垂方便。峯云。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鈎。僧云。若不久參。那知今日。峯云。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

佛果拈云。這僧一向詐明頭。九峯忒瞞老婆心。若據本分。待伊問請師提唱向上宗乘。好與擗脊便打。何故。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正覺云。不見道。今古咸知九峯一路。

佛海云。這僧三度上來。也要討棒喫。奈九峯通身手眼何。
舉九峯上堂云。常住法身。不生不滅。僧便問。既是不生不滅。為什麼六道輪迴。峯云。為有心故。僧云。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峯云。以虛空心。合虛空理。僧云。證後如何。峯云。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云會麼。僧云不會。峯云。禮拜著。

佛果拈云。將權顯實。以實制權。南州打到北州頭。東土移來西土看。看他一期間。逞俊垂慈。不妨閑暇。若不得下梢泊嶮。匙挑不上也。諸人還會他道禮拜著麼。若會去。任從三界轉。若也不會。徒聽四生奔。

正覺云。共嗟綿掛棘。誰解鉢吞針。

佛海云。堆薑賣豉。雖則鬧熱。若無後著。討甚九峯。
舉南陽忠國師。有座主問。宗門中傳持何事。師云。座主傳持何事。主云。也曾傳持三經五論來。師云。總是師子兒。主禮拜出去。師召座主。應喏。師云。是什麼。主無語。

佛鑑拈云。是則是。師子兒。只是爪牙未備。爪牙若備。何處更有國師也。

正覺云。雲裏鴈。釜中羹。滋味不多爭。

佛海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

舉百法座主。問忠國師。禪宗畢竟。將何為真實。國師良久。主再問。國師云。大德不唯講經。兼有佛法眼目。主禮拜出去。國師召云。大德。主回首。國師云。莫錯認定盤星。

佛鑑拈云。若是个惺惺座主。只向國師道。不重和尚道德孤高。只重和尚佛法眼目。

正覺云。秤也無。說什麼星。

佛海云。將欲奪之。必先與之。子細看來。國師空費許多氣力。作麼。也是錯認定盤星。

舉丹霞訪國師。值國師睡次。只見侍者耽源。霞問國師在否。源云。在只在。只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源云。莫道上座。佛

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耽源舉似國師。師打二十棒。霞聞乃云。不謬為南陽國師。

佛鑑拈云。老倒南陽不識唆。丹霞得便每相過。一朝龍鳳親生子。四海人傳家不和。

正覺云。丹霞哀浪探珠。國師隔牆見角。若非侍者惺惺。爭見國師尊重猶哩。

佛海云。國師連城之壁。雖復全歸。至竟丹霞什麼心行。舉丹霞一日又訪國師。纔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國師云。如是如是。霞近前三步。國師云。不是不是。霞遶禪床一匝。便出去。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个人也難得。

佛鑑拈云。賓主相見。欲展不展。退後進前。禮過成諂。猶幸南陽老而不耄。

正覺云。國師縱奪舒卷。丹霞飲氣吞聲。然雖如此。胷中憤氣盤不得。一夜虹霓萬丈高。

佛海云。國師於沒絃琴上。轉調移聲。丹霞向無影枝頭。開花結果。說甚三十年後。今日看來。猶欠一著。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佛法大意。國師云。文殊堂裏萬菩薩。僧云不會。國師云。大悲手眼。

佛鑑拈云。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得者飽齣齣。

正覺云。奇怪南陽國師。何止聞一知十。

佛海云。要見國師落處麼。面皮厚三寸。

舉杉山問僧。甚處來。僧擬開口。山以痒和子。驀口打。僧打筋斗出去。山云。如是如是。僧云。和尚話頭也不識。山云。老僧住持事繁。僧哭蒼天出去。

佛鑑拈云。若非杉山。腕頭著力。爭能打發這僧話頭。這僧若無師子爪牙。豈解嘖呻返擲。雖然如是。笑殺傍觀。

正覺云。亂草裏。一莖涎麻。

佛海云。擬著便打。作家宗師。點著便行。劄利衲子。只是未在。

舉長沙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相見。沙云。如死人手。僧云。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沙云。如死人眼。

佛鑑拈云。長沙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蔣山即不然。上上人來。如何接待。水長缸高。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泥多佛大。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點檢看。

正覺云。死人手。血脉通身。死人眼。睛光遍界。若只作一句體解。辜負長沙。落二落三。却是長沙辜負佛海云。死人手。反覆

如如。死人眼。明暗了了。雖然猶是閉門作活。未能開閣延賓。如今有問。上上人來。如何相見。杖頭挑日月。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正眼頂門開。

舉僧問長沙。如何是無情說法。沙指東邊露柱云。者个說得。僧云。什麼人得聞。沙指西邊露柱云。者个得聞。僧云。和尚還聞否。沙云。我若聞。教誰舉話。

佛鑑拈云。長沙雖指東劃西。大似認鐘作甕。諸人要會端的意麼。汲水僧歸林下寺。待舡人立渡頭沙。

正覺云。長沙老人已能造始。不能繼終。當時待他問。和尚還聞否。劈耳與一掌。却問伊。聞麼。他若悟去。方見大虫手段。

佛海云。長沙答話。兩段不同。佛鑑拈提。一狀領過。

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沙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僧云。不問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南泉遷化後。向什麼處去。沙云。教伊尋思去。僧云。想師只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沙不對。僧云。謝師答話。沙亦不對。

僧舉似三聖。聖云。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此。待我自去。問過始得。來日三聖去問。昨日和尚對這僧話。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沙亦不對。又問。如何是第二月。沙云。不真有。聖禮拜。沙乃有頌。也大奇也大奇。一月真中兩月疑。見與見緣無自性。寂常誰是復誰非。

佛鑑拈云。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

復因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再拈云。山僧為你。說个譬喻。如人問天台路。却指伊向南嶽去。人問五臺路。却指伊向峨嵋去。一日長安城裏。五鳳樓前。相見。祝融石橋文殊普賢一時游遍。乃豎起拂子云。要見祝融石橋文殊普賢麼。盡在山僧拂子頭上。會得殊途同歸。不會且莫隨言生解。

正覺云。長沙老人到這裏。不無綿密。大似披沙擇金。若非匠眼通明。未免金沙俱拂。

佛海云。問東答西。言中有響。光前絕後。句裏藏鋒。要知端的去處麼。更資一頌。也大奇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未免隨人說是非。

舉小隱峯僧問。神光照破乾坤眼。內外中間事若何。峯云。闍梨不妨好眼。僧云。恁麼難見。亦被我師拈出。峯云。低聲低聲。這裏巡院不遙。僧便喝。峯掩却口。僧云。老和尚被我一喝。直得目瞪口喏。峯便喝。僧掩耳出去。峯云。這姦人細作。

佛鑑拈云。這僧不妨好眼。隱峯更是好眼。乾坤眼撞著驗人眼。參學眼。擇法眼。眼眼相照。綿綿不漏。蚌[虫*喬]相持。却落

漁人之手。這裏著一隻眼。蔣山許你具眼。要知麼。龍吞千載月。腦有夜明珠。僧無十年學。不獲聖法財。

正覺云。隱峯心虛辭屈。這僧掩耳偷鈴。照破乾坤底眼。在什麼處。須是向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方堪辨明此事。苟忽不然。孔明不就中原計。千載空留八陣圖。

佛海云。立問辨主。是驗人眼。因語識人。是擇法眼。

更饒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總是內外中間事。作麼生是照破乾坤眼。

舉僧問黃龍。久響黃龍。到來只見个赤斑蛇。龍云。你只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僧云。如何是黃龍。龍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被伊食噉也。龍云謝子供養。

佛鑑拈云。黃龍若無後爪。性命泊落這僧手裏。正覺云。這僧好隻金翅鳥。只是眼飽肚中飢。黃龍雖然末後翻籌。也是死中得活。

佛海云。只管踏步向前。不知當面著賊。

舉僧問永明潛和尚。祖師西來。未審傳个什麼。潛云。傳个策子。僧云。恁麼則心外有法。潛云心內無法。

佛鑑拈云。心內心外。有法無法。稍稍參問底人。盡知端的。且道傳个策子。策子中。說什麼。試道看。

正覺云。永明傳个策子。心內無法。習氣不除。却是這僧。見得端的。何故。丈夫各有衝天志。

佛海云。心內心外。有法無法。拈向一邊。永明所傳者。是什麼策子。

舉僧問潛和尚。如何是惠日祥光。潛云。此去報恩不遠。僧云。恁麼則蒙師照燭去也。潛云。且喜沒交涉。

佛鑑拈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正覺云。渴鹿奔泉。

佛海云。這僧纔過永明門。便有三十捧分。何故。不合承虛接響。

舉僧問潛和尚。至理無言。假言詮而顯道。如何是顯道底言。潛云。切忌揀擇。僧云。如何是不揀擇。潛云。元帥大王太保令公。

佛鑑拈云。大好不揀擇。

正覺云。注脚分明。

佛海云。與麼答話。不得作揀擇會。不得作不揀擇會。必竟如何會。元帥大王。太保令公。

舉僧問潛和尚。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潛云。上座適來。豈不從廊下來。

佛鑑拈云。問著去處。便說來處。直饒來去處分明。須知不來不去。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事。待你遷化去。方始自知。

正覺云。尸假還魂。

佛海云。欲知去處。須知來處。知得來處。便知去處。也是拙人牽鈍鋸。

舉僧問百丈。抱璞投師。請師一決。丈云。昨日南山。虎咬大蟲。僧云。不謬真詮。為什麼不施方便。丈云。掩耳偷鈴漢。僧云。若非中郎鑿。還同野舍薪。丈便打。僧云。蒼天蒼天。丈云。得恁麼多口。僧云。罕遇知音。拂袖便出。丈云。百丈今日。輸却一半。佛鑑云。這僧雖得一場榮。別却一雙足。

至晚侍者問。和尚適來被這僧不肯了。便休去。丈便打。佛鑑云。好打討棒喫。侍者云。蒼天蒼天。丈云。罕遇知音。侍者禮拜。丈云。一狀領過。

佛鑑復拈云。百丈老人獨坐大雄。咳嗽生風。寰宇之中。誰敢觀著。纔被侍者捏著脚跟。直得兩手分付。雖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正覺云。百丈老人平欺這僧。果然輸却一半。却向侍者處拔本。侍者雖則一狀領過。爭奈罕遇知音佛海云。前頭輸却一半。後面拔得一半。

舉百丈有僧。從法堂上哭入。丈云。作什麼。僧云。父母俱喪。請師揀日。丈云。來日與你。一時埋却。

佛鑑拈云。百丈只解埋却。要且不解顯露。且道如何是顯露底句。拈拄杖。一時趨散。

正覺云。下坡不走。

佛海云。百丈杜撰。陰陽一時使著。只是不合妨害孝官。只麼死了。

舉趙州來參百丈。丈問。甚處來。州云。南泉來。丈云。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州云。無事之人。直教悄然去。丈云。悄然一句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州近前三步。丈便喝。州作縮身勢。丈云。大好悄然。州便出去。

佛鑑拈云。作家相見。彼此難搆。忙然悄然。進前縮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

正覺云。趙州老尋常劈竹機鋒。到這裏。自作自受佛海云。覲面提當機疾。悄然不問問忙然。進前縮後翻身出。者弄精魂漢。有什麼限。

舉南泉一日訪百丈。丈問甚處來。泉云。江西來。丈云。還將得馬大師真來麼。泉云。只這是。丈云。背後底[妳-女+口]。泉拂袖便出。

佛鑑拈云。一雙孤鴈博地高飛。兩隻鴛鴦池邊獨立。
正覺云。僧繇雖妙手。難邈十分全。
佛海云。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真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無風波自起。
舉陸巨大夫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夫云。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泉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佛鑑拈云。陸大夫以杖打虛空。一棒打一竅。猶賴南泉有補綴工夫。了無縫罅。
正覺云。會麼。內重外輕。公心合道。
佛海云。大夫如在夢中。復論夢事。始知身在床上。
舉南泉一日。與陸大夫看雙陸次。夫拈起骰子云。與麼不與麼。總不得。只信彩時如何。泉拈起骰子。擲云。臭骨頭一十八。
佛鑑拈云。大夫清官薄俸。食無求飽。才成家計。一擲賭了也。直得生涯索然。且道盤得本去麼。識彩底。代一轉語。
正覺云。不見道。只信彩。
佛海云。家無甌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也是尋常之用。今日陸大夫。因甚一場懨懨。
舉趙州一日。在樓上打水。南泉從樓下過。州以手攀欄。懸脚云。相救相救。泉敲胡梯云。一二三四五。州便下樓。至晚。却入方丈云。早來謝師相救。
佛鑑拈云。一人將錯就錯。一人看樓打樓。然雖如是。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正覺云。大小南泉。却被趙州釘殺脚跟。
佛海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舉趙州一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向山前檀信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
佛鑑拈云。若教頻下淚。東海也須枯。
正覺云。會麼。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佛海云。趙州恭而無禮。若不是王老師。泊被打破蔡州。
舉南泉一日上堂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阿誰買時。有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語。趙州云。來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
佛鑑拈云。遼天索價。著地相酬。也須是當行家始得。若非當行價例不等不成買賣。
正覺云。趙州雖然捨死價交易。南泉更無翻悔。
佛海云。爺賣身。子酬價。與諸方作話欏。雖然爭奈現成買賣何。

舉南泉一日上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各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拄杖。貶向二鐵圍山去也。趙州出云。未審。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便禮拜。

佛鑑拈云。大似無手人行拳。無口人叫喚。無手人掩著無口人口。無口人咬著無手人手。恁麼會得。

方知道。法性不動。動徧三界之中。至理無言。言滿四天之下。若也不會。紅塵飛碧海。白浪湧青岑。

正覺云。王老師故是無過。文殊普賢貶向二鐵圍山去也。直是有理難伸。雖然如是。且道趙州禮拜。意在甚處。此山磨滅。英靈乃絕。

佛海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華穿水浪無痕。

舉南泉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涅槃經。泉云。涅槃經中。以何為極則。主云。以如如為極則。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沙門。須向異類中行始得。

有僧舉似歸宗。宗云。雖向異類中行。不受異類中報。泉云。孟八郎。又恁麼去也。

佛鑑拈云。南泉倒拈蠍尾。歸宗順捋虎鬚。總具惡手脚。雖然二老漢鼻孔。今日盡在蔣山手裏。為甚如此。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正覺云。南泉歸宗。如萬斛舟中長年。乘虛架險。遍歷海涯。只為從來慣壓波浪。

佛海云。南泉隨鄉。歸宗入俗。直得面前。刀山岌岌。火聚炎炎。莫有臨危不悚底人麼。相隨來也。

舉南泉上堂。有僧方欲進問。泉云。婆婆之句。流布人間。僧云。和尚[妳-女+口]。泉咄之。

佛鑑拈云。南泉恰似會下碁人。自謂天下更無敵手。今日偶然頭撞。猶賴有末後一著。

正覺云。這僧抱薪救火。

佛海云。隨語一撈。見義勇為。應聲咄之。用得恰好。正是婆婆之句。流布人間。

舉南泉一日。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喫茶次。魯祖拈起盞子云。世界未成。便有這個。泉云。今時人只識這個。且不識世界。歸宗云。是。泉云。師兄莫同此見麼。歸宗拈起盞子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泉便作掌勢。歸宗便作受勢。

佛果拈云。魯祖簸土揚塵。南泉和泥合水。歸宗火亂灰飛。杉山坐觀成敗。還委悉麼。箭鋒相直不相饒。四人共拈一隻盞。

正覺云。說甚世界。成與不成。識與不識。四人共疑个盞子不了在。更被佛果次第鋪排。遮一火落在窠臼。至今出不得。莫有要

撲破盞子底麼。瞎。

佛海云。魯祖撥動煙塵。南泉歸宗三回合戰。勝負不分。總是世界裏。盞子邊伎倆。要識未拈時事。却許杉山依稀髣髴。

舉南泉有書。與茱萸云。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

僧便問。如何是寬廓非外。萸云。問一答百也無妨。僧云。如何是寂寥非內。萸云。覩對聲色者不是好手。

僧又問長沙。如何是寬廓非外。沙開目良久。進云。如何是寂寥非內。沙閉目。

僧又問趙州。如何是寬廓非外。州作喫飯勢。進云。如何是寂寥非內。州作拭口勢。

後僧舉似南泉。泉云。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

佛鑑拈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奈憐兒不覺醜。殊不知。三人。一人有足無目。一人有目無足。一人足目俱無。雖然如是。皆可與南泉為師。為甚如此。事理分明。

正覺云。奇怪好弟子。依樣畫貓兒。

佛海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茱萸長沙趙州。三人見處。總是齊眉共躅。當初接書。見說理說事時。不消道个這裏是什麼所在。管取超宗異目。

舉南泉與歸宗行脚。分路。煎茶相別次。泉云。三十年與師兄。揀擇諸方苗裔。忽有人問極則事。又作麼生。宗便趯倒茶鉢。泉云。師兄得茶喫。某甲未得茶喫。宗云。你作這個語話。滴水也難消。

佛果拈云。驚人之句。誰不悚然。有般底道。南泉搆他歸宗。機鋒不著。所以遭他呵叱。殊不知。行人要在青山外。蔣山不惜眉毛。與諸人下个注脚。南泉探頭太過。歸宗壁立萬仞。且道還有出身處也無。喝下須教三日聾。

正覺云。若論極則事。便不許喫茶。

佛海云。聞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唯歸宗較些子。今日却向南泉面前。失却隻眼。試點檢看。

舉趙州問南泉。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泉歸方丈。州云。這老漢。尋常口吧吧地。今日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侍者云。莫道和尚無語好。被州打一擗。云這一擗。合是王老師喫。

佛果拈云。明頭合。暗頭合。本分綱宗。據虎頭。收虎尾。作家手段。雖然如是。要且落在第二頭。

正覺云。南泉似个鐵山。針鑽不入。趙州幾乎一場懨懨。却借侍者鼻孔出氣。當時侍者。熱不采。伊看他作甚折合。

佛海云。那裏落節。這裏拔本。

舉僧問趙州。言詮不到處。請師直道。州云。老僧耳背多時。僧遶禪床一匝云。請師直道。州亦遶禪床一匝云。百千諸佛。皆從此門而入。僧云。如何是百千諸佛三昧門。州便打。

佛果拈云。持齏作啞。趙州慣用此機。逐色隨聲。這僧分明失利。更好與數十棒。也不為分外。何故。若不同牀臥。焉知被底穿。

正覺云。又道耳背。

佛海云。趙州相隨舉步。陣勢便圓。這僧舉步相隨。全軍俱陷。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佛法大意。州云。貓兒是一百五十文買。僧云。不問貓兒。如何是佛法大意。州云。這托子。是大王送來。僧云。謝師答話。州云。作家作家。僧拂袖便行。州云。作家師僧。天然猶在。

佛果拈云。趙州度量深明。神機隱密。有權有實。有卷有舒。這僧陷在重圍。泊嶮收身不轉。不見道。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

正覺云。這僧。曉機關。識陷穽。泊合向平田淺草裏喪却。

佛海云。這僧如飛騎將軍。脫身於虜庭。虜追之而不及。

舉道吾一日。指佛桑花。問僧。這箇何似那箇。僧云。直得寒毛卓豎。吾云。畢竟如何。僧云。道吾門下底。吾云。十里大王。

佛果拈云。以膠投漆。驗影知形。不諳正去偏來。爭解明頭暗合。還委悉麼。蝦蟇[跳-兆+孛]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

正覺云。道吾如牛王架車。任重致遠。這僧獨行空手。到處為家。雖然逆路相逢。各是一家生活。

佛海云。風前挂起教君看。不比樹頭乾葛藤。

舉道吾到裊樹。樹見來。臥不起。吾近前。將衣物蓋覆。樹云。作什麼。吾云。蓋覆。樹云。起即是。臥即是。吾云。總不是。樹云。總不是。又蓋覆个什麼。吾便喝。

佛果拈云。裊樹臥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掀翻路布。

正覺云。裊樹不起。傷風敗俗。道吾蓋覆。當甚慙懃佛海云。裊樹遭道吾蓋覆。至今起也起不得。

舉疎山和尚。有僧。為山造壽塔畢。來白山。山云。汝將多少錢與匠人。僧云。一切在和尚。山云。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僧無語。

後有僧。舉似大嶺。嶺云。還有人道得麼。僧云。未有人道得。嶺云。汝却回舉似疎山道。大嶺聞舉。有語云。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其僧回。舉似山。山

具威儀。望大嶺禮拜。歎云。將謂無人。大嶺古佛。放光射此間。雖然如此。也是朧月蓮花。

大嶺後聞此語云。我與麼道。也是龜毛長三尺。

佛果拈云。通方作者。千里同風。萬派朝宗。千途共轍。陳老師尋常道。老僧只有一劍。劍下有殺人之意。亦有分身之路。看他受用。剗割不妨。八面玲瓏。若不是疎山度量通方。爭見得金相玉振。只如道。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不可勞而無功。若將兩文錢與匠人。須是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始得。未免拖泥帶水。若將一文錢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直得水洒不著。疎山云。一似朧月蓮花相似。土曠人稀。已

是龜毛長三尺。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大眾且道。畢竟明什麼邊事。翻身師子大家看。

正覺云。疎山造塔行令。古今叢林標正。三錢酬酢相應。驀地傳聞大嶺。看看朧月蓮花。三尺龜毛相慶。是則古佛放光。非則尋聲弄影。佛果云。翻身師子大家看。咄。卓朔出羣哮吼難。

佛海云。疎山大嶺二古佛。放光交射。一人。因齋慶懺。帶水拖泥。一人借水獻花。拖泥帶水。若無朧月蓮花。龜毛三尺。總未免弄巧成拙。

舉石臼離烏臼。來參馬大師。師問甚處來。臼云。烏臼來。大師云。烏臼近日有何言句。臼云。幾人到此忙然。大師云。忙然一句且致。悄然一句。作麼生道。臼進前三步。大師云。我有二十棒。寄與烏臼。汝還甘否。臼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佛果拈云。草窠裏。撥出一個半個。有什麼共語處。雖然如是。猶放過一著在。

正覺云。且道。後句作麼生道。免得放過。

佛海云。石臼未到江西。已喫大師二十棒了也。更說甚甘不甘。何故。伊親從烏臼來。

舉蒲州麻谷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不審。谷又問。甚處來。僧云。珍重。谷下禪床。擒住云。這個師僧。問著便作佛法祇對。僧云。大似無眼。谷放手云。放汝命。通汝氣。僧禮拜。谷又近前把住。僧拂袖便行。谷云。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

佛果拈云。看他一挨一拶。一出一入。這僧雖善管帶。不昧始終。麻谷本分鉗鎚。等閑歷落。爭奈猶欠一著在。敢問諸人。且道是賓家欠。主家欠。試請辨看。

正覺云。欠則是欠。要辨不難。只是難道。若也道得。人事佛法。兩兩周旋。若道不得。賓家主家。一時敗闕。

佛海云。麻谷擒縱頗勞。這僧羅籠不住。不作佛法話會。必竟這僧。從甚處來。

舉披雲和尚。來參麻谷。谷在紙帳內坐。以手巾。蓋却頭。雲入來。見便作哭聲。良久出去。到法堂上。遶禪床一匝。却入。谷去却手巾而坐。雲撥開帳是。乃云。死中得活。萬中無一。谷便下牀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前。

把住云。前死後活。你還甘麼。谷云。甘即甚甘。阿師堪作什麼。雲推向一邊云。知道前言不副後語。

佛果拈云。入寺看額。見表知裏。披雲慣作高賓。拈尾作頭。拈頭作尾。麻谷孟嘗門下。看他酬對。不道他不知有。只為用意太深。當時待伊道。前死後活。萬中無一。只向道。蒼天蒼天。何故。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正覺云。佛果與麼。也是一家有事百家忙。

佛海云。有察秋毫之明。有縛太虛之作。須是披雲。有定龍蛇之略。有陷虎兇之機。却還麻谷。畢竟堪作什麼。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舉麻谷一日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為甚麼搖扇。谷云。你只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僧云。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谷却搖扇。僧禮拜。谷云。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个。有什麼益。

佛果拈云。這僧一往可觀。可惜有頭無尾。若不是麻谷作家。洎嶮放過。敢問大眾。且甚處是落節處。撥開向上竅。能有幾人知。

正覺云。這僧問道。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待伊搖扇。向道。這個正是風性常住。看他作麼祇對。佛果道。且甚處是落節處。撥開向上竅。能有幾人知。但道這個。正是落節處。

佛海云。麻谷搖扇。全是好心。僧便禮拜。全無好報。當初見他搖扇。也好向道。和尚只知無處不周。且不知風性常住。若是有益師僧。當時便與奪却。

舉有僧到麻谷。方展坐具。谷垂下一足。僧便出去。谷下禪床云。青天白日。豈有這個事。僧云。某甲未有過在。谷與一掌。

佛果拈云。麻谷若無後段。洎被打破蔡州。

正覺云。麻谷雖正令已行。洎乎被這僧勘破。

佛海云。過既無。因甚喫一掌。

舉潭州三角和尚上堂云。凡是說法。須是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赤時如何。角云。三月杖頭挑。僧云。為什麼滿肚貯氣。角云。爭奈一條繩何。僧云。如何得出氣去。角云。直須待皮穿。

佛鑑拈云。三角恁麼說話。親則甚親。大似不知轉動。若是老僧。即不然。待伊問四黃四赤時如何。云莫礙老僧路。云為什麼。滿肚貯氣。云築著磕著。云如何出氣。只向道筭。

正覺云。三角老人。不無應時應節。偶被這僧一問。直得撞入野馬世界。幾乎失却神通。及至收拾歸來。已被草鞋磨破脚踵。

佛海云。如是說法。雖應時節。不免惹人情解。山僧不然。四黃四赤時如何。只對他道。室內璽成皚白雪。為什麼滿肚貯氣。山前麥熟割黃雲。如何得出氣去。裂破。

舉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溪云。鴨吞螺螄。僧云。還許學人轉身也無。云眼睛凸出。

佛果拈云。要識栗棘蓬。只這是。

正覺云。蘇溪。調達破僧罪。這僧。當獲如是殃。

佛海云。古佛定光。巍巍堂堂。因甚這僧。轉身無路。恩大難酬。

舉潭州石霜和尚。僧問云。一毫穿眾穴時如何。霜云。直須老去。僧云。老後如何。霜云。登科任你登科。拔萃任你拔萃。

又問。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僧云。如何是短。霜云。雙陸盆邊不喝彩。

其僧又問徑山。一毫穿眾穴時如何。山云。直須萬年去。僧云。萬年後如何。山云。光靴任你光靴。結裹任你結裹。

又問。如何是長。山云。千聖不能量。僧云。如何是短。山云。螻蛄眼裏著不滿。

佛果拈云。此二老宿。人握靈蛇珠。各抱荆山璧。及至拈掇將來。不妨奇特。雖然。若有人問蔣山。一毫穿眾穴時如何。對他道。直須通身去。通身後如何。蕭條任你蕭條。脫洒任你脫洒。如何是長。植杖成林事已彰。如何是短。只將斗並猶虧半。大眾還會麼。別是一家春。

正覺云。若有人問。一毫穿眾穴時如何。但道直須相當去。相當後如何。化城任你化城。寶所任你寶所。如何是長。眉間一道白毫光。如何是短。塵中不動大經卷。還會麼。三人證龜成鳖。

佛海云。履真踐實者。故千里同風之句。若合符契。未免也隨一分。不圖依樣畫出。且要古之今之。一毫穿眾穴時如何。直須相應去。相應後如何。剗除任你剗除。建立任你建立。如何是長。春蘭秋蕙有幽香。如何是短。一切是非都莫管。

舉潮州大顛和尚。有僧來參。顛纔見。便豎起痒和子。僧以目顧視。顛云。若到諸方。莫道參見大顛好。僧云。借取和尚痒和子。舉似諸方。顛云。若見痒和子。一任舉似。僧拂袖出去。顛云。早知恁麼。不見恁麼。

佛果拈云。這僧好肉剗瘡。大顛死而不弔。當時待伊借痒和子。便與劈篲一槌。免見將錯就錯。大眾還委悉麼。真鍮不博金。

正覺云。大顛道。早知與麼。不見與麼。是肯這僧。不肯這僧。要會麼。眼觀千遍。不如手撈一遍。

佛海云。豎起痒和子。其僧以目視之。單刀直入。若到諸方。莫道參見大顛好。半合半開。借取和尚痒和子。舉似諸方。雙明雙暗。若見痒和子。一任舉似。何不與之倒斷。僧拂袖出去。作家作家。早知恁麼。不見恁麼。慣用此機。復召大眾云。還知大顛落處麼。

舉三平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請師直指。顛云。幽州江口石人蹲。平云。猶是指東劃西。顛云。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平禮拜。顛云。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佛果拈云。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草。

正覺云。直饒大顛與麼道。也未圓得前話在。何故。公案現在。

佛海云。養子之緣。不免落草。三平前侮後恭。甘受埋沒。則且置。幽州江口石人蹲。畢竟作麼生。動著打折驢腰。

舉水空和尚。來參大顛。顛把住坐具云。不用通時暄。亦不用通來處。空云。擬欲恁麼問。又恐人情不足。顛放却云。還足也未。空提起坐具云。若通時暄。又恐迷來處。顛云。暫時相見也無妨。

佛果拈云。大顛善把住放行。水空能扶頭接尾。金相玉振。電擊星飛。如膠投膠。如漆合漆。雖然如是。若不通時暄。恐迷來處。擬欲恁麼。又恐人情不足。正當恁麼時。如何。竹密不妨流水過。天高豈礙白雲飛。

正覺云。智哉二桃三士得平分。

佛海云。大顛旋放旋収。水空似擬不擬。言氣和同。人情周足。總不免迷却來處。

舉越州清化和尚。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化云。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僧云。還受享祭也無。化云。享祭即不無。僧云。如何是享祭。化云。漁歌鼓棹。谷裏聞聲。

佛果拈云。借事明機。無中唱出。蓋是衲僧肘臂下有符。頂門上具眼。所以隨處作主。遇緣即宗。雖然如是。猶在窠窟裏。或有人問蔣山。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祇對他道。萬古虛空元不動。還受享祭也無。享祭即不無。如何是享祭。日日香花夜夜燈。

正覺云。若問山僧。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只對道。

青山無向背。如何是享祭。啼鳥自知春。

佛海云。清化雖則句意親切。只得八成。或問能仁。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不是江南。便是江北。如何是享祭。義重清茶也醉人。這裏薦得去。許你出陰界。

舉洛京韶山和尚。僧問。如何是韶山境。山云。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煙籠。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山云。退後著。佛海云。便好與禮一拜。

佛果拈云。如人善射。箭箭中的。非此境。不足稱此人。非此人。不足居此境。所謂古之今之。無間無斷。還會麼。韶山猶在。

正覺云。若問韶山境。答云。畫不成描不就。如何是境中人。退後著。築著口。

佛海云。最好韶山境。煙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一聲聲。舉僧問韶山。如何是一切相。山云。鳥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僧云。恁麼則一切相去也。山云。我情知你亂會。

佛果拈云。既不許恁麼會。且更作麼生會。還委悉麼。點鐵成金也不難。

正覺云。韶山老人。先難後易。

佛海云。與麼問與麼答。因甚不許與麼會。

舉有遵布衲。來參韶山。到山下。見韶山便問。韶山路。向什麼處去。山以手指云。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響韶山。莫便是否。山云。是即是。闍梨有什麼事。遵云。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山云。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山云。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山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云。未審過在什麼處。山云。侗儻之詞。時人知有。遵云。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山云。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如何。山云。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山云。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云。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和尚家風。山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復云。闍梨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卓地之錐。闍梨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梨按劍上來。老僧亞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云。明鏡當臺。請師一鑑。山云不鑑。遵云。為什麼不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山便打。

佛果拈云。遵布衲如虎帶角。凜凜全威。爭奈韶山解據虎頭收虎尾。直得步步登高。聲聲相應。還知二老落處麼。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正覺云。趨時適變。隨物窮通。鴻鵠之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卷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蒯通。

佛海云。漢家昆陽之戰。龍蛇決勝。虎豹失威。將較韶山遵公。何啻白雲萬里。遵公無語。切不得作無語會。何故。審知進退存

亡勢。終始無非是作家。
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中

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下

舉澧州洛浦和尚。僧問撥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浦豎起拂子。僧云。恁麼則今日得遇明君也。浦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佛果拈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正覺云。若不被風吹別調。這般聲韻也難當。

佛海云。若非察色聽聲。禍事禍事。

舉僧問洛浦。萬丈懸崖須進步。如何免得喪於身。浦云。須彌繫藕絲。僧云。是何境界。浦云。剎竿頭上仰蓮心。僧云。湛湛澄澄也。浦云。須彌頂上再翻身。僧云。恁麼則兢兢切切也。浦云。空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僧云如何得不隨去。浦云。鸚鵡餅項小。擬透望天飛。

佛果拈云。洛浦奮作家手段。解粘去縛。直得費盡鉗鎚。這僧業業兢兢。畢竟玄黃眩目。不免隨上走下。若是個大解脫底。一刀兩段。更有什麼難。還委悉麼。萬丈高峯能撒手。無邊剎境任遨遊。

正覺云。這僧死門難向。引得洛浦命似懸絲。佛果雖解撒手遨遊。也是強作活計。(噓)佛海云。這僧費洛浦多少腕頭力。雖則湛湛澄澄。兢兢切切。萬丈懸崖一步。終是懨懨。且過在什麼處。

舉僧問洛浦。二王當筵。龍蛇未辨。救難之心。誰人最切。浦云。踏破鴻門者。僧云。誰知今古。不覺虛墮。浦云。只貪香餌。身滯網羅。僧云。饒師古鏡當軒。猶被野狐精魅。浦云。山僧今日。大戰無功。僧作虎聲。浦打一棒。僧隨棒便倒。浦云。棒下死漢。有什麼限。僧拂袖便出。浦云。獵狗不向床下死。

佛果拈云。這僧一手擡一手搯。爭奈洛浦能據虎頭收虎尾。可謂是賊識賊。是精識精。雖然如是。不覺不知。話作兩橛。敢問甚處。是話作兩橛處。要識真金火裏看。

正覺云。這僧狐假虎威。敗於仁義之手。

佛海云。前面藏身露影。後面張口開牙。若非古鏡當軒。不免野狐精魅。

舉僧問洛浦。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是否。浦云。惜取眉毛好。僧云。如何免得斯咎。浦云。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僧云。任你孫賓。也遭貶剝。浦云。無鼻孔牛。有什麼御處。僧便托地作牛吼。浦云。這畜生。僧便喝。浦云。掩尾露牙。終非好手。

佛果拈云。這僧似見不見。似會不會。若非寶鏡當臺。爭驗得他離蹤失體。且道。即今還有破綻處也無。八月秋何處熱。

正覺云。當時若是這僧。向道。和尚鼻孔完全。有什麼御處。

佛海云。這僧五次出頭。洛浦五次捺住。且譎訛在甚處。掩尾露牙誇好手。公門一點不容私。

舉僧問洛浦。無問無答。請師答話。浦云。你不是丁姚。僧云。謝師答話。浦云。中九下七。

佛果拈云。趣得老鼠。打破油甕。小慈妨大慈。何不與本分草料。

正覺云。這僧華言不備。洛浦梵字橫書。

佛海云。洛浦汪洋萬頃。深不可量。者僧將个破瓷碗一辱。使其徹底乾枯。可煞好笑。雖然。且喜將軍全得勝。歸時不少去時人。

舉廬山雲居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居便喝云。這田庫兒。僧禮拜。居云。你作麼生會。僧喝云。這老和尚。居云。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居云。泐臺盤乞兒。

佛果拈云。識機宜。別休咎。有回互轉關底眼。千百个中。難得一个半个。為什麼。却成泐臺盤去。也是憐兒不覺醜。

正覺云。然雖一種乞兒。會泐臺盤底。也可賞。

佛海云。雲居老兒。略露半面。者田庫奴。一見便見。打破大唐國。覓个泐臺盤底。也難。

舉僧問雲居。如何是一法。居云。如何是諸法。僧云。未審如何領會。居云。一法是你本心。諸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居乃有頌。一法諸法宗。萬法一心通。唯心唯汝性。不說異兼同。

佛果拈云。久聞雲居弘覺。是洞山嫡子。將謂全用衲僧巴鼻。元來有時。也只拖泥涉水。若據蔣山見處。喚什麼作心性一二。土上加泥又一重。

正覺云。佛果與麼。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佛海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

舉雲居一日上堂云。如人將三十貫錢。買一隻獵犬。只解尋得有蹤跡氣息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便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居云。六六三十六。僧云。挂角後如何。居云。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居云會麼。僧云不會。居云。豈不見道。絕蹤跡。佛果著語云。魚行水濁。

其僧舉似趙州。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州云。九九八十一。僧云。直得恁麼難會。州云。有什麼難會。僧云。請師說。州云。新羅新羅。佛果著語云。魚行水濁。僧又問長慶。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僧云。挂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僧云。畢竟如何。慶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佛果著語云。魚行水濁。

佛果復拈云。若論此三尊宿。其中一人得其體。一人得其用。一人體用相兼。若也驗得出。斷得明。莫道羚羊。挂角與未挂角。直得無逃避處。只如山僧恁麼道。也是魚行水濁。

正覺云。羚羊挂角。掩鼻偷香。魚行水濁。家賊難防。佛海云。雲居趙州一狀領過。獨有長慶較些子。

舉同安丕禪師看經次。有僧來參。丕以衫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吊慰勢。丕放下衫袖。提起經云。會麼。僧亦將衫袖蓋須。丕云。蒼天蒼天。

佛果拈云。覲面去來。賓主互換。一等是弄鬼眼睛。就中奇怪。所謂神通遊戲三昧。雖然如是。爭如腳踏實地好。且作麼生是。腳踏實地處。青天白日。

正覺云。同安。念彼觀音力。這僧。著還於本人。

佛海云。一等是互換之機。爭奈賓家能死不能活。

舉僧問同安丕和尚。如何是和尚家風。丕云。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丕云。金菓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

佛果拈云。峭措不妨峭措。風流且是風流。偏正五位君臣。言中不妨諦當。雖然如是。曹洞門下。光前絕後。臨濟宗風。豈容回互。若有人問蔣山。如何是和尚家風。對他道。開口見膽。忽遇客來。如何祇待。跳底金剛圈。吞底栗棘蓬。

正覺云。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

佛海云。家風富貴。氣兒尊嚴。自然語韻幽玄。正偏自在。乃舉拄杖云。且道。與這個相去幾何。卓一下。

舉同安察和尚。翫月次。云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不異道乎。僧云。如何是道。察云。汝試道看。僧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察云。負笈攻文。莫閑弓矢。

佛果拈云。透得脫。用得快。不傷鋒。不犯手。這僧却知慚愧。為什麼道。他不閑弓矢。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正覺云。同安門下。若非高吟大嚼。爭能賞此清歡。這僧雖然容止可觀。其奈難勝盛禮。

佛海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同安四者俱并。這僧得與清歡。難勝盛禮。當時道你試道看。便云。星明月朗。足可觀瞻。管取和氣靄然。

舉同安察和尚。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察云。江西法道。與此間何別。僧云。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也。察云。老僧適來造次。僧云。某甲不是嬰兒。徒啼黃葉。察云。傷鰲怨龜。殺活由我。

佛果拈云。宗師家。握佛祖鉗鎚。理當即行。不留朕迹。這僧。既上門上戶。更說什麼。傷鱉怨龜。劈脊便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正覺云。同安尋常。被人抱頭撮脚。今日觀在不疑之地。雖然殺活自由。爭奈劔去遠矣。

佛海云。這僧有甚共語處。等閑借問。便作屎臭氣薰人。好痛與一頓。何故。有功者賞。

舉僧問察和尚。久造玄微。如何洞曉。察云。老僧耳背。高聲問來。僧云。快鷄不打籬邊雀。察云。暗中臨鏡。誰辨妍蚩。僧云。向上機關。如何洞曉。察云何必。僧云休休。察云。始解乘舟。擬跨劔水。

佛果拈云。同安既龍頭蛇尾。這僧乃半路抽身。子細點檢將來。二俱不了。且作麼生。得勦絕去。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

正覺云。同安爐裏。冷熱隨時。這僧探湯。展了却縮佛海云。關既開而還閉。兵欲攻而復休。不是詐謀。亦非畏怯。只緣同是江南客。不欲頻頻唱鷓鴣。

舉僧問察和尚。學人未曉時機。請師指示。察云。參差松竹煙凝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察云。劔甲未施。賊身已露。僧云何也。察云。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床一匝。大笑而出。察云。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

佛果拈云。以多制寡。以強凌弱。於理不難。也須防爛泥有刺始得。同安一往施呈。這僧十分風彩。爭如當處和平好。忽有人問蔣山。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只對他道。入寺看額。入鄉問俗。齋時有飯。晨時有粥。

正覺云。同安只知臨機互換。不覺正眼乖張。當時賴這僧。大笑而休。存得一時去就。等閑被他掀倒。看是阿誰苦澁。

佛海云。這僧與麼問。賊身已露。同安與麼答。劔甲未施。當時被他向擬進語處。便禮一拜。閉目食蝸牛。同安自領始得。

舉察和尚問僧。善惡不思。心體自現。古人還有理也無。僧云。莫便是古人深意麼。察云。胡人飲乳。返恠良醫。僧禮拜便出。察云。若到諸方。莫道參見同安來。

佛果拈云。鈎頭香餌。意在錦鱗。一掣纔來。翻身脫去。賴是同安有手段。諸人還知末後句麼。不犯清波意自殊。

正覺云。這僧一期祇對。道理宛然。同安深立門牆。爭奈已揚家醜。

佛海云。唱者一舉。和者亦至。聲韻諧和。難瞞眾耳。雖則換調移宮。要且不傷和氣。

舉察和尚示眾云。洪音不剖。其理不彰。設使不言。且道是分不分。僧云不分。察云。若不是闍梨。老僧不曉。僧云。同安風彩。瓦解冰消。察云。養由弓矢。不射田蝸。僧禮拜。察云。將謂便宜。

佛果拈云。洪音不剖。其理不彰。設使不言。且道是分不分。師云。三脚蝦蟆跳上天。僧云不分。師云。刺腦入膠盆。同安云。若不是闍梨。老僧不曉。師云。也未是好心。僧云。同安風彩。瓦解冰消。師云。孟八郎漢。同安云。養由弓矢。不射田蝸。師云。宛有宗師作略。僧禮拜。師云。牽得這漢回來也。同安云。將謂得便宜。師云。平出。

乃復拈云。豈不見道。意能割句。句能割意。意句交馳。是為可畏。

正覺云。青紅間碧。文彩可觀。分與不分。黑蛇當路。這僧當時。却有解拈七寸底手。不能善始善終。待伊道養由弓矢。不射田蝸。但向道。我也識得。你看是阿誰便宜。

佛海云。半開半遮。全隱全露。針鋒密鎖。線路暗隨。無端各占便宜。減了十分風彩。雖然誰是得便宜者。

舉察和尚示眾云。夤脯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僧云。和尚作麼生。察打一拂子。僧云。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察云。握鞭側帽。豈是闍梨。僧云。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察云。闍梨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察云未在。

佛果拈云。玄機歷落。妙用縱橫。木人唱巴歌。石人應雪曲。直得機感相投。言氣相合。為什麼同安却道。他未。不見道。日午猶虧半。烏沉始得圓。

正覺云。同安似著賊人看膀。這僧似看膀人著賊佛海云。和尚作麼生。同安打一拂子。闍梨作麼生。這僧珍重便出。如是酬酢。各有所長。當初撞著个拍盲漢。見同安道。闍梨作麼生。被他打一坐具時如何。也未在。

舉察和尚一日遊山次。大眾隨後。察云。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然。僧云。古人也好。和尚。察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僧云。諸方眼目。不恠陶潛。察云。闍梨。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僧云。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察云。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察云。名稱普聞。

佛果拈云。根基牢實。血脉貫通。同安善擒縱卷舒。這僧解攬旗奪鼓。所謂如金鎖連環。相續不斷。要知端的事。須問个中人。正覺云。同安遊山處。可謂款步高吟。這僧相隨徐行當歇。不妨風流儒雅。只如佛果道。如金鎖連環。相續不斷。要知端的事。

須問个中人。也不妨諦當。雖然如此。爭奈於他翠竹黃花妙旨。猶少機關在。且道畢竟如何。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佛海云。鈎頭香餌味。意在碧潭龍。果然躍浪翻波。頭角呈露。羅籠不住。呼喚不回。若非同安老人。泊合釣竿失却。

舉察和尚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僧云。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察云。夫子入太廟。僧云。恁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察云。橫抱嬰兒。擬彰皇簡。

佛果拈云。這僧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大似登禹門震鱗鬣。雖然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

正覺云。一般歇後語。同安得較多。

佛海云。宗師巴鼻。洪爐拋出鍤烏龜。衲子機輪。地覆天翻星斗轉。非此作家宗師。不能網此英俊衲子。非此英俊衲子。不能構此作家宗師。圓悟云。雖然浪激千尋。爭奈龍王不顧。不然个中無肯路。

舉察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五臺來。察云。還見文殊麼。僧展手。察云。展手頗多。文殊誰覩。僧云。氣急殺人。察云。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僧云。遠趨丈寄。乞師一言。察云。孫臏門下。徒話鑽龜。僧云。名不浪施。察云。喫茶去。僧便珍重。察云。雖則一場榮。別却一雙足。

佛果拈云。一出一沒。一往一來。諸人還透得麼。若透得。更不用周由者也。若透未得。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判去也。前段同安逼這僧。直得盛水不漏。後段這僧逼同安。直得不留涓滴。若透得。許你會衲僧巴鼻。

正覺云。這僧困急地。被人問著。膽喪魂飛。末後得一盞茶。未曾沾口。茶在什麼處。更別一雙足。要會麼。在舍只言為客易。臨筌方覺取魚難。

佛海云。李八叔王小君。三叉路口忽逢迎。一交來了一交去。見面勝聞名。不知那个是輸贏。

舉察和尚。看經次。眾僧問訊。察云。古佛今佛。皆無別理。僧云。和尚如何。察打一掌。僧云。如是如是。察云。這風顛漢。僧云。今古皆然。察云。擬欲降龍。却逢死虎。僧云。同安甚生光彩。察云。停舶守株。非汝而誰。僧云。和尚[妳-女+口]。察云。胡羊往楚。抱屈而歸。

佛果拈云。這僧五度扣關。五回格下。為復是傷鋒犯手。為復是以勢凌人。須知這一條路。迥別。還委悉麼。似鶻捉鳩。君不覺。觸體前驗始知真。

正覺云。同安頗無風韻。愛用此機。這僧深入虜庭。得失無愧。

佛果云。似鶻捉鳩。君不覺。觸體前驗始知真。也是隨風逐勢。

佛海云。以強凌弱。同安慣用此機。以弱勝強。這僧不勞餘力。須知古佛與今佛。其理皆然。又不然。
舉有僧。為同安和尚煎茶。安云。甌烹綠茗。爐熱白檀。足可以話道周圓。僧云。更請一甌茶。安云。井底求魚。山上求螺。豈非愚哉。僧叉手近前。安云。何不道取。僧以目視之。安云。卦是天門筭來五兆。僧禮拜。安云。俊哉。

佛果拈云。這僧前頭較些子。後面直得。合水和泥。為什麼同安却道。它俊哉。還會麼。引之令得住是法中。

正覺云。這僧茶禮周旋。同安話作兩橛。只為先難後易。大似禮下於人。為个什麼。咄。俊哉。是何言歟。佛海云。這僧先施禮樂。後展戈矛。同安看客吐詞。觀爻斷卦。愚哉俊哉。齊之以禮。

舉同安和尚。有時云。喜鵲鳴寒檜。心印是伊傳。僧云。何別。安云。眾中有人在。僧云。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安云。胡人飲乳。返恠良醫。僧云休休。安云。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佛果拈云。同安赤心片片。餌在鈎頭。這僧片片赤心。似膠投漆。為什麼。下梢頭。却成干戈相待去。瞻前不顧後。同死不同生。

正覺云。同安指東劃西處。正要相親。相親處。正要東道西說。爭奈說則不親。親則不說。既親既說。人荒道絕。畢竟如何。喜鵲鳴寒檜。枯池好釣魚。

佛海云。同安旁通曲指。意在切瑳琢磨。這僧語順心違。不覺干戈競起。

舉僧問同安。萬法歸真。真歸何所。安云。龍門無宿客。龜鶴自成仙。僧云。作麼生是。龍門無宿客底道理。安云。柯爛只因碁少局。亡羊那得失長途。僧云。久響和尚。安云。負笈攻文。不勝交戰。

佛果拈云。同安若無後語。洎被這僧折倒。還委悉麼。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寬。

正覺云。這話有血脉。在中間一撈。直得撈弓摸箭。具眼底。子細點檢看。

佛海云。同安一向設施。故是無可不可。這僧中間挨撈。應是未肯點頭。公案見成。試點檢看。

舉有僧。來參同安。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云。凡聖不到處。請師別道。安鳴指一下。僧云。奇哉。同安嚇得。忘前失後。安云。闍梨發足何處。僧便珍重。安云。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云。近見不如遠聞。安云。貪他一盃酒。失却滿缸魚。

佛果拈云。全軍隊伍。馬步相參。兩陣交鋒。不妨奇特。爭奈二俱失利。具眼底。試辨看。

正覺云。大小同安。畢竟不識這僧。一場吞聲飲氣。賴得佛果。為伊解忿。

佛海云。同安平常。耿耿虎視。凜凜全威。今日被人。據其頭。收其尾。捋其鬚。只得一場懨懨。

舉有座主。問同安。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安云。我說一乘法。主云。如何是一乘法。安云。幾般雲色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檻前。主云。某甲不問此事。如何是一乘法。安云。闍梨英賢。老僧蒙昧。對眾試說看。主云。某甲何咎。安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佛果拈云。這僧逼同安。直得轉身無路。及乎同安倒展旗鎗。逼這僧。直得無路轉身。諸人若未委悉。只見錐頭利。若也委悉得去。不見鑿頭方。

正覺云。同安被座主一問。不合乞諸其鄰。若是一乘法。却須還它座主。何故。不見道。錐頭利鑿頭方。買賣各歸行。

佛海云。若是伶俐座主。只消向同安道。比來請和尚。說一乘法。因什麼。却為說三乘法。且道同安如何答。泉聲雲色同時舉。不見錐頭見鑿方。

舉僧問蒙溪和尚。不落聖凡機。請師別道。溪鳴指三下。僧云。岳巒峭峻。如何趨途。溪良久。僧云。蒙溪今日瓦解冰消。溪擲下拂子。僧拈起拂子。溪便喝。僧呵呵大笑云。事不孤起。溪云。暗中扞繩。誰辨曲直。僧云。抱劍傷身。是誰之咎。拂袖便出。溪笑云。難遇此子。難遇此子。

佛果拈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你恁麼。我却恁麼。你不恁麼。我却恁麼。千變萬化。權實卷舒。雖是死蛇。解弄也活。還委悉麼。須是個中人。

正覺云。蒙溪袖裏藏鋒。這僧下坡逞俊。雖然難遇此子。爭知落聖落凡。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佛海云。譬如敵手下碁。一著一著著著活。一局一局局局新。神變無方。天機莫測。雖曰兩無輸贏。其柰猶欠一子。

舉洞山和尚。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洞山。山遂至僧所。僧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山云。你是什麼人家男女。僧云。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佛果著語云。不妨惺惺。山良久。僧云。四山相逼時如何。山云。老僧亦從人家屋簷下過。僧云。回互不回互。山云。不回互。僧云。教某甲。向什麼處去。山云。粟畚裏去。僧噓一聲云。珍重。便坐脫。佛果著語云。不妨惺惺。山以拄

杖扣頭三下云。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佛果著語云。金剛圈子。

佛果復拈云。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山僧重話會去也。大凡行脚人。正要透脫這一件事。這僧既是大闡提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放一線道。與他平展。爭解恁麼去。所以古人道。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量不盡。未免驢胎馬腹裏去。只如洞山道。我也只從人家屋簷下過。粟畚裏去。鼎鼎礙四山不礙四山。到這裏。須是桶底子脫始得。且道洞山意作麼生。還會麼。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正覺云。這僧泐竿到頂。洞山閑處斫額。相望看个失落。不妨嶮哉。猶能教伊與麼來在。是什麼心行。

當時這僧。若真个與麼來時如何。洞山却須到涅槃堂始得。只如佛果道。金剛圈子如何辨明。咄。不妨惺惺。

佛海云。聖量凡情淨盡時。轉身無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畚裏。馬腹驢胎一道歸。

舉洞山行脚時。讀忠國師錄。見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云。墻壁瓦礫是。僧云。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云是。僧云。無情還解說法否。國師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云。什麼人得聞。國師云。諸聖得聞。僧云。和尚還聞否。國師云。我不聞。僧云。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云。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僧云。恁麼則眾生無分也。國師云。我為眾生說。不為諸聖說。僧云。眾生聞後如何。國師云。即非眾生。山後到瀉山。瀉問。价闍梨疑國師無情說法。是否。山云是。瀉山云。試請舉看。山便舉前因緣。瀉山云。我這裏也有。只是罕遇其人。山云。便請。瀉山以拂子。點一點。山云。請和尚為某甲說。瀉山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山云。和尚此間。還更有同年慕道者也無。瀉山云。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个雲崑道人。子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山到雲崑請益。崑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山因此有省。乃述頌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始知。

佛果拈云。天高地厚。海闊山遙。若要窮極根源。須是利根上智。洞山古佛。生平疑著這無情說法因緣。直得眼不見鼻孔。盖智識聰敏。玄妙居懷。以無情有情為二段。以聞與不聞。說與不說。為兩種。及至下梢。桶底子脫。始知鼻孔元在面上。

山僧今日不避泥水。重話會去也。國師石笋抽條。大瀉確背生花。雲崑鋸解秤鎚。用盡神通。成就得个無孔竅鐵橛子。還委恁麼。千重關鎖盡。一劍倚天寒。

正覺云。隔牆見角。的知是牛。望火認煙。已盡熱性。見角則須窮異類果報。望火處遍知火性夤緣。極目所觀。縱耳所聽。無一色而非目。無一聲而非耳。非耳之耳。互陳宮徵。非目之目。縹緲紅緣。所以音韻文章。隨時流注。出生變化。觸處現成。眼聽耳觀。圓音歷歷。心現色隱。真佛堂堂。故曰。即非眾生。齊於諸聖。為眾生說。諸聖得聞。且如洞山末後與麼道。還曾悟也未。

佛海云。樹林幽鳥。頭頭放常寂光。鼓板鍾魚。物物顯真實理。未親契證。不免逐色隨聲。忽面逢迎。當下超聞離見。洞山古佛尚乃如斯。你等禪人。可不勉力。山僧重重土上加泥去也。國師為山雲崑三大老。一人作先鋒。一人作中軍。一人作殿後。布个三擲陣。盡大地人無數。因何只捉得个閻梨一人。禍不入慎家之門。

舉覆缸和尚。見僧便作起身勢。僧便出去。缸云。閻梨且容人事。僧便作抽坐具勢。缸乃歸方丈。僧云。蒼天蒼天。缸轉身云。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而立。缸云。敗將投王。不存性命。

佛果拈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轉變縱橫。不妨管帶。這僧與覆缸相見。不爭一線。雖然如是。及至契勘將來。若會道得个隔身句。始見光前絕後。明眼底。試辨看。

正覺云。錐去鈎來。這僧勢不由己。賞善罰惡。覆缸不順人情。子細點檢將來。這僧也未便到與麼法令。何故。已是通霄路上人。

佛海云。一條絲線。兩人各牽。來去卷舒。殊無間斷。雖然我愛韶陽新定機。利刀剪拂令人愛。

舉僧問覆缸。抱石投江。師還接否。缸以手拍香臺。僧禮拜。缸云。禮拜即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亦拍香臺。缸云。舌頭不出口。

佛果拈云。這僧機關玲瓏。眼目定動。依稀越國。彷彿楊州。其奈覆缸用本分草料。諸人還解他道舌頭不出口麼。千萬人中無一人。

正覺云。覆缸平地波瀾。這僧水底伏氣。

佛海云。賓家興波作浪。主家截斷眾流。及乎主家作浪興波。賓家眾流截斷。雖則機鋒互換。爭奈用處不同。那裏是不同處。事出急家。

舉僧問覆缸。鈎錐不到處。請師道。缸良久。僧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缸云。出格一句。汝試道看。僧近前三步。却退後。缸云。此是出格句。即今事作麼生。僧以袖拂一拂。便出去。缸云。也是天津橋上漢。

佛果拈云。這僧渾金璞玉。覆缸大冶宏開。百煅千煉。成一個金剛王寶劍。還委悉麼。也是天津橋上漢。北斗南頭著眼看。

正覺云。這僧進前退後。有甚奇特。覆船便道。此是出格句。及乎末後拂袖便出。因什麼。却喚作天津橋上漢。要會中間事麼。鈎錐不到處。擬議隔重關佛海云。覆船曾不負伊來機。因甚剗地鈎錐一上。不是天津橋上漢。定應普化出僧堂。

舉道吾和尚問覆船。久嚮和尚會禪。是否。缸云。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却船口云。低聲低聲。缸與一掌。吾云。蒼天蒼天。缸近前把住云。得與麼無禮。吾却與缸一掌。缸云。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船呵呵大笑云。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佛果拈云。二老宿。力氣相齊。機鋒相觸。非唯據虎頭。亦善收虎尾。直是兩個一雙。擔到洛陽。也不偏一銖。敢問大眾。且道。他得個什麼。敢恁麼道。酒逢知己飲。詩與會人吟。

正覺云。若論賓主相逢。可謂箭鋒相拄。針芥不差。若會禪也未在。何故。只得悔前。不得悔後。

佛海云。一人火發風起。一人電閃雷奔。照用同時。得失齊泯。若謂會禪。更待三生六十劫。

舉僧問覆缸。如何是師子。缸云。善能哮吼。僧撫掌云。好手好手。船云。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便掀倒禪床。缸便打。僧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缸云。酌然是個作家。僧便出去。缸云。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佛果拈云。這僧上門上戶。疾如風。磨牙礪齒猛如虎。石火裏攙旗。電光中奪鼓。若不是覆缸。洎見灰飛火亂。諸人還會他末後句麼。若不酬價。爭辨真偽。

正覺云。覆缸被這僧一場反倒。幾不奈何。及乎下梢。未免漢家禮度。

佛海云。哮吼踞地。跳躑翻身。灼然爪牙完備。甌水難將比大洋。此即靈山親得記。

舉有僧。來參覆缸。路逢賣鹽翁子。僧問。覆缸路。向甚處去。翁良久。僧又問。翁云。你患聾那。僧云。你向我道什麼。翁云。向你道覆缸路。僧云。翁莫會禪麼。翁云。莫道禪。佛法也會盡。僧云。你試說看。翁挑起鹽。僧云。難。

翁云。你喚作什麼。僧云鹽。翁云。有什麼交涉。僧云。作麼生。翁云。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佛果拈云。參須實參。見須實見。用須實用。證須實證。這老翁。雖然參見覆缸來。要且只參得把定底。未參得放行底。當時這僧。若是個漢。不消一筭。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覆缸放行底。棒頭有眼明如日正覺云。賴值這翁。只參得把定底。這僧尚不柰

何。若使參得放行底。覆缸路上。轉見荒涼。何也。高空有月千門閉。大道無人獨自行。

佛海云。販私鹽漢。將謂會盡佛法。元來是無佛處稱尊。當時撞著个聲頭。不消向道。因你患啞。累我患聾。便與奪却。令他知有向上巴鼻。

舉茱萸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閩中來。萸云。閩中尊宿。愛舉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否。僧擬開口。萸打一掌。僧云。欲透龍門。却遭點額。萸云。燕金塞海。蝦蚶搖山。僧撫掌大笑出去。萸云。疥狗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

佛果拈云。茱萸行這一掌。可謂截斷誘訛。這僧大笑而行。未免吞聲飲氣。何況更有最後一著。還會麼。為山登九仞。捏土定千鈞。

正覺云。問病下藥。苦澁難嚥。一服醒醒。生姜重煉佛海云。作家手脚。本分鉗鎚。擬待出頭。堪作什麼。

若不是慣透龍門底。頭角也大難當抵。

舉茱萸問僧。闍梨為復游山翫水。為復問道參禪。僧云。和尚試道看。萸云。雕蚶鏤蛤不[虫*參]之泥。勞君遠至。僧云。渾身是鐵。猶被一橈。萸云。降軍不斬。

佛果拈云。言前收。句後煞。峻疾不通風。直饒釘背鐵舌。也無啗啄處。且道。為什麼如此。非人得其便正覺云。赤脚人趕兔。著靴人喫肉。

佛海云。這僧既不為翫水游山而來。茱萸亦待以參禪問道之禮。些子誘訛。便被收下。圓悟云。非人得其便。作麼生。

舉有僧。來參茱萸。萸以手一劃。僧便出去。萸云。這個師僧。來不通名。去不道姓。僧便轉來。以手一劃。萸云。這僧名又不識。姓又不識。僧云。且道某甲姓个什麼。萸云。善哉波斯喫胡椒。僧拂袖便出。萸云。作家師僧。天然猶在。

佛果拈云。這僧善放善收。正是伶俐衲子。茱萸能擒能縱。真个本分鉗鎚。千百年後。不道無。只是少。諸人還委悉麼。和氏場中饒美璞。孟嘗門下足高賓。

正覺云。這僧果不識姓。茱萸先鑒可知。因什麼末後却道。作家師僧。天然猶在。佛果道。和氏場中饒美璞。孟嘗門下足高賓。且道與麼。抑揚褒貶。在什麼處。還會麼。逢人且說三分話。

佛海云。略施號令。賓家直下遵承。剪斷葛藤。主家未肯放過。何故。莫恠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舉寶峰和尚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機。汝還知麼。僧云。請師指出古人路。峯云。恁麼則闍梨委了也。僧云。頭上安頭。峯

云。自是老僧。不合問闍梨。僧云。借問又何妨。峯云。我這裏不曾被人亂說道理。出去。

佛果拈云。作家宗師。高提祖印。獨據寰中。具大慈悲。放一線道。且容你出一口氣。若也把定要津。直下似平田淺草。戴角底大蟲。有什麼近傍處。諸人要會麼。一句截流。萬機寢削。

正覺云。寶峰貴物作賤賣。這僧弄物不知名。當時若也深辨來端。便見首正尾正。待伊道。我這裏不曾被人亂說道理。只消應一聲喏。好个戴角大蟲佛海云。呼來也在我。遣去也在我。呼來也一路接引。共相委知。遣去也語脉牽連。亂說道理。寶峰道。

自是老僧。不合問闍梨。誰為者僧。別一轉語。

舉有僧。從岩頭來寶峯。峯見。豎起拂子云。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峯云。恰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岩頭。頭云。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峯聞此語云。我豎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又作麼生。岩頭聞舉云。無星秤子。有什麼辨處。

佛果拈云。寶峯布縵天網。打衝浪錦鱗。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這僧出寶峯綰續不得。則故是。至如岩頭具頂門眼。有肘下符。及至勘證將來。也只得平出。且畢竟。落在什麼處。个中端的事。獨許作家知。

正覺云。只如寶峯道。我舉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又作麼生。正好奪取。何故。恰落在此機。會麼。無星秤子兩頭掀。

佛海云。擬開口。落在此機。不開口。亦落在此機。豈獨這僧出不得。岩頭大師。也出不得。便是無星秤子。亦出不得。乃豎起拂子云。具眼者辨取。

舉寶峯問岩頭。與麼與麼。作麼生會。頭云。不與麼不與麼。又作麼生會。峯云。是平實語。頭云。腰帶無鈎結。峯云。作麼生。頭云。上腰不得。峯云。是平實語。

佛果拈云。識機宜。別休咎。把斷世界。不漏絲毫。到綿密處。却許寶峯具一隻眼。其奈未知有向上一竅。只如腰帶無鈎結。上腰不得。故知是平實語。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為何也是平實語去。還會麼。莫恠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正覺云。病我亦成我。庶幾三百篇。

佛海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舉有一念經僧。從寶峯方丈前過。峯云。滿口道盡。只是不具眼。僧以手指峯云。道道。峯却掌身邊沙彌云。眼在什麼處。僧翹起一足云。與麼。峯云。長江下釣。無餌也淪。僧喝云。這老和尚。無故塗糊人。峯云。咬人師子。不露爪牙。僧便作咬勢。峯云。大裁帽子別處戴。

佛果拈云。大凡宗師。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寶峯既用此機。這僧是個金毛。善能哮吼。埃拶往復。

未分勝負。却是身邊沙彌。獲得一籌。既是滿口道盡。若解轉身。即見汗馬功高。且道畢竟如何。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正覺云。這僧不唯念經。亦能華梵翻對。寶峯無風起浪。轉見山高水高。雖然酬酢分明。可惜沙彌一掌。何故。鶉鳩樹頭鳴。意在麻子地。

佛海云。阿呵呵。且道。笑個什麼。好個咬人師子。翻成逐塊韓獹。

舉德山和尚。有僧近前。作相樸勢。山云。恁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出。山云。饒汝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山便打云。須是我打你始得。僧云。諸方有明眼人在。山云。天然有眼。僧擘開眼云。猫。便出去。山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佛果拈云。俊哉衲子。德山老漢。尋常據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爭奈打這僧不著。何故。為他過了機關外。透出羅籠表。祖域駢馳天馬子。神通妙用得縱橫。三千年度誠希有。九曲黃河徹底清。

正覺云。德山這回。打著一箇無禮漢。

佛海云。據一條白棒。三十年。未曾打得個獨脫底。德山徒有此語。今日撞著個無禮漢。也未得個一半。為什麼放過伊。

舉僧問鏡清。一等明機雙扣。為什麼却遭違貶。清云。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

佛果拈云。水流濕。火就燥。一合相不可得。

正覺云。一朝權在手。

佛海云。若不是鏡清。未免撈弓摸箭。

舉僧問鏡清。聲前絕妙。請師指歸。清云。許由不洗耳。僧云。為什麼如此。清云。猶繫腳在。僧云。某甲只如此。師意又如何。清云。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

佛果拈云。這得持顰詐啞。鏡清見兔放鷹。聲前獨露全機。未免承虛接響。且道鏡清端的。畢竟落在什麼處。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正覺云。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無處著觜。驚起後池秋。許由不洗耳。容兒好西施。開唇不露齒。

佛海云。纔有所重。便成窠臼。這僧向聲色窠子裏作主宰。帶累鏡清。也跳不出。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

佛果著一喝。

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佛果云。可惜放過。

僧禮拜出去。侍者云。和尚適來成褫伊。清云無。者云。無成褫伊。清云無。者云。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佛果著一喝。

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佛果云。可惜放過。

佛果復拈云。鏡清機如掣電。眼似流星。一切世界。悉皆成就。要且只解委曲。不解直截。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正覺云。鏡清徐行欵步。有意氣時添意氣。佛果忍俊不禁。不風流處也風流。咄。可惜放過。

佛海云。這僧曾不[爪*鬢]霧拏雲。頭角潛露。鏡清亦不轟雷掣電。牙爪暗開。點檢將來。却得侍者致力。

舉鏡清一日。自於僧堂前。打鍾子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有僧出云。未審玄沙道什麼。清畫一圓相。僧云。若不久參。焉知端的。清云。失錢遭罪。雪竇云。泊被打破蔡州。

佛果拈云。爛泥裏有刺。正覺云。鏡清因風吹火。雪竇路見不平。佛果為蛇畫足。文過飾非。

佛海云。鏡水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鈎來。幾乎掣斷竿頭線。引得傍觀下釣臺。

舉杉洋和尚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洋豎起痒和子云。江西還有這個麼。僧托膝閉目。洋云。東家廝兒。却向西家使喚。僧云。有口不煩賓主說。洋云。適來患聾。如今患啞。僧云。買鐵得金。一場富貴。洋云。客作無功。未免逃避。僧便行。洋云。自累猶可。莫累老僧。僧却回禮拜。洋云。若不恁麼。已後喪我兒孫。

佛果拈云。有頭無尾。亦不得。有尾無頭。亦不得。須是頭尾相稱始得。這僧既善折旋。杉洋亦解俯仰。所謂動絃別曲。告往知來。且道他得個什麼便恁麼。別寶須還碧眼胡。

正覺云。作業相似箕箒傳家。末後兒孫不喪。也知繩上去蛇。錯。

佛海云。住則錐子錐之。去則鈎子鈎之。且道。這僧皮下。還有血麼。

舉裊樹去參定山。便問。不落數量。請師道。

佛果著語云。刺腦入膠盆。

山提起數珠云。是落不落。佛果著語云。鈎頭有餌。

樹云。圓珠三竅人人有。請師圓前話。

佛果著語云。一鈎便上。

山便打。

佛果著語云。不惜眉毛。

樹便走。佛果著語云。渾崙吞个棗。

山云。三十年後。槌笏大哭在。

佛果著語云。據款結案。

樹後開堂。示眾云。老僧三十年前。被定山老瞞我一上。不同小小。

佛果著語云。知恩方解報恩。

佛果復拈云。雖然已是賊過後張弓。今日忽有人。問蔣山。不落數量。請師道。劈脊便棒。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

正覺云。三十年前。被定山謾。三十年後。前話已圓。落與不落。數量歷然。會麼。

佛海云。三十年前錯分付。三十年後錯承當。即不無定山樺樹。乃豎起拂子云。且道。數量還該得這個麼。莫道瞞你。

舉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翁子。期問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期喝云。這畜生。翁子云。羅漢路向什麼處去。期却拍牛云。道道。翁云。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期便打。翁子便拍牛走。

佛果拈云。雲從龍。風從虎。公期和尚。向草窟裏。撞著个聾頭。也會雙収。也會雙放。也會雙暗。也會雙明。也解同死。也解同生。雖然如是。子細點檢將來。只在半途。且道什麼處是半途處。試卜度看。

正覺云。當面中鎗猶自可。暗中著箭苦猶深。

佛海云。你儂我儂。狹路相逢。尋常蹄角。互換機鋒。拍牛歸去。不見其蹤。儻非羅漢老兒。定是草裏大蟲。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雙林樹。祖云。有相身中無相身。僧云。如何是無相身。祖云。金香爐下鐵崑崙。

佛果拈云。還委悉麼。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背處。

正覺云。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

佛海云。魯祖答這兩轉語。有權有實。有照有用。透得過者。面目現在。若透未過。山僧不惜眉毛。重下个注脚。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

舉金峯和尚上堂云。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如不舉來。又乃遭人恠笑。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纔出。峯便歸方丈。

至晚。有僧。請益云。和尚今日垂語。有僧出問。為什麼不答。峯云。大似失錢遭罪。

佛果拈云。宗師家。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向桑樹上下箭。直得柳樹汁出。也未是分外。這僧既傷鋒犯手。及至對眾拈出。依前又被他和座撥却。敢問大眾。什麼處是。金峯失錢遭罪處。無孔鐵槌當面擲。正覺云。失錢遭罪。自首猶輕。知而故犯。罪加一等。佛海云。這老漢。與麼賣弄。且無朕跡。末後被人一挨。便乃縫罅離披。

舉金峯問僧甚處來。僧云。東國來。峯云。作麼生過得金峯關。僧云。行止分明。峯云。試呈似金峯看。僧展兩手。峯云。金峯關。從來無人過得。僧云。和尚過得麼。峯云。波斯喫胡椒。

佛果拈云。這僧有透關眼。未具透關機。金峯善能據虎頭。亦解收虎尾。大眾還知他落處麼。一言無向背。末後最慙慙。

正覺云。金峯關。要無私。這僧空身透漏。未一免筍。佛海云。這僧既呈公驗。行止分明。因甚過金峯關不得。不能掉臂騰騰去。便被他家下一錐。

舉有僧。辭金峯。峯云。何處去。僧云。不敢妄通消息。峯云。若到諸方。切忌說著金峯為人處。僧云。已領尊旨。峯云。忽有人問你。作麼生道。僧提起袈裟角。峯云。捷弱於闍梨。

佛果拈云。金峯為人處。水洒不著。風吹不入。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這僧雖則有个趣向。下梢頭。不免妄通消息。致金峯老漢依舊與他折倒。諸人還知落處麼。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

正覺云。若說金峯為人處。莫道這僧。直饒金峯。也無話會底分。雖然如此。爭奈已播諸方。何故。路上行人口似碑。

佛海云。能謹初中。不能護末。只為忍俊不禁。又成妄通消息。

舉金峯問僧。姓什麼。僧云姓何。峯云。至竟不脫俗。僧云。因師致得。峯云。若恁麼。過在金峯。僧云不敢。峯云。酌然。金峯有過。

佛果拈云。時人鬪勝。金峯鬪劣。時人占剛。金峯占弱。且道。落在什麼處。得饒人處且饒人。

正覺云。山僧則不然。何也。金峯打草驚蛇。

佛海云。金峯。眼觀東南。意在西北。這僧。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舉有韶禪客。來參金峯。峯云。什麼處來。韶云。泉州來。峯云。彼中物色。如何貴賤。韶云。與此間相似。峯云。喚此間。作泉州得麼。韶云。某甲今日結舌有分。峯云。金峯[妳-女+口]。韶云。要且貴賤有殊。峯云。還我此間相似底來。韶近前良久。峯云。恰似結舌。韶云。和尚作麼生。峯云。早來曾說了也。韶云。某甲為

什麼記不得。峯云。你自患聾啞。不可恠金峯。韶無語。峯云。你只是个。踏州縣漢。

佛果拈云。行玄路。遊鳥道。直得如金鎖連環。相續不斷。始解相應。韶禪客既入金峯窠窟。最初却也緜密。及至下梢。忘前失後。帶累他主人。拖泥涉水。豈不見道。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

正覺云。金峯趁狗逼牆。佛果虛空架網。

佛海云。三步四步趁不及。七步八步行有餘。縱饒金鎖連環。何似利刀剪却。這踏州縣漢。不語較些子。

舉有僧。來參金峯。方放拜起。峯云。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第一不得錯會。僧云。請和尚舉。峯豎起拂子。僧作聽勢。峯云。早錯了也。僧以目視東西。便出去。峯云。雪上更加霜。

佛果拈云。金峯起模畫樣。這僧好肉剜瘡。不唯雪上加霜。未免將錯就錯。山僧亦有一則因緣。只是不舉向諸人。何故。六耳不同謀。

正覺云。這僧被問。水到渠成。雪上加霜。金峯自領。何故。不見道。語是心苗。

佛海云。金峯錯舉。這僧錯聽。兩家收拾歸來。也是將錯就錯。舉金峯和尚。有僧到來。峯以手指僧。復自指云。楊廣失駱駝。僧便出去。峯云。今古亦然。僧回禮拜。峯云。適來事作麼生。僧云。終不錯舉。峯云。不錯舉底事。作麼生。僧以手持峯。復自指。峯云。曾見先師來麼。僧云。向什麼處見。峯云。喫粥飯處見。僧遶禪床一匝。峯閉却方丈門。

佛果拈云。東勝身洲唱歌。南瞻部洲作舞。西瞿耶尼拍彈。北鬱單越打鼓。好一場曲調。因什麼如此。只為曾見先師來。

正覺云。傾蓋相投。真機互換。莫恠一家生活。從來苗裔分明。只如這僧。遶禪床。則可知。金峯閉門。是何相待。會麼。家無常禮。

佛海云。一人探竿在手。一人影草隨身。不惟同條生。亦乃同條死。且作麼生辨得。他見先師來。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舉金峰和尚。有僧纔入方丈。峯便打。僧云。是是。峯又打。僧云。不是不是。峯作禮拜勢。僧作托勢。峯云。老僧眼暗。闍梨耳背。僧云。將飯餒魚。還須剋己。峯云。施食得長壽報。僧云。和尚年多少。峯云。不落數量。僧云。長壽者誰。峯云金峯。僧云。果然眼昏。峯云。是是。

佛果拈云。以格外機。施格外用。旗幡交錯。馬步相參。大戰一場。直得桑樹上著箭。柳樹上汁出。雖然出草入草。要且不分勝負。還委悉麼。互換之機。子細看。

正覺云。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佛海云。二人相見。也好將一條匾擔。作一擔擔。遶須彌山。百千萬匝。也無些子偏枯。何故。眼暗耳聾。病痛攸同。
舉金峯一日。見駢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
佛果著語云。三竅俱明。
駢提坐具。以目視金峯。
佛果著語云。兩頭坐斷。
峯云。一切人道。你會禪。
佛果著語云。搽糊也。
駢云。和尚作麼生。
佛果著語云。推過又爭得。
峯笑云。草賊大敗。
佛果著語云。果然。
佛果復拈云。金峯錦上鋪花。駢道者鋪花錦上。要且礙却當頭事。當時若是个漢。待他提起經來。但向他道。是什麼。古往今來為榜樣。龍宮海藏一時詮。
正覺云。臨機設變。固許金峯老人。早豎降旗。未甘駢道者在。何故。濕昏裏裹个大虫。
佛海云。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舉僧問金峯。不落聖凡機。請師別道。峯云。金峯眼不小。僧云。恁麼則一撥良琴。頓清君主也。峯云。別道又爭得。僧云。為物之言。又作麼生。峯云。頓清君主。僧云。不是金峯也大難。峯云。良籌漢席周下還輸。僧云。若不承言。恐遭惑亂。峯云。承什麼言。僧云。何煩再舉。峯云。啞子趁缸。頑嚚多少。
佛果拈云。放去收來。似斷而復續。攬旗奪鼓。如卷而復舒。雖然覲面相呈。要且二俱失利。且道什麼處是。他失利處。
正覺云。金峯別道。殊途同歸。這僧承言。恭而無禮。雖則頓清君主。還遭惑亂頑嚚。佛果云。雖然覲面相呈。要且二俱失利。且道什麼處是失利處。金峯跟忒大。
佛海云。這僧有不落聖凡底機。不是金峯具不落聖凡底眼。往往被這啞子惑亂去。
舉金峯一日。見僧掃地。峯問。作什麼。僧豎起掃帚。峯云。猶有這個在。僧云。和尚適來。見个什麼。峯乃拈起拄杖。
佛果拈云。大小金峯。猶作這個去就。當時待伊道。和尚見个什麼。劈脊便棒。何故。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
正覺云。這僧掃帚。金峯拄杖。影草探竿。敲空作響。猶有這個。在乙詰希。
佛海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等是覲露風規。可惜放過一著。

舉金峯一日。見僧來。便起身立。僧便出去。峯云。恰共昨日僧見解不別。僧却回云。昨日僧道什麼。峯云。恰恁麼問。僧云。知道金峯有眼。峯云。金峯且致。你今日何處喫飯。僧云。通著即不中。峯云。與麼則無來處也。僧云。老婆心。堪作什麼。峯云。金峯問僧。不曾弱他。就中闍梨無話處。僧云。豈是分外。峯云。小慈妨大慈。

佛果拈云。鈎頭香餌。放去收來。衝浪錦鱗。搖鬚振鬣。雖金峯不曾弱他。奈這僧承機自弱。還會麼。小慈妨大慈。

正覺云。既知是小慈妨大慈。因什麼。放過到這田地。只為昨日今朝事不同。

佛海云。嘗聞金峯關。從來少人過得。這僧上門上戶。葛將來。攔截不住。且道。過得關也未。

舉金峯和尚。見僧來。乃舉起手云。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个消息看。僧云。某甲不欲瞞和尚。峯云。知孝養人。也還希有。僧云。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峯云。老僧不欲瞞闍梨。僧云。到這裏。也不易辨白。峯云。酌然酌然。僧禮拜。峯云。發足何處。僧云。只這裏。峯云。不唯自瞞。兼瞞老僧。

佛果拈云。宗師家。敲唱俱行。權實並照。二俱作家。

彼此不欲相瞞。遂成孝養。作大人相。既是如此。金峯下梢頭。為什麼。却不放過。還委悉麼。若不酬價。爭辨真偽。

正覺云。這僧雖瞞金峯。也是實語。當懺悔。

佛海云。金峯一舉手。三賢膽喪。十聖魂驚。因甚兩回三度。互相熱瞞。不見道。此是大人分上事。

舉金峯示眾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禮拜。峯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便下座。

佛果拈云。大小大金峯。龍頭蛇尾。若是蔣山則不然。若有人道得。山僧便分半院。與伊住。忽有个出來禮拜。只向他道。上天同歸霄漢。入地共返黃泉正覺云。尋常多謂。這僧貪程太速。金峯前言不副後語。要且不然。何故。不見道。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

佛海云。金峯祇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蔣山不然。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若人道得。兩手分付。若有僧出來。只向他道。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舉金峯一日。拈起枕头云。一切人。喚作枕头。金峯道不是。僧云。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峯拈起枕头。僧云。與麼則依而行之也。峯云。你喚作什麼。僧云枕头。峯云。落在金峯窠裏。

佛果拈云。渾崙無縫罅。綿密不通風。畫也畫不成。捏也捏不就。喚作枕头。故是落在金峯窠裏。直饒不喚作枕头。也不免。落在金峯窠裏。且作麼生。出得金峯窠窟。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正覺云。金峯窠裏絕譎訛。枕头拈來會也麼。迴鴈一聲春夢斷。始知身世悟南柯。

佛海云。渾崙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較遲。不落金峯窠窟裏。會須赤手討便宜。

舉僧問金峯。如何是金峯正主。峯云。此去鎮縣不遙。闍梨莫造次。僧云。何不道。峯云。你口是磔盤。

佛果拈云。金峯孤風凜凜。這僧敢捋虎鬚。雖然千里折衝。要且猶爭一線。當時待他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和聲便打。何故。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正覺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佛海云。這僧何用繁詞。只向金峯初答處。禮一拜。

捋虎鬚。也是分內事。

舉僧問金峯。金杯滿酌時如何。峯云。金峯不勝酩酊。

佛果拈云。承言會宗。明機普應。則不無金峯。子細點檢。也大漏逗。若人問蔣山。金杯滿酌時如何。只對他道。山僧自來天誠。

正覺云。面赤不如語直。

佛海云。騎賊馬。趕賊隊。作家金峯。

舉金峯問僧。發足何處。僧云趙州。峯云。趙州法嗣何人。僧云南泉。峯云。你何曾離趙州。僧云。未審和尚尊意如何。峯云。趙州定嗣南泉。其僧至晚。又請益云。今日蒙和尚慈悲。某甲未會。請和尚再指。峯云。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峯底。僧云。為什麼如此。峯云。恐辱他趙州。

佛果拈云。這僧雖從趙州來。當面蹉却趙州機。空使金峯。費許多鉗鎚。要且只與趙州相見。不干這僧事。大眾還知落處麼。分明箭後路。

正覺云。癡漢喫憨拳。

佛海云。波斯入鬧市。

舉金峯和尚。一日有僧。來問訊。峯把住云。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向你。僧作聽勢。峯打一掌。僧云。為什麼打某甲。峯云。我要這話行。

佛果拈云。[感*鳥][感*鳥]鳥立枯池。魚從脚下過。[感*鳥][感*鳥]總不知。且道落在什麼處。六耳不同謀。

正覺云。莫把金針度與人。

佛海云。金峯活剝生吞。當初使這僧。眼裏有筋。未必肯吞聲飲氣。

舉僧問金峯。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礫。此意如何。峯下禪床。把僧耳朵扭。僧作痛聲。峯云。今日始捉著个無知漢。僧禮拜。出去。峯召云。闍梨。僧回首。峯云。若到僧堂裏。不得舉著。僧云。何故如此。峯云。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

佛果拈云。這僧拋磚引玉。金峯入草尋人。雖然末後慙懃。其奈畫蛇安足。若是山僧。待伊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礫。此意如何。則當胷毒與一拳。聽他自知落處。

正覺云。這二老宿。元來錯會話端。何故。殊不知這僧。正是个知痛痒底。土木偶。

佛海云。是身土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皺眉。好是南山射石虎。假饒沒羽亦徒為。

舉金峯一日。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板頭轉一匝。大眾見一時合掌。峯云。假饒你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云。今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假饒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峯作拈餅勢。復云。會麼。僧云不會。峯云。金峯也只得一半。

佛果拈云。金峯老。作神通遊戲。不妨殊有可觀。及至這僧請益。直得分踈不下。却成蝦跳去。還委悉麼。藤纏胡盧猶自可。却被胡盧倒纏藤。

正覺云。金峯胡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佛海云。會得只一半。不會却完全。

舉僧問金峯。千峯萬峯。那个是金峯。峯以手斫額。

佛果拈云。大眾還會麼。魚龍穴下盤根闊。日月輪邊氣象深。

正覺云。大小金峯。不識人調戲。

佛海云。金峯面目見前。爭奈死而不吊。

舉金峯問僧。你還知金峯一句子麼。僧云。知來久矣。峯云。作麼生。僧便喝云。金峯一句子。今日百雜碎。峯云。稍曾問人。就中闍梨。門風峭峻。僧云。不可須要人點檢。峯云。真鍮不博金。

佛果拈云。金峯拖泥。這僧涉水。雖然末後慙懃。爭奈當頭蹉過。

正覺云。墮也墮也。

佛果拈云。這僧打頭放過。末後慙懃。本分參學。但與麼驅將去。說甚金峯一句子。雖然美玉須經火。

舉金峯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峯云。闍梨參見什麼人來。僧云。參什麼碗。峯云。金峯有過。僧云。是是。峯良久。

佛果拈云。這僧良久。闇室藏燈。金峯良久。燈藏暗室。雖然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則故是。要且明頭雖合。暗頭處尚未廝當。畢竟如何。壺中別是一乾坤正覺云。會麼。是則玉石區分。若也不是。玉石俱焚佛海云。金峯與這僧相見。譬如青天。油然而雲。沛然而雨。高下沾足。金峯良久。與這僧良久。如何。休更問歸路。只此是蓬萊。

舉金峯和尚。有僧到來。方擬相看。峯云。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僧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峯云。猶有這個在。僧云。不可須要人點檢。峯云誰。僧以手指自身。峯云。不妨遭人點檢。

佛果拈云。這僧雖善別風雲。爭奈金峯攬旗奪鼓。還委悉麼。不見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正覺云。不可是第一句。

佛海云。道得未免遭人點檢。道不得。亦未免遭人點檢。自指身來是阿誰。臥龍未有轉身時。

舉僧問鳳凰和尚。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未審此人。與什麼人為侶。鳳云。一筆勾下。僧云。恁麼則罕遇知音。鳳云。且子細看。僧云。若然者。禮拜去也。鳳云。更待何時。

佛果拈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放去收來。更無透漏。且道。他得個什麼。還委悉麼。出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

正覺云。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佛海云。者僧問頭。雖則撮顛拗。不消一筆勾下四字。別有妙用神通。一點入作不得。何故。他家曾踏上頭關。

舉僧問臥龍。去却僕從。便請相見。龍云。眨上眉毛看。

僧云。不與麼時如何。龍云。山北去也。

佛果拈云。擊石火中。閃電光裏。有權有實。有卷有舒。不妨俊快。要且黏皮著骨。若是蔣山則不然。忽有人問。去却僕從。請師相見。只向道。喫茶去。

正覺云。直待雨淋頭。

佛海云。來時利牙爪可怖。去時疾走無邊方。

舉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頭云。搵。

佛果拈云。天無四壁。地絕八維。直得萬箭攢心。千鎗著體。也敵他這一機不得。還委悉麼。六六元來三十六。

正覺云。大小大佛果。元來錯下筭子。

佛海云。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舉僧問巖頭。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頭云。暗。僧擬進語。頭云。鈍漢。

佛果拈云。是則是。个活人劍。要且無摸[打-丁+索]處。若是蔣山則不然。忽有人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只對他道。歸依佛法僧。

正覺云。佛果道。活人劍。無摸[打-丁+索]處。爭奈把劍人何佛海云。這僧將一口劍。擬取天下人頭。到巖頭面前。何故先折。一箇起惡心者。返受其殃。

舉巖頭和尚。三聖來參。頭云。不用展炊單。這裏無殘羹餽飯。聖云。設有。向什麼處著。頭便打。聖接住棒。推放床上。頭撫掌一下。聖將坐具盖却頭。哭蒼天出去。

佛果拈云。二俱勝捷。盖各各善奪鼓攬旗。二俱失利。彼此傷鋒犯手。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敢問大眾。誰是傍觀者。

正覺云。國士遇我。國士報之奇。

佛海云。智鬪智。勇鬪勇。拳對拳。踢對踢。且道是誰家風月。嚇倒東村李大翁。

舉僧問香巖和尚。如何是道。巖云。枯木裏龍吟。僧云不會。巖云。髑髏裏眼睛。

僧又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僧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

猶帶識在。

僧舉問曹山。山乃有頌。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仁那辨濁中清。僧再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不斷。僧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

佛果拈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過無為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

正覺云。會麼。香巖採花。石霜造蜜。曹山煎湯。且道知甜底是誰。

佛海云。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親非眷屬。古人行到這裏。說到這裏。更不移易一絲頭。點檢將來。

一人從玄途建立。一人於鳥道掃除。不得曹山。泊合血脉俱斷。更一人。不動神色。袖手傍觀。若人辨得。透得此公案。

舉有一老宿。到臨濟處。濟見來。便喝。宿云。兩重公案。濟云。過在什麼處。宿云。這野狐精。濟便休去。

佛果著語。賺殺一缸人。

宿近前。提起坐具云。展即是。不展即是。濟便喝。宿便展坐具。濟云。這賊。宿便收坐具。拂袖而出。濟云。莫道無事好。

佛果著語云。勘破了也。

濟回頭見首座。乃問。你道。適來有過無過。座云有過。濟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什麼處。座拂袖便去。濟云。莫道無事好。

佛果著語云。勘破了也。

後有僧。舉似南泉。未審此三人。意旨如何。泉云。大似官馬相踏。

佛果著語云。勘破了也。

佛果復拈云。大凡宗師。須是具金剛正眼。方能施呈這般作略。只如山僧下三个勘破。若欲洞明臨濟正眼。流通大教。應須構取。苟或未然。莫道無事好。

正覺云。勘破了也。

佛海云。臨濟尋常。向石火電光中。打風打雨。今日這老宿。前能作主。後慣為賓。進退合儀。機用泯合。

只得和首座。一時放過。到王老師面前。只成官馬相踏。

舉佛日和尚到徑山。山云。承聞長老。獨處一方。何故。

再遊峯頂。日云。朗月當空掛。冰霜不自寒。山云。莫便是長老家風麼。日云。峭峙萬重山。此中含寶月。山云。此猶是文言。長老家風。又作麼生。日云。賴遇佛日。日却問徑山。隱密全該。時人知有。道不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離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處。未審長老自道親道如何道。山云。我家道處無可道。日云。如來路上無私曲。更請玄音和一聲。山云。任你二輪更互照。碧霄雲外不相干。日云。為報白頭無限眾。此回年少莫歸鄉。山云。老少同倫無向背。一家玄路不參差。日云。一言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山云。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日便禮拜。山乃有頌。東西尚不顧。南北與誰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

佛果拈云。具超宗越格眼。有逸羣過量機。驀路相逢。不妨奇特。看他主家勘賓。直得玉轉珠回。賓家驗主。直得斗轉星移。雖然異派各宗。及至契證將來。如理如事。還知這兩尊宿落處麼。闇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正覺云。人鳥不亂行。人獸不亂群。始解到他隱密處。然後可以搖乾蕩坤。回天轉地。看這二老宿。向無可道處道取。不妨隱密全該。直得老少同倫。一家玄路。東西不顧。南北誰鄰。絕纖毫墮負。具定天下底眼。始解把手共行。還辨得他端倪麼。其中一也無。擬議涉程途。覽盡瀟湘景。和舡入畫圖。

佛海云。佛日朗月當空。徑山碧霄雲外。佛日白頭年少。徑山老少同倫。佛日一言有三四。徑山其中一也無。纔涉升降。二途總被渾崙吞却。雖然若不閉城壁。其鋒不可當。

舉佛日離雲居到夾山。維那云。此間不著後生僧。日云。某甲特來。禮拜和尚。不是寄宿。維那乃白堂頭云。有一後生。要見和尚。山云。教伊上來。日纔到堦下。山便問。什麼處來。日云。雲居來。山云。即今在什麼處。日云。在夾山頂[寧*頁]上。山云。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日擬上堦。山云。三道寶堦。汝從那道而上。日云。三道寶堦。曲為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日便上。山云。與什麼人同行。日云。木上座。山云。何不來看老僧。日云。和尚看他有分。山云。在什麼處。日便作卓拄杖勢。山云。莫從天台得麼。日云。非五嶽之所生。山云。莫從須彌得麼。日云。月宮亦不遊。山云。莫從人得麼。日云。自己尚似生冤家。豈況從人得。山云。冷灰裏一粒豆爆。山却云。侍者喚維那。明窻下安排。

佛果拈云。大小大夾山。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却被後生僧。熱瞞一上。便乃高豎降旗。

來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在什麼處。日出應喏。山云。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日云。天台國清寺。山云。我聞天台有潺潺之水。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日云。久居岩谷。不挂松蘿。山云。此猶是春意。秋意又作麼生。日良久。山云。看君只是撐舡客。終歸不是弄潮人。日便休去。

佛果復拈云。賴有此爾。若不如此。何處有夾山也。還知他落處麼。棊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

正覺云。撥草瞻風。要鑿冰雪底眼。入廛垂手。須全縱奪之機。傾蓋相投。音容閑暇。二老宿得之多矣。只如褒貶酬酢處。初向明窻下安排則且置。末後道。不是弄潮人。佛日休去。且道。他甘與不甘。試斷看。

佛海云。無舉鼎拔山力。安能策萬里烏騅。無回天轉地機。安能御垂天雲翼。夾山門墻。如山之嶮。似海之深。佛日到未升堦。已遭勘辨。觀其龍驤虎驟。玉轉珠回。有始有終。無得無失。末後隨語生解者。便道。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敢問。佛日休去。又作麼生。

舉夾山一日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日云。某甲只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尚令請上座。日云。和尚即得。日乃將茶。去作務處。見夾山。遂撼茶椀作聲。

夾山不顧。日云。釃茶三五椀。意在鑊頭邊。山云。瓶有傾茶勢。籃中幾個甌。日云。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

便傾茶。大眾俱以目視之。日云。大眾鶴望。乞師一言。山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日云。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召大眾云。已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佛果拈云。為佛法。究自己。須如佛日。據祖位。振宏綱。要似夾山。明窗下。拄杖頭。深山裏。鑿頭邊。豈不是龍象蹴踏。奇特大事耶。還知落處麼。他家自有青山在。

正覺云。會麼。不見道。義重清茶也醉人。只是普請不了。

佛海云。不為送茶來。為佛法來。何得狼籍太甚。遂使摘茶。翻成不了。還見結角羅紋。箭鋒相直麼。萬人齊指處。一鴈落長空。

舉米胡和尚。有僧來參。路逢婆子。僧問婆。有眷屬麼。婆云。有。僧云。在什麼處。婆云。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云。婆莫曾作師姑來麼。婆云。你見个什麼。僧云俗人。婆云。你不可是僧耶。僧云。婆莫混濫佛法好。婆云。我不混濫佛法。僧云。你恁麼。豈不是混濫。婆云。你是男。我是女。豈是混濫。

佛果拈云。這婆子是則是。參見米胡來。要且只參得乾剝剝地。蘿蔔頭禪。也解甄別與奪。要且前不構村。後不迭店。這僧若是個人。亦不放過。且道如何。一條白棒佛來打。更有行人在上頭。

正覺云。米胡閉門造車。婆子出門合轍。雖然眷屬和同。却被這僧點檢。點檢个什麼。僧俗女男無混濫。言中有響得人疑。

佛海云。米胡門下老婆禪。泊合分踈不下。他道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盡是我眷屬。好與便喝。拂袖前去。剪斷葛藤猶可可。庶教知有頂門機。

舉僧問米胡。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麼。胡云。達。僧云。只如真正理。且作麼生達。胡云。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做。僧云。某甲直得。杜口無言。胡云。平地教人作保。

佛果拈云。米胡大善知識。收放固得自由。要且不能截斷。若是山僧。忽有人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麼。只向他道。用達作什麼。待伊周由者也。劈脊便棒。何故。千金之寶。豈敢虛售。

正覺云。問處翻身弄影。答處把纜放船。米胡四楞著實。這僧杜口無言。若論真正妙理。大煞辜負上賢。何故。遠之遠矣。十萬八千。只如佛果道。用達作什麼。也是河裏攙錢。蹉過了也。

佛海云。只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不覺筋骨太露。

舉米胡問僧。甚處來。僧云。藥山來。胡云。藥山近日如何。僧云。大似頑石一般。胡云。得恁麼鄭重。僧云。也無拈掇處。胡云。非但藥山。米胡亦恁麼。僧近前。以目顧視。胡指云。看看。頑石動也。僧便出去。

雪竇拈云。米胡也縱奪可觀。爭奈死而不弔。

佛果拈云。雪竇細處細如米末。冷處冷如冰雪。要且只見錐頭利。若據蔣山見處。只這米胡趨得老鼠。打破油瓮。

正覺云。據這二尊宿拈提。也扶持。也掃蕩。要且未與他米胡出得氣在。且道畢竟如何。瞬息仙衣下九天。

佛海云。好片頑石。米胡三度拈掇。藥山十倍風光。

當初見這僧出去。便歸方丈。不獨坐人舌頭。管取自家清風匝地。

舉僧問米胡。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胡云。魚隱深潭。必招釣客。

僧云。見後如何。胡云。瞥然渾濁水。白鷺卒難尋。

佛果拈云。臨機親切。不無正眼稱提。漏逗葛藤。未有衲僧巴鼻。今夜忽有人問蔣山。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只對他道。賊不打貧家。見後如何。對他道。賊不打貧家。

正覺云。米胡答話。一箭兩垛。

佛海云。以事形容理。雖親切。猶欠爪絕在。

舉僧問韶國師。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國師云。謝此一問。僧云。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國師云。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佛果拈云。問處七穿八穴。闍負兩重。答來截斷眾流。壁立千仞。且未得直截在。忽有人問蔣山。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只向他道。錦上鋪花數百重。

正覺云。山僧即不然。壁上加泥不校多。

佛海云。天台國師。洎被這僧廝筭。

舉韶國師行脚時。到朱溪。忽聞犬咬靈鼠聲。便問。是什麼聲。溪云。犬咬靈鼠聲。國師云。既是靈鼠。為什麼被犬咬。溪云。咬殺也。國師云。好箇犬。溪便打。國師云。莫打某甲。話在。

佛果拈云。朱溪八面受敵。故宜委曲接人。韶國師一著當機。未免承虛接響。當時待伊道。莫打某甲話在。但向他道。已後須遇人始得。

正覺云。大小佛果。向斧柄上著剛。

佛海云。若不是靈鼠。洎被咬殺。

舉韶國師。到鹿門。門問。近離甚處。師云。谷隱。昨夜在龐居士巖宿。門云。五眼之中。那箇是正眼。師云。久響鹿門。門云。這一片田地。干你甚事。師云。話頭何在。

佛果拈云。韶國師雖具正眼。要且抱鎖擔枷。鹿門雖與這一片田地作主。要且未有分付處在。當時待伊道。話頭何在。向伊道。闍梨夜來。宿不著所在。待伊擬議。劈脊便棒。何故。不風流處也風流。

正覺云。這二老宿。抓處不痒。痒處不抓。

佛海云。識話頭。具正眼。綽綽有餘。因甚却道。這片田地。干你甚事。

舉朱溪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廣南來。溪云。彼中還有奇特尊宿麼。僧云。奇特尊宿。並無人說著。只有一人。大無慚愧。溪云。誰。僧便指溪。溪云。果然無慚愧。僧云。若不是朱溪。時人罔措。溪以手掩鼻。僧近前。溪便打。僧云恰是。溪云。老僧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去。溪呵呵大笑云。盤陀石上藕。

佛果拈云。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這僧却踏著向上關楨。若不是朱溪。爭辨得他來處。大眾還知端的麼。盤陀石上藕。

正覺云。撥草瞻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藕。一夜鐵花開。

佛海云。奇特老尊宿。大無慚愧人。盤陀石上藕。喜見一番新。舉米倉和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冀州太湖。倉云。闍梨來時。太湖向你。道什麼。僧云。知道米倉路峻。倉云。到這裏。又作麼生。僧云。不異發足時道路。倉云。闍梨已辜負太湖去在。僧云。某甲亦不肯和尚恁麼道。倉云。來時路峻。如今路平。僧云。不妨和尚此路。倉云。漆桶裏漢。有什麼限。

佛果拈云。言前収。句後放。彼彼相照。一一當機。爭奈只解長生路上行。不解向絕氣息處轉。作麼生道得一句。令不相辜負去。平步上青雲。

正覺云。抱頭掙脚。甚有來由。及乎末後斷交。向漆桶裏折倒。莫恠太湖道底。米倉路峻。

佛海云。太湖門下。米倉面前。恁麼紹續將去。也大難得。只因峻處坦平。遂成漆桶裏漢。

舉平田和尚。見僧來。便打。僧近前。把住拄杖。田云。適來造次。僧奪棒却打田。田云。作家作家。僧禮拜。田近前。作攙勢。僧呵呵大笑。拂袖出去。田云。草賊大敗。

佛果拈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拳來拳對。踢來踢對。也不易。輓地大戰一場。爭奈末後。輸他一著。還委悉麼。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

正覺云。會麼。任使將軍全得勝。歸時還少去時人佛海云。兩家相見。如火與火。熱性即一。烈焰無殊。

用之則明。藏之即晦。乃豎起拂子云。莫有捋虎鬚。拂袖而去者麼。草賊大敗。

舉西京白馬遁儒和尚。問僧。名什麼。僧云。覓个名不可得。儒云。自是老僧。不識好惡。僧云。幾人到此忙然在。儒云。酌然作家。僧云。須是和尚眼始得。儒云。闍梨底[妳-女+口]。僧便出去。儒召云。闍梨。僧回首。儒云。苦屈之詞。不妨難吐。

佛果拈云。這僧却具正眼。不合便回頭。白馬本分鈎錐。卒急實難湊泊。還委悉麼。相罵饒汝接髻。相唾饒汝潑水。

正覺云。這僧幸自高飛遠颺。不受羅籠。及乎喚著回頭。大似猩猩著索醉也。

佛海云。白馬通身是眼。這僧是眼通身。點檢將來。一場好笑。笑个什麼。苦屈之詞。不妨難吐。

舉寶壽和尚。有僧來問訊次。壽云。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僧云。只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什麼處著。壽云。千聖現在。僧云。阿誰證明。壽便擲下拂子。僧從東過西立。壽便打。僧云。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壽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佛果拈云。寶壽向方丈裏。布網張羅。這僧鈎餌邊擎頭帶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他籠罩。且道他得个什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正覺云。寶壽與麼垂示。正要這僧與麼商量。雖解與麼商量。爭奈不合符節。什麼處是。不合符節處。

三十年後。正要人點檢。

佛海云。寶壽善治璠璣。者僧皓玉無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今此話大行。何待三十年後。

舉西堂和尚。一日普請次。堂垂語云。大眾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堂云。作什麼。僧云。相救相救。堂云。大眾這個師僧。猶較些子。僧拋下鋤頭。拂袖便走。堂云。師子身中虫。自食師子肉。

佛果拈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這僧異類中行。其奈龍頭蛇尾。敢問大眾。因果歷然。一句作麼生道。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正覺云。風來草動。身行影隨。因果歷然。是人見處。只如這僧與麼果報。向什麼處辨因。若也辨得。歷然可知。其忽未然。爭奈何爭奈何。

佛海云。既吞香餌。旋復脫鈎。然性命。在西堂手裏。

舉仰山和尚。一日有梵僧來。山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圓相。以脚抹却。山展兩手。僧拂袖便出。

佛果拈云。以膠投漆。將鹽入醬。羽毛相似。體段一般。雖然如是。大小仰山。被个梵僧勘破。

正覺云。頗耐這僧。欺我此土。

佛海云。者僧未離西天時。好與三十棒。既到仰山後。好與三十棒。參學高流。試著眼看。

舉仰山一日。忽見異僧乘虛而至。作禮而立於前。山便問。近離甚處。僧云。早晨離西天。山云。何太遲生。僧云。遊山翫水。山云。神通妙用。即不無闍梨。佛法須還老僧始得。僧云。特來東土

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貝多葉。與山。作禮。乘雲騰空而去。

佛果拈云。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是從上來爪牙。這羅漢。具許多神通妙用。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呆。何故。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正覺云。胡磨獼猴入布袋。

佛海云。仰山奪食驅耕手脚。又更點胷。被脚踏虛空漢。只輕輕一杓惡水潑之。便懍懍懼懼休去。喚他作神通妙用得麼。

舉僧問龍濟和尚。師子返擲時如何。濟云。你還怕文殊麼。僧云。非但文殊。佛來亦不顧。濟云。爭奈被文殊騎何。僧云。文殊騎者。不是師子。濟云。返擲事作麼生。僧云。應用無虧。濟云。正是文殊騎師子。

佛果拈云。言出如箭。斜不可發。入耳無根。深不可拔。這僧向龍濟明眼宗師前。句裏呈機。及乎一言參差。便被他折倒。當時待他道。返擲事作麼生。便與掀倒禪床。不見道。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

正覺云。莫恠不怕佛。元來是業重。

佛海云。將謂是返擲師子。被龍濟驀腰一騎。更轉仄不得。

舉僧問石峯和尚。如何是地藏手中珠。峯云。你手裏還有麼。僧云。不會。峯云。莫瞞大眾。峯乃有頌。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

佛果拈云。石峯和尚。雖則入泥入水。接物利生。大似倚勢欺人。或有人問蔣山。如何是地藏手中珠。只對他道。你手裏。還有麼。它若云不會。對他道。却是山僧罪過。何故。花也不損。密也得喫。

正覺云。山僧即不然。一種作貴人。遣誰賣柴炭。

佛海云。這僧不會。出自偶然。直饒認得掌中之珠。終不若通身是去。

舉僧問老觀和尚。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觀云不道。僧云。為什麼不道。觀云。我若道。即縮却我舌。我若不道。即啞却我口。

僧舉似洞山。山大展坐具。禮拜云。古佛古佛。

佛果拈云。猛虎口裏橫身。毒蛇頭上揩痒。須是作家宗師。方有此个手段。若不是洞山。泊嶮放過也。還知落處麼。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正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佛海云。老觀泥裏水裏。放大光明。新豐老人。下本廝筭。

舉鼓山和尚。有新羅僧。來參。山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上座作麼生會。僧無語。舉似侍者云。某甲不會。請侍者。代一轉語。者云。和尚恁麼道。猶隔天涯在。

僧舉似山。山喚侍者來問。你為新到代語。是否。者云。是。山便打趣出院。

佛果拈云。這僧承虛接響。侍者守住窠窟不遇鼓山國師。驅耕夫牛。奪飢人食。幾乎話霸。還委悉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正覺云。侍者恁麼道。及乎鼓山喚來問著。便乃披襟承當。被打出院。且道甘與不甘。還會麼。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

佛海云。國師養子太慈悲。入草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聖箭子。依前特地隔天涯。

舉雪峯和尚。一日與玄沙行次。峯指面前地云。這一片田地。好造个無縫塔。沙云。高多少。峯以目上下顧視。沙云。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授記。未曾夢見在。峯云。你作麼生。沙云。七尺八尺。

佛果拈云。要神通妙用。須參雪峯。要田地穩密。須參玄沙。更有一箇不涉二途。諸人還委悉麼。須彌頂上擊金鐘。

正覺云。要識玄沙。只是箇。三家村裏。推土車漢。

佛海云。雪峯無縫塔樣。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剛被玄沙。以一瓦塔子易之。

舉僧問明招和尚。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招云。俊鷄趣不及。僧云。出窟後如何。招云。萬里正紛紛。僧云。欲出未出時如何。招云。嶮。僧云。向去如何。招云。貶。

佛果拈云。既放行。須知把住。既把住。須是放行。今日忽有人。問蔣山。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對他道。藏牙伏爪。出窟後如何。對云。草偃風行。欲出未出時如何。對云。崖崩石裂。向去如何。對云。錦上鋪花。

正覺云。明招老人。乘舡走馬。去死一分。驚殺傍觀。輸他慣熟。千里萬里。

佛海云。隨流放去。截浪收來。且道是窟內語。窟外語。若辨得。許伊是踞地爪牙。

舉雙峯和尚。一日上堂云。進一步即迷理。退一步即失事。饒你一向兀然立。又同無情。時有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峯云。動轉施為。僧云。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峯云。進一步。退一步。僧禮拜。峯云。向來有人與麼會。老僧不肯伊在。僧云。請師直指。峯便打。

佛果拈云。鷹拏燕雀。似鶻提鳩。細中之細。妙中之妙。進一步則不迷理。退一步亦不失事。所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就中是末後一著。光前絕後。

正覺云。車不橫推。這僧恁麼來。理不曲斷。不許恁麼會。何故。棒頭有眼。

佛海云。古人恁麼說話。打草只要蛇驚。蔣山這裏少人買賣。直然道。進一步則理無不如。退一步則事無不是。一向兀立。天上人間。忽有禮拜者。只向道。向來有人。不與麼會。老僧深肯伊。且道。與古人相去幾何。兩彩一賽。

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下(終)

八方珠玉集 湮沒六十年 末葉諸孫等

勦力以雕鐫 永置天池院 令法源流傳

至德乙丑歲 仲秋良月天 謹記之

[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單次 / 定期定額）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1 9 5 3 8 8 1 1

戶名: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 請特別註明, 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 CBETA 引用其服務, 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 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 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 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 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